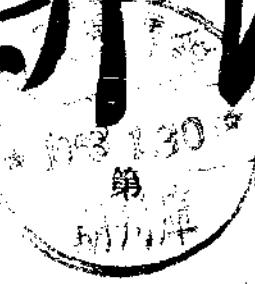


小說新報

期 五 第 八 第



巨然筆法



天台山農主任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小說新報

第八年
第五期

目錄

●封面

鄭蘇堪先生題字

王麓臺山水冊頁真蹟 (五)

●墨林

吳昌碩先生題字

王虛舟楷書楹聯真蹟

羅寬山水冊頁真蹟

鄭板橋蘭花立軸真蹟

羅寬山水冊頁真蹟

鄭板橋蘭花立軸真蹟

羅寬山水冊頁真蹟

雙寶王玉林李賢亭合串攝影

會農先生題字

家庭砥憤之慘劇

小滑稽議員化身記

家庭伊之斷片

小滑稽伊之斷片

家庭伊之斷片

小滑稽伊之斷片

目錄

(天台山農)

(海上漱石生)

(奇塵)

心理苦與樂 (律西)

小譯本墨西哥式的決鬥 (馬二先生)

拾遺銷金窟補 (大可)

小時事大地震中新鬼之一 (賊菌)

小滑稽好夢 (穎川秋水)

小社會金錢利刃 (哲身)

小言說咽住 (襟亞)

哀情古井重波記 (續) (海上說夢人)

小時事芝蘭緣 (續) (定夷)

小社會針綫娘 (續) (卓呆)

偵探卅棺島 (續) (南海馮六)

小官說斜陽烟柳錄 (續) (佛影)

明代紀瑞禡記 (續) (觀世山樵)

王病山先生題字

談會

以上長篇小說六種

樓水軒讀史小評

今雨錄

詩花館叢鈔

塵鞴

思無邪齋筆記

昔非軒隨筆

華北游記

雁塔游記

白嶽游記

西湖游記

朱古微先生題字

海藏樓詩之研究

無盡藏齋談畫

樂府

袁寒雲先生題字

梨棠影彈詞

梅花清夢廬曲雜談

黃葉舞秋風館劇話

論戲劇之統系

(谷叟)

(尖鳳)

(亦陶)

(曼陀羅室主人)

(蒙庵)

(逸民)

(復菴)

(祐卿)

(粹然)

(石首鄭獨步)

(大可)

(龍渠)

(高潔)

(半狂)

(馬鞍山樵)

(慕雲)

三笑姻緣之攷證

陳陶齋先生題字

小蓬窩勝錄

愁紅小錄

代志勳賀同學趙君獻華結婚辭(軼池)

劉山農先生題字

狗屎香親

曹家將新樂府

飛行月界之理想談

勸世新道情

曹老三嘆十聲

朱丙一先生題字

歐美貴婦妝飾談

德皇之偵探政治

普魯士隱民之抵抗

威爾遜之小友

紫葡萄館文虎

(飯牛翁)

(佛影)

(逸梅)

(鬢雲女士)

(賊菌)

(穎川秋水)

(高潔)

(雪園)

(良玉)

(非非)

(非非)

(非非)

(行素)

(行素)

(行素)

(行素)

(行素)

(行素)

(行素)

墨土

林

癸亥初夏吳昌碩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大長城香烟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匣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贈品。

王虛舟飛白楷書真蹟

心
神
無
俗
累

詞
賦
超
人
群

張齊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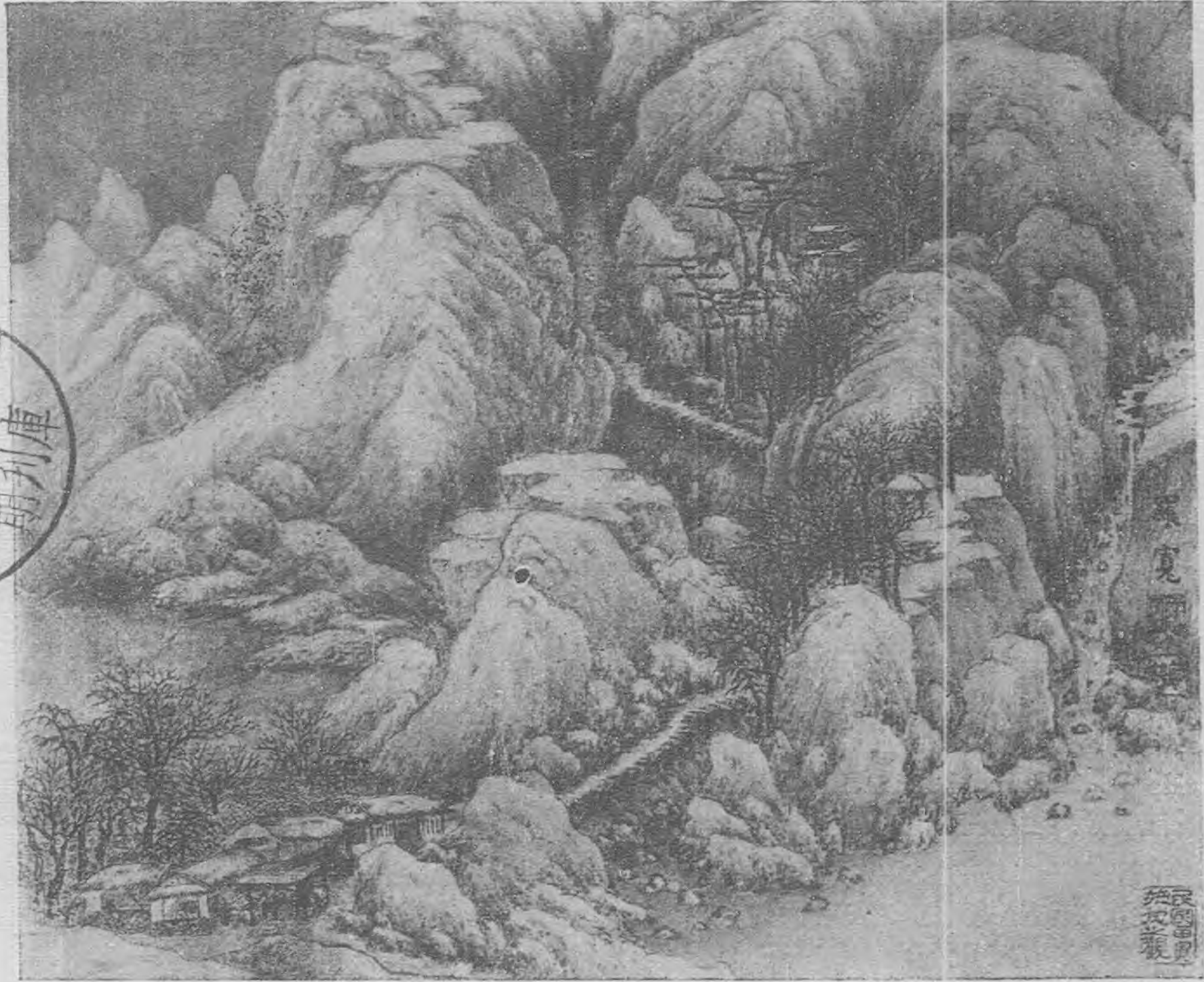
吳興陸季雲氏藏

坤伶李雪芳時妝倩影



古吳雲仲濤持贈

中央圖書館
★ 1953.1.30 ★
期刊庫



吳興沈石公徵求(二)

坤伶李雪芳戲裝肖像



古吳雲仲濤持贈

壬戌冬常
 伶春恆獻
 技鳳舞台
 時一日泛
 舟游於西
 子湖心攝
 一七擒孟
 獲一影一
 幀神態畢
 肖堪爲聖
 湖增色不
 少爰特寄
 贈小說新
 報以博讀
 者一哂
 婆心閣
 主善集誌

名伶常春恆之七擒孟獲



婆心閣主持贈

西 湖 勝 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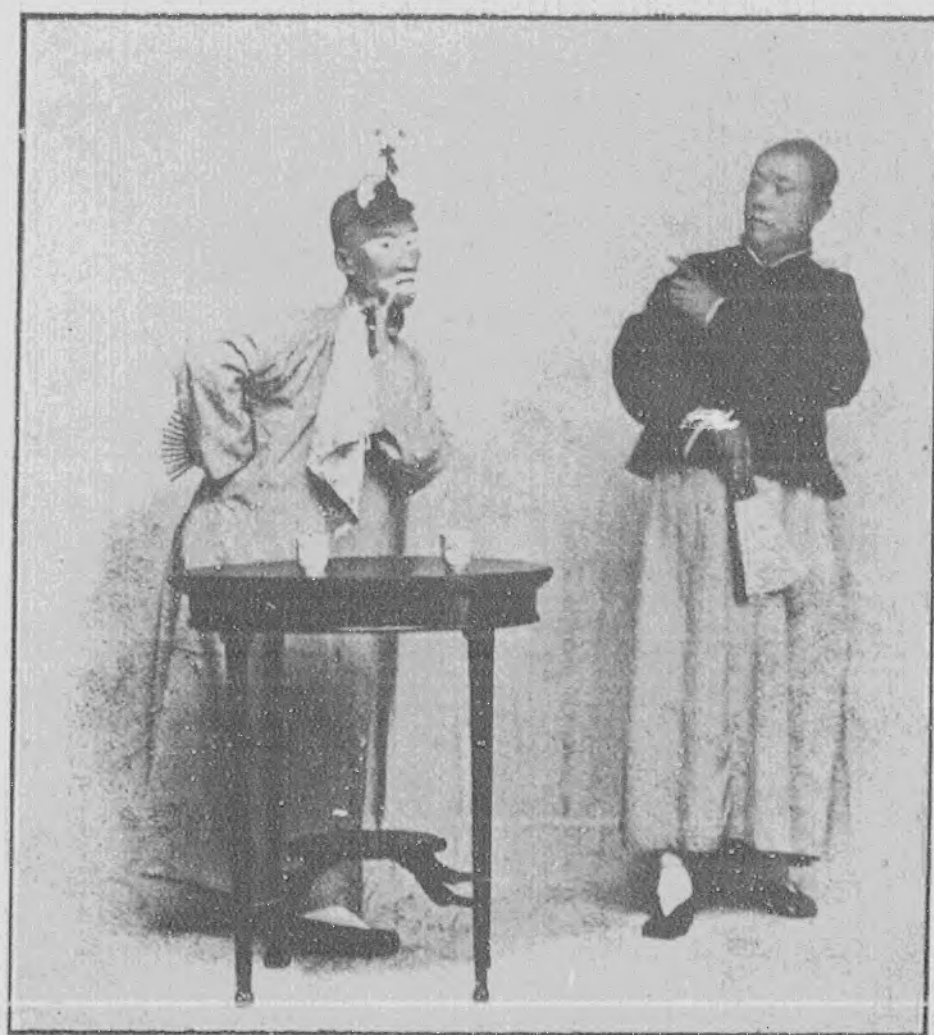
羅寬山水冊頁真蹟(三)

1953.1.30.
朝刊庫



吳興沈石公徵求

雙 簧 大 家
王 玉 林 李 寶 亭 台 串 攝 影



吳 興 沈 石 公 徵 求

說

海

松
石



腎水不足 精力衰 數載至今



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救得補紅醫士韋服 治損丸色生大廉用

對辛勞忠誠之輩言安逸此係徒託空言亦勢所不能然而人人之天職當注意個人之精力為當務之急也彼之家屬及彼自己皆賴精力以瞻養之耳倘若身體衰弱非但個人之生計維艱即室家亦均遭累矣精力衰殘胃納不佳腰背疼痛夜睡難安體虛失音以上諸恙均極危險不能置之不理且足徵腦筋衰弱若不亟思調治愈覺疲乏勢將莫救矣蓋腦筋必賴血液以滋養故療治之法必經血液補血之藥首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也閱報諸君切勿以為所述無據請觀湖南長沙日清公司副買辦劉敏齋先生之證書如左云

鄙人昔年曾患腦筋虧損腎水不足精力衰殘等症幸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獲全愈特將原因細陳如左鄙人在湘多年因事勞力過度以致身體虛弱時有頭暈目眩腎冷如冰之患延請多醫終無大效如是反覆者數載至今庚不覺四肢無力精神懶怠飲食減少夜不成眠余視此情形自覺危境幸逢余友舉薦服用紅色補丸為滋補之劑且言此丸善能補腦順氣壯弱陰無不靈妙之極余聞其功效如此即購服五瓶之後精神漸充飲食微增頭暈少停諸症轉機於是耐心接服漸服漸愈及至十分全愈而後已想數年之痛苦一旦脫離苦境誠為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所賜也無以為報謹修數語以表謝忱

能使男女身體強健精力復原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閣下曾得奉送之小書衛生常識否 如若尚未得之不妨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立即郵送矣



家庭小說

抵犢之慘劇

(天台山農)

廣陵居長江之北。隔江而峙者。爲古潤州。金焦之勝。商業之盛。所占位置。殆不亞於歇浦漢漕下也。廣陵僻處腹地。而交通殊便。作客寓公。頗覺安適。高人雅士。咸樂來歸。城西之西河沿。有一宅第。樓閣嶄然。結構頗精。第主張大鵬。婺源籍。設肆于潤。而典宅於廣陵。以居眷屬者。年四十而鰥。不復娶。長子伯良。侍膝下。次子仲良。及伯仲二妻。仍居婺源籍。大鵬精貨殖術。故對于二子之教育。竟膜然視之。年六十。伯仲俱生子。惟胸無點墨。日以荒嬉爲務。大鵬肆事繁忙。亦

抵犢之慘劇

無暇約束其愛子矣。幸營業殊發達。年必賺獲鉅金。故二子日有所耗。亦所不禁。而伯良之揮霍。仲良之執紼。竟日甚一日矣。

一日。大鵬晨起。獨坐室中。鈎稽簿籍。老僕捧早餐。置于案。曰。主人起身。久腹飢矣。請進早餐。大鵬乃舍簿而就食。老僕侍于側。大鵬且食且詢。曰。少主起身否。老僕曰。未也。大鵬亦置之。食已。老僕攜具出。忽發微喟。大鵬甚異之。立喚回。問曰。汝何喟。老僕曰。否。大鵬曰。汝在我家三十年。余未嘗薄待汝。汝人甚誠。篤余殊。重視汝焉。今何故忽背我。而喟詰問。尙不言汝何故歎。大鵬言時。似有愠色。老僕曰。誠有語。未敢告主人耳。大鵬曰。汝趣言。老僕曰。主人邇來。肝木旺。聞言必怒。老年人。怒能傷肝。易於致病。故未敢出于口耳。大鵬曰。試言之。余必不怒。老僕曰。大郎。每

一

晚不歸者已數日矣。昨晚歸面甚頰神殊。竊異之。詢所苦。郎曰：余大賁行不能見人矣。奴問爲何而賁。大郎曰：余嗜博。蒲戲戰必勝。近則大賁幾五千金。目下最爲急要者。祇六百金耳。明日倘無款。余將永辭人世矣。言已。卽倒臥而噓。晚飯亦未進。奴憶去年曾以大郎事告主人。主人卽勃然怒。立召大郎痛斥之。大郎則切恨老奴饒舌。而主人竟由是而病。奴甚歎罪然。大郎固未嘗悛改也。今主人逼奴言。奴復不善。謊今已告主人矣。幸主人無怒耳。大鵬頷首者。再老僕復曰：奴尙有言。未識主人可容納否。大鵬曰：余必汝聽也。汝母隱。老僕曰：大郎性拗。固行剛。愎主人防之急。恐潰決。主人不聞其永辭人世。語乎。奴之愚以爲宜。感以擊誠。不宜約以嚴束。父子責善。非所宜也。奴事主人久。主人遇奴

厚。知奴深。故奴方敢掬誠告。幸容納之。大鵬曰：汝言尙有理。余知汝意所在矣。老僕曰：然。乃徐步出。適遇伯良於中庭。謂伯良曰：翁念大郎耶。其進面而翁伯良殊惶恐。老僕曰：郎無恐。翁不汝責也。奴已爲郎先容矣。伯良乃進父室。大鵬果和顏謂之曰：聞汝日來有逋賁事。其數幾何。兒其告我可耳。伯良默不答。大鵬曰：汝果懺悔。日後能不再往。則所賁若干。余當爲汝償之。伯良冷答曰：然。今日最急者。六百金耳。大鵬驚問曰：尙有他賁乎。伯良急轉語曰：否。祇六百金耳。大鵬以伯良尙無悔過意。憾怒甚。繼思老僕屢忠告。勉抑其怒。姑觀將來。乃復問曰：果止此乎。伯良曰：然。大鵬乃掣一江蘇銀行之支單。六百元。付擲之。伯良仍不語。納幣于囊。而倏然逝。喚之亦不顧。大鵬大怒時。老僕窺伺簾外。初見主

人之和霽。則張頤而嘻。繼見伯良之冷態。則搖手而懼。頃見主人怒。則急引身進。力勸曰。主人無怒。大郎固拗。奴已先陳。主人姑不與較。徐覘其後。可耳。幸二郎甚賢達。主人曷招二郎來。以佐主人理事乎。大鵬亦頷之。卽抽箋署函。正伏案間。適鎮肆執事來報告。上年各賬略。大鵬輒筆迎。謂執事曰。去歲營業奚若。執事曰。市面蕭條。利僅什一耳。有頃。大鵬曰。老夫行年六十矣。四十餘年之所得。都在鎮江。余邇來心事。殊悶。損不願再計盈虛矣。且育兒俱不孝。揮霍性成。一年所獲。不足供兒輩所失。今而不作歸計。恐日後屍骨漂沒。異鄉矣。諸君厚愛我。乞爲善籌之。執事曰。肆主精神尙豐。饒後福。無涯何遽出此消極之語耶。况主人創業于前。都已根深蒂固。卽少主尙少經驗。至將來必能繼承成局耳。

主人可無多慮也。大鵬曰。創業難。守成更難。大兒如斯嗜賭。二兒紈袴成風。皆非有用才。余決其不堪繼續焉。諸君均屬忘形交。宜爲老夫協助之。執事諾而去。大鵬復握管作書。訖卽交老僕付郵。

仲良得父書。卽將家事付嫂。已則束裝來揚。嫂爲伯良妻。鳳陽產貌。豔而佻。更工心計。伯良畏如虎。仲良則任其所爲。家政雖非所長。因以長嫂故。不能不付託耳。

當大鵬發函後。卽扶病與各執事。日議鎮肆轉讓事。一月就緒。共得代價三萬餘金。一俟仲良抵揚。卽當摒擋回籍。越十餘日。老僕趨告二郎。來大鵬驟覺略有興立。召入仲良。則稍知規模。日夜必侍老父疾。大鵬甚欣慰。且病亦略減。詎知正在料理家務際。揚鎮各親友得悉。大鵬變

產作歸計。咸來索取。伯良所貸款全額約二萬七千餘金。母子共乘已超越三萬以上矣。若款之借俱係上年及今春兩次翁病時。伯良託言肆中所需。偽奉父命。而向親友暫移者。券則伯良親自所署。而款則擲諸嫖賭耳。在親友因念大鵬信用素孚。今且年老多病。既不能拒絕。通融又未便急急索討。今因翁將歸皖。則不能不告一結束矣。大鵬聆悉。倍大之負款神情。忽爾驟變。繼思伯良若是忤逆。直是催索老命耳。稍頃忽忿。忿曰。此莠莠者。本為爾等日後菽水資。今若曹既欲自覓死路。余又何必毀棄一生純潔之名譽。而累及親友乎。乃呼仲良前。囑將伯良所署券一一收回。是時伯良避匿不見者。已多日矣。仲良雖有切己之痛。然為老父病勢重。亦不得不忍耐。所苦勉遵父命。而與債戶周旋。

並照券額悉數換給五天支票。諸親友溯念大鵬待人誠篤。體念友朋。實為商界之模範。皆願讓利歸本。以酬盛意。然大鵬經營四十年之血汗所得。竟被兒輩斷送。一朝親友莫不代為嘆惜耳。嗣悉結果所餘款祇二千八百餘金。大鵬遂授與仲良受領。並向仲良揮淚慘淡而言曰。余深悔昏憤糊塗。竟將畢生財產突被爾兒敗盡。今僅餘存此數為父者。何以對得吾兒乎。又曰。余尙夢夢昨尤滿擬生存還鄉。略享家庭田園之樂。詎僅一宿之隔。驟演若是之惡劇。耶。自今而後。尙不知身葬何所矣。吾兒稍明事理。務宜從速回家。即將所餘之資。善自經營。將來或可獲免凍餒耳。至爾兄弟間。兒能顧及父母之誼。勸其改過自新。並為籌一啖飯地。則余死在九泉亦必佑爾也。仲良跪聆父訓畢。默揣父意。

尤諄諄以伯良爲囑足見父母舐犢之情賦自天性非可因金錢之損失而得消滅其慈愛心者目覩父病垂危至此亦祇唯唯諾諾而已大鵬默察仲良尙無怨恨狀乃不覺力握仲良之手曰賢哉兒也兒知老父之所苦矣仲良仍以善言安慰大鵬殊快慰越旬餘仲良見父精力日靡正欲籌備身後事俾慰老父之懷仲良正內外奔走間忽覩己妻負抱一子一姪突然至形神倉猝不禁大駭急問所事妻遽哭嚷而言曰自夫子動身僅半月嫂氏卽棄子席捲所有而逃矣房屋器具則由各債戶執管作抵儂乏對付術祇得星夜奔此耳言已復大哭仲良急搖手制止恐更傷老父懷而大鵬雖在呻吟際而此等巨大之惡耗早已聽入耳鼓悲痛所激遽爾昏暈百般救護逾時方甦然神情呼吸遂

益見虛微喘促矣時作夢囈言尤頻頻喚伯良而更憐其人財兩失又自語曰余已垂死人矣今後不能再爲爾等作牛馬矣奈何言時面現懊悔忿恨色而發聲又極悲慘淒苦不忍聞翌日午大鵬精神忽振復挽仲良之頸而告曰吾兒賢孝其聽父言余今日更覺力不能支早晚必辭人世惟余死去後喪葬所需不必妄費分文所有給爾之款萬不能動其整數致累吾兒日後生活之憂倘能念及手足之情則勝於厚葬余之臭囊萬萬也仲良亦唯唯言畢乃釋仲良之頸而灑然長逝矣仲良卽將宅內所有物逐件標封登記之然後搜檢現金結果所得連典房原價收回之共得五千一百八十餘金仲良藉遵父命乃儘一百八十餘金之尾款爲老父料理喪殯之資柩則寄于鎮江某丙舍三日

事舉仲良即偕妻子僱用二巨舫。過歸婆源。迨伯良偕友由金陵罷游歸。至家則人室俱亡。駭而奔詢親友。親友以其行近忤逆。將來必有後患。咸憚與接談。意存輕視。伯良無奈。仍固詢之。親友乃云。尊公棄世。尊嫂席捲逃亡。令弟則辦畢喪事。即將父柩寄于某所。已則匆匆返。婆源矣。餘則默不復告。伯良驟聽父亡。妻遁。似覺良心發現。悲號至不可仰。立即趨至父柩所。叩頭如搗蒜。良久。人亦聽其自號自哭而已。無奈復奔舊居。而舊居不復能入。于是徘徊道左。宛如喪家之犬。繼思孑然一身。將何了局。意欲赴婆尋弟。無奈腰無半文。乃向親友乞貸充飢。尙慮不敷。何能顧及盤川。平時共賭友朋。至是俱已陌路。刻薄者尙欲揄挪而傲笑。殊可嘆也。無何再向親友啓齒。不意俱遭白眼。至是雖有悔

悟之心。奈已大錯鑄成。悔之已晚。蹉跎歲月。瞬屆寒冬。飢寒交乘。殊難忍受。迫不獲已。乃就金磯嶺上之庇寒所。權作釣游之地。而日與四海爲家之逍遙兒爲伍矣。

老僕自主人殞殯畢。即由仲良遺散。而老僕尤戀戀舊主。不忍遽離。復助仲良照料行李上舟。迨至解維後。方始肩負鋪陳而出。奈老僕本無家室。至是頓覺悵悵何之。暫就客邸。棲止。詎以戀舊至殷。時覺若有所失。終日無所事。惟日趨大鵬。樞次哀哭爲常。日既久。資漸罄。乃販賣瓜菓爲業。日除旅金飯食外。略有餘蓄。嗣見伯良娑容日減。知係飢寒所蝕。故伯良有所求。老僕必分所獲之半。而與之。然伯良並無羞愧色。反以日伺老僕于途。爲生涯矣。老僕則有求必應。絕無吝色。其晤面時。仍以少主禮待之。而少主

則改呼老僕爲老人矣。聞者莫不嘉老僕之忠義。可風而伯良墮落至此。凡屬舊識者。竟無不鄙其人而非其行耳。

著者曰。凡爲人父者。對於子弟之幼時。萬不宜徒以舐犢之私。而不爲培學術。授職業。以導掖其入于自立之境。否則苟擁千鎰百斛之金錢。亦可以立待其涸焉。試觀張氏父子之過往陳跡。豈非皆由少年失學所致歟。殆至禍害已成。方悟糊塗昏瞶。然尤未知其所以致禍之道耳。聆其彌留繾綣之際。尙諄諄以伯良爲遺命。其舐犢之情。始終未悔。若大鵬者。殆昧於愛之深。卽是害之切之原理歟。宜其四十餘年之慘淡經營。遽于懵懵數月間。皆與其脫離而遠去者。其故何耶。余不禁輟筆而嘆惜者久之。爰草此篇。以告世人。

編輯部啓事(一)

啓者。敝報欲爲全國學界輸灌文化起見。特設學生欄。徵求作品。俾資觀摩。奈自一二三期所設之(老博士)(青年鑑)兩題。應者殊不踴躍。其中佳卷固屬有之。而逾越本題者。爲數亦夥。核與規定等第名額。相差甚遠。且佇待已久。渴望源源而來。詎知願與心違。致不克成此盛舉。懸期四月。萬難再延。致負按期賜稿諸君之望。惟以寥寥數卷。焉能照章揭曉。萬不獲已。暫將本欄即日取銷。所有承賜鴻文。而合本題範圍者。每卷敬贈第五期小說新報一冊。由郵寄奉。至希檢納。統乞原諒。

小說新報學生欄徵文部啓

陶齋書例

每件另加墨資二角

堂區匾幅橫屏楹聯名刺

十元每字二尺為度過大及題跋者另議

五元五尺為度過長及題跋者另議

八尺八元 六尺六元 五尺五元 四尺以下二元

與直幅同對開減半

八尺四元 六尺三元 五尺二元 四尺以下一元

八尺五元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四尺以下二元

一元尺寸過小者不畫

一元

碑版卷冊圍屏招額撰文題詠另議
泥金加倍楷書同劣紙不書潤先惠

甲辰春日

程德全 沈寐叟 吳昌碩
蔡元培 奎純伯 趙邦彥
張一麀 譚延闓 劉山農
韓炳鈞 陳抱初 包天笑

同訂

總收件處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壬戌孟春吳興永福村農陳鎔重訂

小游格 議員化身記 (海上漱石生)

總統出走。國事蝴蝶。議員無事。可為類。皆有悵。悵何之之慨。其間實心為國。不得已。鞅掌風塵。勞瘁不辭者。夫固不乏其人。而往來南北。僕僕道途。兩面取錢。一心為利者。亦大有人在。處今日。國本飄搖之際。乃尙有此喪心病狂之徒。爰作是蕭證。以俗語。勿謂挖苦太過。彼蝙蝠派之議員。其現形。正復如是也。

(一曰。土木偶之化身) 土木偶。皆神聖也。議員如神聖之不可犯。以此取譬。詎謂擬不於倫。然我之所言。則異是不見。夫佞神者。以三牲供獻。乎紅如血者。猪頭也。白如玉者。羊頭也。神圖口腹。實皆享之。故俗有(東到吃猪頭。西到吃羊頭)之諺。今此輩議員。正如土木偶之一事。不為但圖到東。到西。受人供獻。非土木偶之

現形而何

(一曰。蕩婦之化身) 議員至尊嚴。蕩婦至下賤。何可相提並論。然而俗諺所謂(東家吃飯。西家眠)者。蕩婦也。今議員忽而在南。忽而在北。忽又由南而北。忽又由北而南。隨處可以吃飯。隨處可以安眠。厥狀與蕩婦何以異耶。

(一曰。乞兒之化身) 乞兒沿門。託鉢。祇須有人。給錢。便可隨遇而安。以是(叫化子睡城門。城內也好。城外也好)此諺。專指乞兒而言。今議員在南。祇要有人。給錢。在北也。祇要有人。給錢。南北兩處。有錢。便如乞兒之城內也好。城外也好。不過乞兒所乞者。小議員。老爺所乞者。大耳。

(一曰。動物中劣馬之化身) 馬忠獸也。使議員果能盡忠於國。如良驥之不稱其力。而稱其

德則馳驅奔走爲國宜勞人孰不敬而重之然而俗諺有云（好馬不吃回頭草）今由北而南復由南而北之議員是明明已吃回頭草矣吃回頭草必非好馬其爲劣馬化身也必矣（一曰爬蟲中米蟲之化身）米蟲爬蟲中之至小者蠕蠕而動一無所能其志惟在得食米桶米袋之內祇須有米不倫粳糯卽便藏身故俗有（粳裏勿着糯裏着）之諺今奔波南北之議員亦以志在得食故實行其粳裏勿着糯裏着之智竟與米蟲同一態度良可嘆也（一日植物中橄欖之化身）橄欖頭尖議員善鑽其頭亦尖橄欖兩頭尖南北騎牆之議員鑽南鑽北苟非兩頭皆尖安能無鑽不入故諺言（橄欖橄欖兩頭尖）不啻爲若輩寫照第一中國自有此橄欖頭議員而天下從此多事矣

噫（一日玩具中之走馬燈化身）走馬燈其行以燭趨炎者也而有時爲風吹動亦馳行甚疾議員奔走南北趨炎成性夫復何言而其間亦有看風使舵者南風順則南行北風順則北往此種人當不在少數於是俗諺所謂（鄉下人不識走馬燈又來了）此言竟爾若合符節夫走馬看花走馬看榜千古傳爲美談不圖今有此走馬燈議員能免後世動人笑罵耶嗚呼議員如此人格可知無怪世之鄙視若輩者輒引金聖嘆評三國演義語曰我生生世世不願見此等人也

家庭小說

伊之斷片

(寄塵)

「伊之斷片」是一篇無體例的文字。不知是何人的手筆。更不知所謂伊者是甚麼人。就文字而論。零零碎碎。不成系統。有了頭。沒了尾的。說他是小說。又不是小說。說他不是小說。又有些像小說。而且文言白話。隨筆亂寫。更沒有一定的體例。我真說不出是一篇甚麼很難拿文學上的一個名詞來指定他。但是就一段一節的看來。覺得文筆非常之好。有時哀豔。到十二分。有時又作徹底了悟之語。有時又很是激昂慷慨的吐一吐他胸中不平之氣。有時又沈靜的非常。他雖然零零碎碎的隨筆寫來。却是所紀的事都是關於伊一個人做的事。這篇文章本來沒有題目。我姑且替他妄擬了。

伊之斷片

一個題目叫做「伊之斷片」。他本來不會標明是小說。我以為伊的生生世世都可以從這零碎的文字裏看出來。簡實可以算伊的小史。簡直是一篇小說的材料。所以即便拿他姑且當做小說看。這篇文章的來歷是我在舊紙堆裏拾來的。在我當然不能知道作者是誰。而原文上也沒有作者的姓名。我因為愛他的文字好。把他介紹過來給讀者諸君。以下都是照抄他的原文。沒有改一個字。以存他本來的面目。伊本是個富家的女子。自小驕傲慣了的。叫伊一旦改變。伊二十年來的行為和習慣。這是何等的難事啊。伊曾經向我說。伊自到我家來。已算另換了一個人。當年在裏十二點鐘才起身。如今最遲九點要起來了。當年手下用了兩

一

個丫頭。還另外要僱人梳頭。如今帶來的兩個丫頭。死了一個。嫁了一個。竟沒有得用梳頭的人。更不消說了。雖然僱用了一個老媽子。却是淘米燒鍋買菜洗衣等事。都是一人去。做那裏還有閒工夫。伺候伊呢。當年在裏面。差不多每星期要看三四回影戲。如今一年多。沒進過影戲館的門了。當年在。家時。三百六十天。便有一百八十天。僱了裁縫。在家裏專替他一人做時式的衣服。如今却是僱不起裁縫。間或做一二件新衣服。也只好叫裁縫拿回去。做得合身不合身。時式不時式。都不必談了。只要有衣服。能得蔽體。便算是十二分的幸福。將六七年前的伊和現在的伊。細細比較一下。簡直是兩樣的生活。這兩樣的生活。相差的級數。不止三五級。怪不伊不滿意時時。要說些輕藐我的話。

然而在我這樣。供給給他。我已覺得很吃力。吃力不討好。這真何苦呢。有一回。我好好的勸說道。我原不是薄倖的人。決沒有厭棄你的心事。只是你這樣待我。教我真受不住了。不得不和你說說。論我的人品。不嫖不賭。不吸鴉片煙。論我的能力。一月有一百多元的進款。全家大小連用人。不過是四個人。苦苦的開支。很可以過去了。偏偏你不會幫助我。整理家務。弄得開支不敷。借債度日。這又何苦呢。我如此說著。伊很不快活的答道。我不會整理家務。你看見那個會整理家務。你去娶那個便是了。我笑著說道。不是這樣說。不過我希望你慢慢的留心起來。倘能能整頓整頓。我想決不至弄到如此地步。伊聞言。怒道。我自幼沒有知道量柴較米。我又不是你家僱來的老

兒子你養不活妻子何不早點做和尚去你如今不養我也不要緊我另找一個拼頭說不定還可以貼幾文給你用……伊如此帶哭帶罵的說著我知道伊不可以理喻只好埋頭不做聲偷然我和伊爭辯那便話越說越多了論伊的性情本來也豪爽可喜伊爲人也極聰明只是二十年來受了舊家庭的惡劣教育結果弄到如此地步在我固然受了也的累在他自己又有甚麼樂趣呢我和他名義上雖沒有脫離關係感情上差不多已脫離了關係天天相見刻刻不離的人却是各板著面孔終日終夜的沒一句知心的話可說這樣的痛苦真比殺頭鎗斃還要利害然而我有甚麼方法能解除這種困難呢

日子已過了十年再過十年二十年也便完了又何必要自尋苦惱胡思亂想糊糊塗塗過却這數十年任便甚麼都沒有了我這樣的想著我心裏頓覺得安頓了一些禁不起伊又來向我催取款項替伊添買金耳環我摸摸衣袋裏只有一張十元的鈔票一星期的日用費都在這裏怎能給伊買耳環呢但是伊不見諒以爲我身邊尚有十元便拿八元替伊買了一付耳環還可多兩元放在自己身邊零用今見我拒絕了不允分明是我不愛伊的表示了我被他這樣一逼迫又頓時起了一種不愉快的感情覺得這數十年的監牢真不易坐伊如債主一般的只管向我討長生債我一生一世的精神供給了債主的享用還不穀我真不值得

人生於世何苦爲婦人女子作牛馬耶伊果何

有益於我而我必欲供給之耶夫犧牲一己以酬答彼美之情誼亦世所恆有然此乃出於自願而非所云於被逼迫也（記者按不知何故此節忽用文言）

我真爲無情人耶非也伊眞爲惡婦耶非也被舊家庭造成如此之情形也舊家庭之家長亦故意陷其子女於不幸之地耶非也被舊習慣造成如此之情形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此節亦用文言）

今天讀報紙見有人自盡留下一紙遺書只有八字道婚姻不自由毋甯死我見了不知不覺的心裏一動

伊有一次向我說道我真不幸嫁了你這志氣高尚的人你意中的人是怎样怎樣好所以看到我不起儻然我當初嫁一個無知無識的人到

也可以快樂一世我現在要改變我的性情要讀書求智識都已來不及了這不怪我不好只怪我專制的父母害了我伊這樣的說着我聽了到很感動以爲這全怪不得伊然我却不能爲了伊犧牲了我一生的志願只做伊的奴隸有一次伊把著我的臂放聲哭起來說道我肚子痛得很我問道爲甚麼痛呢他說道只覺一口氣悶在心裏吐不出來一天的過下去過到如今便成了一種肚子痛的病剛才吃了半碗飯如今又痛起來我想這病不會好了將來便是這病送我的終伊如此說著眼淚簌簌的流下來濕透了我的一隻袖子我平時最禁不起聽這一類的話一聽了我便覺著心酸禁不住也要陪著流些眼淚不知怎樣今天見了伊的哭聽了伊說這一番痛苦的話我毫不覺著

有甚麼感動恐怕我的心已麻木不仁了我的
心爲甚要麻木不仁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常常想道一個男子而沒有愛情而虐待女
子真算不得是一個人我爲甚麼竟犯了虐待
女子的嫌疑麼哈哈錯了明明是伊虐待我我
並沒有虐待伊伊有一次說道「我便將你當
養媳婦看待也不爲過你自己生成了養媳婦
相」唉這句話豈不是伊虐待我的證據麼
其實伊只不過如小孩子一般無知無識的亂
鬧一泡倘然在伊初次胡鬧的時候我便重重
的壓制伊一下說不定下次便不敢再鬧了但
是這種無理的壓制在我是決計不肯施行的
我總以爲用善言感化伊便好了誰知愈是感
化伊愈是放肆弄到如今便壓也壓不下來了
這不是感化沒用也不是我沒有誠意只是先

受了二十年的惡劣教育頑劣的根蒂深了到
如今無法可想了

伊母家不是沒有錢伊不是不聰明倘然拿伊
少小時候浪費的金錢和浪費的光陰讀了書
到如今已好了伊今日雖然也有這樣的覺悟
然而金錢沒有了年華老大了只好歎一口氣
我所最痛心的一天便是聽伊兄弟罵我「不
爭氣」的一天我所最無聊的一天便是聽伊
母親勸我改業做官的一天我所最暢快的一
天便是毅然決然的寫信給伊的母親提起脫
離關係的一天我所最沈悶的一天便是伊母
親將原信退還我的一天
「甯我負人毋人負我」這兩句古話我在極
憤懣的時候也拿來當格言誦讀既而一想如
今的世界上負我的人很多我不能負旁人只

能。負。一。無。知。無。識。的。弱。女。子。這。樣。我。未。免。是。欺。善。怕。惡。了。我。還。成。個。甚。麼。人。呢。

伊。所。最。歡。喜。的。事。便。是。算。命。有。一。次。中。秋。節。我。替。他。還。了。二。十。五。元。的。算。命。賬。伊。還。瞞。著。我。私。下。裏。還。了。十。元。這。句。話。從。那。裏。說。起。算。命。是。甚。麼。一。回。事。然。而。到。了。如。今。我。不。知。道。我。的。命。運。是。怎。樣。也。很。想。將。我。的。八。字。報。給。那。瞎。子。先。生。算。一。算。因。爲。環。境。的。逼。迫。使。我。失。却。自。由。行。動。的。能。力。不。得。不。俯。首。聽。命。於。司。命。運。之。神。他。叫。我。東。我。便。東。他。叫。我。西。我。便。西。司。命。運。之。神。的。權。力。何。等。大。啊。然。而。他。却。又。俯。首。聽。命。於。瞎。子。先。生。瞎。子。先。生。瞎。三。話。四。的。胡。言。亂。道。我。當。時。以。爲。不。值。一。笑。如。今。却。覺。得。他。具。有。二。十。四。分。的。威。權。和。魔。力。了。唉。我。將。我。的。命。運。交。給。你。罷。這。也。算。是。我。受。了。伊。的。感。化。

我。萬。想。不。到。有。一。位。女。朋。友。寫。一。封。信。給。我。信。裏。雖。然。沒。有。說。甚。麼。然。而。在。伊。的。眼。光。裏。看。起。來。竟。是。一。件。一。大。不。了。一。的。事。忙。將。那。封。信。搶。去。藏。起。來。我。道。這。並。不。是。一。件。寶。貝。何。必。如。此。深。藏。起。來。呢。前。途。雖。然。有。這。封。信。來。我。是。決。沒。有。回。信。的。所。以。我。也。不。瞞。你。偷。然。要。瞞。你。我。也。決。不。會。讓。這。信。落。在。你。手。裏。了。伊。聞。言。才。笑。了。一。笑。沒。有。甚。麼。話。將。那。封。信。還。了。我。我。也。恨。恨。的。將。這。封。信。撕。成。紙。條。兒。塞。入。字。紙。篋。裏。去。了。隔。了。三。天。却。於。無。意。中。看。見。壁。上。貼。了。一。個。小。紙。條。子。仔。細。一。看。乃。是。一。個。人。的。姓。名。正。是。前。天。寫。信。給。我。的。那。朋。友。說。也。奇。怪。還。是。我。朋。友。親。自。簽。的。名。爲。甚。麼。貼。在。這。裏。而。且。是。倒。貼。著。我。想。了。半。天。才。想。起。來。是。前。天。那。封。信。被。伊。將。名。字。裁。了。下。來。如。今。倒。貼。在。這。裏。分。明。是。一。種。

禁厭的意思。我也不告訴伊。只管將這條子揭了下來。不多幾時。伊察覺這條子沒有了。面上露出很奇怪的神氣。却也不說甚麼。我明明知道也故意的不問。再停了片刻。伊自言自語的說道。出鬼了。

這天夜晚。我見伊獨坐在燈下。飲泣。伊性剛強。不輕易哭的。我每年看不見伊哭。一二次在伊剛愎的時候。我總覺著伊可厭。偶然見了伊的淚容。我又不期然而然的要可憐伊了。

有一次伊忽然對我說道。我自己不知道是甚麼緣故。不能得丈夫的歡心。而且不能得母親的歡心。偷然得了母親的歡心。丈夫不愛我。我便逃往娘家去。倒也爽快。但是我將這話向母親一提起。便換了一頓大罵。我又恨我自己不能獨立。偷能獨立。自作自食。也不再倚靠人家。

吃飯了。我聽了伊這一席話。覺得伊真是無可奈何的話。我聽了也。只是無可奈何。

伊性剛強。而有俠氣。這是伊特別的長處。然不能自立。徒揮霍旁人之金錢。旁人受累不淺了。伊的第二種長處。便是不欺。不詐。不欺。不詐。確是有利而無弊的。恐怕伊學生可取之處。只此「不欺。不詐」之四字了。

伊有姊姊□□□□□□□□□□（記者按此處原文破損不能辨是何字）伊的丈夫更是一個忠厚沒用的人□□□□□□□□□□（此處原文缺去）

伊喜賭博而不精。有賭必負。伊的父親在前清時曾做過官。但是伊不羨慕做官。伊的母親勸我改業做官。伊不贊成。不知何故。

記者曰。以上便是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寫下來的一紙雜記。下文還有許多只因紙已破碎。看不清了。我如今將這可讀的幾段抄了下來。介紹給讀者。我的事算已完了。至於對於伊的批評。對於伊丈夫的批評。對於這篇文章的批評。讀者自己所發生的他種感想。這些都是讀者自己的事。於我無關。恕我不囉嗦了。(完)

本局精印珂羅版畫

影印 董邦達山水冊頁

董文恪公邦達號東山。為前清雍正朝癸丑進士。嗣入詞林。歷官至禮部尚書。善繪山水。筆法酷肖元人。畢臻其勝。海內寶之本局。茲覺得吳興陸季雲氏所藏文恪山水畫冊二十幅。用珂羅版精印。合訂一冊。與真蹟絲毫無異。洵珍品也。定價一元六角。

惲南田花卉冊

南田老人為清代第一名畫家。尤擅翎毛花卉。用筆布局。具有不食人間煙火氣。真神品也。茲本局亦商借吳興陸叔同先生珍藏老人真蹟冊頁計十二幅。特用珂羅版影印。與原本絲毫無異。定價大洋八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心理 小說 苦與樂

(律 西)

奚蔭庭向來是不大出門的。近來聽說有一個崇明朋友從外洋回來，狠發了幾千銀子的財。蔭庭想起這朋友當初曾用過我家裏五百兩銀子，因為彼此至好，並沒有立什麼字據。但他的性格素來爽快，毫無拘束，又最歡喜揮霍。銀錢到手，轉眼就要告罄，所以必須趁這時候親自去走一過當面索還。舊欠若是遲了，等他手裏的款子用完，這筆賬就靠不住了。好在此地到崇明天天都有小輪船開行，只要兩三天功夫，便可以轉來在路上。不過住宿一夜，非常便當。當下便和家裏說明緣故，他夫人聽了，見是正事，自然不好攔阻。他便忙着去替他預備路上吃的點心、肴饌、香烟、茶葉和一切零用的東西。裝了一網籃。此外還有衣服、鋪蓋，直弄了

幾天。方算齊備。蔭庭又怕路上寂寞，去約了兩個健談的朋友，陪伴着一同前去。頭一天便定好了兩間官艙。到時候自有這兩個朋友照料着行李上船。蔭庭直等到汽笛鳴了兩遍，才坐着包車緩緩而來。

這隻輪船名字乃是新祥興。開行之後，蔭庭不過在艙面上望望海面上的景緻。和那兩個朋友閑談，心裏也還覺得疏爽。看看上了燈火，胡亂吃了一頓晚飯，回到房艙裏去。蔭庭四面一看，如同鳥籠一樣。站起來就要碰頭，睡下去伸不開脚，只得勉強坐在鋪上。天氣本來炎熱，不免有幾個蚊子在耳邊嗡嗡的叫。心裏實在不耐煩。想起在家裏高堂大廈，呼奴使婢，何等舒服。不該前來自討苦吃。兩個友人雖還在那裏閑談，被風聲、水聲、機械聲鬧得再也聽不清楚。

蔭庭道：這種地方同牢監一樣，那裏是我們住的。回去的時候，一定要包一間大菜間纔好。說畢，各自睡下。幸而天亮船已傍岸，打聽得這朋友住在鄉下，又叫了一隻小船，搖了半天才到他門口。

這朋友見蔭庭一到，久別重逢，非常歡迎，款留了兩天，才把欠項如數拿了出來。當面點交清楚。蔭庭急於回家，依然叫了小船向輪船埠頭，搖着恰巧遇着逆風，逆水這小船年代久了，搖了不到幾里路，一棹檣從中折斷，弄得進退兩難。四面一望，離輪船埠頭還遠，幸而近處有個小鎮，只得勉強將船靠岸。天色已是傍晚的時候，三個人好容易才尋着一家蘆蓆篷搭的客寓，把行李叫人搬了進去，權且住宿一夜。蔭庭走進篷裏一看，地下全是爛泥，連地板都沒有。

靠左手用兩扇破門擋在長檣上，便算牀鋪。此外更無第二處可坐的地方。夜裏連燈火也沒有。蚊子蒼蠅隨着呼吸向鼻孔裏亂撲，問起晚飯來，主人說此處地方偏僻，日落之後雖有錢也無物可買。蔭庭無法只得從網籃裏把點心拿出來吃了一陣。三個人只吃了半飽，又把鋪蓋打開，三個人擠在兩塊門板上睡下。無奈天氣炎蒸，汗流如雨，皮膚上不知什麼東西叮得比針刺還要利害。蔭庭劃了一根火柴，看時除了蚊子之外，臭虫蚤虱四面簇擁來，如同出會一樣。再看那兩個友人，因為精神疲乏，已經鼾聲如雷了。蔭庭實在睡不住，坐在黑暗世界肚裏又餓口裏又渴，心裏又是焦悶煩躁，比着熱鍋上的螞蟻還要難過。纔曉得世上還有這樣的苦境，手裏拿了一把扇子，左揮右拍，始終不

會。圍。眼。這。一。夜。真。比。一。年。還。長。
 天。亮。後。三。個。人。另。外。叫。了。一。隻。小。船。纔。到。了。輪。
 船。上。恰。好。仍。舊。是。新。祥。興。的。班。期。蔭。庭。走。了。上。
 去。如。同。身。登。天。國。喜。得。眉。開。眼。笑。兩。個。友。人。道。
 你。不。是。說。要。包。大。菜。間。麼。蔭。庭。道。我。現。在。看。着。
 那。些。出。統。艙。的。人。就。同。神。仙。一。樣。我。們。坐。這。官。
 艙。已。經。覺。得。享。受。過。分。何。必。還。要。大。菜。間。呢。過。
 了。一。會。茶。房。開。了。普。通。的。客。飯。來。三。人。狼。吞。虎。
 啖。的。各。各。吃。了。三。碗。覺。得。比。往。日。吃。那。山。珍。海。
 錯。還。要。香。甜。可。口。所。住。的。仍。是。來。時。那。間。窄。小。
 的。房。艙。此。刻。却。比。著。高。堂。廣。廈。還。要。舒。服。對。着。
 壁。上。那。盞。火。油。燈。好。像。比。一。百。支。光。的。飛。利。濺。
 電。燈。泡。還。要。亮。幾。倍。就。連。那。嗡嗡。的。蚊。子。聲。音。
 也。覺。得。文。靜。了。許。多。可。見。人。生。處。境。的。苦。樂。本。
 來。沒。有。一。定。的。

本局精印珂羅版畫

侯懋公山水冊頁

明侯懋功最長於山水尺幅中有千里之勢而又高渾雄秀實堪上繼宋元下開後世為當世罕有之寶茲本局向珍藏家陸叔同先生商借真蹟用珂羅版製成十二冊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戴本孝山水冊頁

戴先生本孝安徽休甯人別號處阿山樵以繪畫名海內其山水能以枯筆寫元人法誠屬畫乘中所罕見是為太華全景十二幀并自題畫跋十二幀筆法古勁尤極名貴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十世儒醫
林屋山人懸壺緣起

林屋山人道德文章當世景仰山人爲瀋清丁酉拔貢癸卯舉人由直隸知縣擢知府民國簡道尹歷長魯巡警秘書及公府秘書軍書之暇輒好治仲景思邈遺書研思殫精意與古會戚友有疑難症羣醫束手得山人診無不霍然嘗治河間夫人疾應手而愈於是羣知山人雖不以醫名然三折肱者亦無以過也比年寓公海上隱於詩酒雅不欲以醫自鳴然踵門求診者戶限爲穿數年以來活人無算同人等憇憇再三始允於今春三月三日懸壺問世焉以山人之譽重一時學傳十世原無藉於揄揚因恐有疾者無從問津爰敢一言爲介

介紹人

吳昌碩 嚴獨鶴 徐小圃 余大雄
朱葆三 袁寒雲 朱少坡 黃楚九
王一亭 袁履登 蔡香孫 馬二先生
徐乾麟 伊峻齋 王博謙 天台山農

診所

法租界貝勒路二十七號天台山農寓

門診 上午九時起至十二時止 送診一月

出診 下午四時起至八時止 拔號另議

診費 門診一元

出診 本里二元 法界四元 英界六元 華界八元 美界十元

(以上各界各路遠者另議)

小譯本 墨西哥式的決鬥

(馬二先生譯述)

(一) 啓蒙之一掌

李摩陡然嚷道：「撒謊的東西！」話猶未絕吧的一聲，早被白拉克聽的伸出一掌，向他的嘴巴上打個正着。李摩登時仰面跌了一交，直倒在地。上。

頓時一羣人大家亂嚷起來，內中有一個名喚康倍說：「白拉克你忘了嗎？我們此刻不比在英國地方啊！」白拉克說：「我那裏會忘！」康倍又接着說：「那末你這樣又是什麼意思呢？」白拉克冷冷的答道：「這不過是非要決鬥不可罷了！」

在這一羣的狀態裏，白拉克要算是第一個能鎮靜的人了。康倍平日也很能鎮靜，此番却不

墨西哥式的決鬥

免帶了些慌張模樣，因為白拉克到此處來，是由他介紹的。他和白拉克兩人本來相偕到比京，不魯塞來看博覽會的。這當兒，施子曼和哈錦兩個極力向那被打的西班牙人李摩安慰地。主羅德老侯爵便對衆發言，勸大家安靜一些。但却沒有人理會。更有一位畢立與一位少年伯爵雷蒙也都聳着肩膀大聲嚷着，從中勸解。白拉克與康倍兩人站的地方距離本不遠，事情一出，康倍便挨近在白拉克的身傍。

這件事情是出在羅德老侯爵的幽雅別莊裏的院內。時間正當下午傍晚。

老侯爵不住的嚷道：「各位各位，請……各位請不要高聲，請各位顧念着小女一點。」這一句話說出來，却能發生了一點效力。那位少年伯爵雷蒙和畢立立刻就低聲了。李摩也安靜了。

便與哈錦一同走開了。施子曼便到白拉克和康拉的跟前說：「密司特白拉克，這件事情，祇有一個法子可以了結。」白拉克微笑道：「閣下是不是替李摩大佐傳話？若果然是的，不論什麼辦法我都可以照辦。」施子曼說：「正是我的那位朋友要想把這件事立刻圓滿解決，便是和足下決鬥。」

白拉克答道：「我也正是這樣想呢。」因指着院子道：「除了此處再也沒有合宜的地方了。想必地主侯爵決不至於不許我們……」話猶未了，老侯爵便說道：「不然，不然，我想這件事情可以有一個和平解決的方法。密司特白拉克，你向前去賠一個禮便完了。」白拉克說：「侯爵，那廝喚我撒謊的人，我豈能向他賠禮呢？」畢立與雷蒙都是少年喜事的，也幫着說：「

不錯，不錯，這是不當賠禮的。」老侯爵又向施子曼說：「那末，你就想一個方法勸誘李摩大佐向密司特白拉克賠一個禮也就無事了。」施子曼說：「李摩大佐吃了巴掌，再向人賠禮未免太說不過去。」雷蒙和畢立也都說：「不錯，不錯，這樣太說不過去了。」老侯爵說：「各位的話怕不錯，我却忘記代小女身上想一想，小女已與李摩大佐訂了婚了，倘若李摩大佐有個長短……」說到這裏便停住不說了，却把臉向衆人看着，現出盼望有人轉圓的意思。康倍說：「原來如此，那却更好說了。」大家聽了這話都吃了一驚，都轉身向他望着。康倍又朗然說道：「這却口舌本來是我的事，密司特白拉克乃是我的朋友，我介紹他到此處來，我當然應負責任，據他說那李摩

在二年前倫敦地方會犯一件刑事案。我很信這話是不錯的。我本來就應該與李摩挑戰。所以我……」施子曼攔道：「不必說了。這話我若告知敵友李摩大佐時，他必定與密司特白拉克解決後，便要輪到與足下決鬥了。」康倍說：「那末是再好沒有了。最好是請他先與我決鬥，請閣下告訴我，說他是一個下流無賴、欺詐之徒。」畢立和雷蒙都說：「這都不成問題。祇是李摩與白拉克二位未曾解決以前，我們知道他斷不能和你決鬥，因為打他一巴掌的是白拉克，並不是你。你若想和他決鬥時，祇可等他們先解決完了再行決鬥。」康倍說：「却不然。我本來早就想打倒那廝偷……」白拉克微笑搶說：「誰叫你失了機會，却使我占了先着呢？」康倍也笑說：「可惡，你倒搶在我

頭裏去了。」老侯爵聽了他們這些話，止不住的叫苦說：「諸位祇願這樣說，這事不是更加弄糟了嗎？」

施子曼也不理會，祇催促道：「我代李摩大佐傳話，他還候着回話呢。」白拉克說：「不必使他等着了。康倍便是我的代表，你們趕快去備置罷。我是現成。」說罷，又瞧瞧時計說：「這事不必耽擱工夫。我今晚還要回倫敦呢。」康倍與施子曼領了話，便走了。雷蒙和畢立祇管談論決鬥的樣式，忽聽老侯爵嘆道：「請禁聲，小女來了。」

只見從那邊德國式長門內，走出一位女郎，向人羣而來，很欣喜的嚷道：「你們這樣正正經經的討論什麼大事啊？」白拉克說：「密司碧梨，我正說我和康倍告辭的話呢。我們今晚便

回倫敦去。」碧梨說：「呀，爲什麼這般匆忙，你們二位必得一同去嗎？」

(二) 碧梨小姐之婚姻

却說老侯爵之女碧梨小姐的母親原是英國人。這位小姐亦在英倫受過教育。所以伊是英國女郎的明艷鮮豔和德國女郎的柔媚活潑兼而有之。白拉克在初見伊時心中便明白了。暗說：怪不得康倍要到這裏來看賽會呢。那康倍早年在英國和碧梨便相識。後來碧梨離了倫敦。康倍因爲生活的關係不能追隨。近來康倍忽得了他叔父的遺產。遂又想念前情。趁着不魯賽開博覽會的機會前來訪舊。不料到了羅德老侯爵家中。便大失所望。眼見得那西班牙人……李摩大佐……已是碧梨的未婚夫了。那老侯爵依着大陸上的習慣。這件婚姻並

未先徵碧梨小姐的同意。碧梨小姐大概也是因爲不能再遇見康倍了。所以也不會反對。却不料康倍忽又來了。伊當然是高興極了。康倍却懊惱極了。這些情形却被白拉克看出來了。因此便注意到李摩大佐身上。認得那廝會與自己經偵查的一件刑事案件有關。因挑問道：「李摩大佐，我好像與足下會過面的。」李摩說：「先生，你認錯人了。」白拉克說：「不錯，我記得當初你並不叫這箇名字。你……」李摩急了。嘆道：「撒謊的東西。」於是被白拉克打了一掌。惹出這件禍事。這便是這篇小說的開場情節了。

當下白拉克見碧梨問話，便笑着說：「當然，我們二人同去，你莫非不願意那一個去嗎？」碧梨說：「我沒有不許誰去的理由。」又低聲說：

「密司特白拉克你能和我到院中那一邊走走嗎？」說着二人同走了出來到了一處僻靜所在碧梨四顧無人因問道「康倍和李摩口角了嗎？」白拉克說「沒有」伊說「我知你不說實話」白拉克用滑稽的腔調說「康倍確沒有和誰口角我最恨別人說我不說實話」伊說「我原問的是李摩」白拉克說「方纔明明你是問的康倍我倒疑心你不說實話了」伊又問「康倍是要和李摩決鬥嗎？」白拉克說「沒有這事」伊說「不是康倍受人欺侮了嗎？」白拉克說「沒有這事」伊說「方纔我明明聽見李摩罵一個人是撒謊的東西」白拉克說「也沒有這事」伊說「他是一個有名的決鬥好手」白拉克說「康倍並不會和人決鬥過一次」伊說「我說的是李

摩啊……唉他要死了」白拉克問道「你說康倍要殺死李摩嗎？」伊搖頭說「那裏能夠呢李摩得殺死康倍啊」說時聲音已變了很是悲慘的

白拉克微笑說「這樣說時李摩是要殺死我了」碧梨聽了不由脫口說「哦我怕康倍原來是你啊」白拉克聽了不覺嗤的一笑碧梨也覺得失言忙轉口道「但是不拘是誰我總不願他被人殺死那李摩他是決鬥的好手須得留神才好」白拉克說「然而他的名譽很不好」伊說「是的」白拉克又問道「既然如此密司你又爲什麼允許他的婚姻呢？」這時候二人已經走到院子盡頭處欄杆邊了碧梨把一隻臂靠在欄杆上用素巾掩着臉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白拉克倒徬徨不知所措

了。好在這地方離衆人很遠，衆人瞧不清楚，約有一二分時，碧梨方止哭說道：「這事提起來，令人可羞。李摩那廝倚仗着他手槍中的聖手劍術，精熟人都不敢惹他。他自從說是要娶我，別人便都不敢上門了。我父親如果拒却他，他也必要和老人尋釁。我實在沒有法子，纔假意允許，何嘗情願呢？我本來暗地和父親商議，把此處東西都變賣了，悄悄的躲到英國鄉間僻遠的地方居住。我父親也答應了，但這事須費時日，又須秘密，倘被那廝知道時，他必然要立刻與我結婚。唉！他直以爲是我們父女二人的司命之神，我們父女的處境是何等可怕啊！」

白拉克聽了，停了一停，方說：「多謝密司，把這事情告訴我。我們此時可以到那邊去了。」碧

梨雖然止了悲泣，却是臉色雪白。又說：「我想你不如拒絕這決鬥才好。」白克拉說：「爲什麼呢？」伊說：「我以爲他很可怕啊。」白克拉說：「不妨，他未必能殺死我。」伊問：「你的槍法精熟嗎？」白克拉說：「也算是精熟，密司不必担心，但現在我有一個計較，請密司你先進那屋子裏去，我裝做不耐煩的樣子，故意撇開你，你進去之後，便悄悄的打一個電話給巡警總署，請他在半點鐘內派幾名警察來，便說是我的請求就是了。」碧梨微笑答應了。當二人計較已畢，便各自去分別行事不提。

(二) 短距離之決鬥

一會兒，那一羣人都聚到那別墅中的一片平蕪地方，四圍都是高樹，風景既好，用爲決鬥場。尤其相宜。李摩、大佐和施子曼、哈錦走在前頭。

白拉克和李蒙對面扯着巾角站定，雷蒙說道，『待我喊到三字，你們便可開槍，』



Blake and Jimenez faced each other, each holding a corner of the handkerchief. "At the word three you will fire!" cried the Count, in a voice tense with elation and excitement. "One-two—"

白拉克康倍老侯爵隨在後面雷蒙畢立二人往來兩方面間算是決鬥的公證人白拉克先問道『這回決鬥用什麼器械手槍呢短劍呢』

墨西哥式的決鬥

『康倍說『還不會決定』畢立悄悄向白拉克說『李摩的手槍極精百發百中』白克拉說『既然如此我便決定用手槍了』畢立把這話傳給李摩等雷蒙聽了大不以為然衆人也紛紛議論然而却是白拉克自己決定的這時候兩位決鬥者各將衣服脫去祇穿一件襯衫各把袖子捲起老侯爵與哈錦選擇地點量度遠近的距離康倍和施子曼監視裝置槍彈就在幾分時內都預備停妥了康倍和老侯爵又照例爲最後的一番勸解當然不生效力於是決鬥開場了』

公證人雷蒙伯爵說『你們兩位已準備好了嗎聽我的口令一二三我喊到了三字你們便可開槍』此時李摩和白拉克對面站立各人手中持了一把手槍凝神注意預備向對方的

人擊射祇待公證人的口令祇聽雷蒙說你們二位預備着聽我發令了……二……」

白拉克忽喊道：「且慢且慢這樣的距離我却反對」李摩噤咕道：「這位英國朋友大概是嫌這距離太近了」當下一羣都圍繞着向白拉克解釋說：「這二十步遠近的距離乃決鬥的常規」白拉克說：「你們各位誤會了我不嫌這距離太近了正是嫌遠了應該再縮近些才好我想李摩大佐必然也表同情我主張依照墨西哥式的決鬥最相宜你們各位大概也許知道的那墨西哥式的決鬥是用一塊手巾決鬥者二人各用一手拉着手巾的一角一手持槍互向對方的胸前開射那距離至多不過在二十寸以內如今却離着二十步之遠這不是兒戲嗎」衆人起先以爲白拉克是說

八

笑話後來見他態度很嚴正才知不是笑話施子曼向白拉克端詳了片晌說：「這樣的決鬥我是拒絕參預的」白拉克說：「先生須遵照李摩大佐的意思這可決權不在你你反對也無關緊要我得向公證人請求」說罷便向雷蒙和畢立二人鞠躬二人便說：「且少待我們須仔細考慮一番」雷蒙拉了畢立到一旁去商議施子曼哈錦也去和李摩商議康倍却走向白拉克身邊低聲說：「你是發瘋了嗎」說罷回身走開了老侯爵更嚇怔了祇是搓手忽聽得雷蒙伯爵朗聲宣言道：「各位這件事我已和畢立先生從各方面考慮過一番白拉克所要求的決鬥形式既經有人行過當然可以允許但是須待李摩大佐認可」李摩聽說臉都發青了咬着牙跑過來說：「這裏有一方

手巾。」施子曼和哈錦都說：「這樣決鬥方法太野蠻。」康倍也說：「這兩個人都發瘋了。」雷蒙和畢立都齊說：「這不要緊，橫豎我們做公證人的負責就是了。」

當下半分時內，李摩和白克拉果然對面站定，把那一塊手巾兩人各用左手扯了一角，各人的右手持着手槍，彼此把槍口對準對面人的胸口。那槍口離人的胸部也不過六寸的光景。雷蒙便發令道：「你們二位注意，我喊到三字便可開槍了……一……二……」剛喊到這裏，祇聽得砰的一聲，李摩已倒了下去。康倍却騎在他的身上。

衆人起先不會明白是怎樣一回事，定了一定才知道李摩違背了決鬥的規則，在口令第二字時便先開槍，却虧了康倍眼明手快，瞥見李

摩持槍的手一動，便從傍搶上一步，一臂將李摩揮倒，那顆槍子却斜了一點，從白拉克耳邊擦了過去了。白拉克却依然屹立，沒有動一動。

(四) 李摩大佐之行述

康倍將李摩打倒後，便向衆人道：「似這樣卑劣的人，我們應該怎樣辦呢？」又向施子曼哈錦道：「你們二位還有什麼話說嗎？」雷蒙說：「我們當然應該有一個正當的辦法。我主張把李摩生平的劣迹和這次的事一齊正式宣布於歐洲各種新聞紙上，普告世人，把他驅出於社會之外，永遠不齒於上流社會。」畢立也說了幾句同樣的話。

這時候，碧梨却出來了，還帶了兩名警察。那兩名警察見了白拉克，便行了一個禮，說：「麥歇，我們奉了總監命令前來聽候差遣。」白拉克

答道：『多謝總監厚意，但這事已完了。請二位稍等一等。』兩個警察便退了去。白拉克便把施子曼哈錦雷蒙畢立一千人和老侯爵父女召集在一起。又請康倍把李摩也從地上扶起來。然後開言道：『列位聽着，我如今把李摩的素行告訴各位，然後再議個處治他的辦法。……二年前冬間，他在倫敦假冒西班牙貴族齋迦的名姓，引誘一位青年的婦人，但那婦人的父母不以為然。無如那婦人受了他的蠱惑，一定要和他正式結婚。我被那婦人的父母囑託費了多少的煩難，才把這廝的歷史調查明白。了。原來這廝素來是個匪徒，並且家裏已經娶妻了。這廝知道本相已露，才見機逃走了。那婦人的父母因為他既逃走了，可以免却暴露那件事也不深究了。這才救了那青年的婦人。』

如今他在此處，又施故技，和密司碧梨訂婚，但是要是把他送官罷，却免不了宣佈出來，未免使侯爵父女難過。究竟應該怎樣辦，請大家決定。』

老侯爵說：『最好請不要宣佈。』康倍也說：『可以不必宣佈罷。』白拉克又向施子曼哈錦二人說：『你們二位先生不是他的朋友嗎？以為應該怎樣呢？』二人聞言大驚。施子曼便說：『以前的事我實在不知道。如今要怎樣辦，我都無不遵命。』白拉克說：『那末就驅逐他出去罷。叫他今晚就離開比京。』於是喚了二名警察進來，把李摩交給他們帶着走了。施子曼和哈錦也隨着走了。雷蒙畢立略停一會也告別去了。』

康倍問白拉克道：『你爲什麼冒這樣的危險。』

要用墨西哥式的決鬥呢。白拉克笑道：「不然須知道二十步的距離那廝的手槍也能命中我要求的使他也須防備我。我當那廝接受這墨西哥式決鬥的條件時已經他的眼光中知道他懷着詐術了。所以早提神防備着他。便是你不干預時我也預備着閃過一傍了。」康倍說：「雖然如此也真險啊。」白拉克呵呵大笑說：「我總算沒有失敗。」說着便扯了老侯爵說：「我想和你說說話。」於時二人便到草地上談話去了。

半小時之後白拉克和老侯爵再回到屋裏却祇見碧梨小姐和康倍正在密談他們二人姻緣已自訂定了。

(完)

江道樊女士書例	錢精研八法詩能年甫及笄能聲噪	林骨齋業於臨川李梅庵衡陽會農髯南先	生於齊侯勤毛公鼎彝器張灃石門諸碑器	研草頗具心得楷宗魯公能得南幽神隨筆	力逾勁殊不類女子書年來纏案者日益繁	因為定潤例如左	楹聯	八尺五元	六尺三元	四尺二元	堂幅	八尺十二元	六尺八元	四尺四元	屏條	六尺四元	四尺二元	純摺扇	每柄二元	每方二元	每方二元	銅牌	每字一元	名刺	每字二元	楷隸分書	倍金牋綾絹倍值墨費加一十	二日取件	收件處各大棧扇莊國華書局	何詩孫 鄭蘇堪 沈子培 吳子修	吳昌碩 楊子勤 左子異 程聽彝 全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台山農書直例

磨墨照例加一成

楹聯

三尺二元 四尺三元 五尺四元 六尺五元 七尺七元 八尺八元 一丈十元
丈二尺十二元 長聯加半 龍門倍 來文加半 長跋倍 三行雙倍

屏條

三尺一元 四尺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七尺六元 八尺七元 一丈九元
均以每條計四行加半五行倍 坑屏同直

中堂

三尺三元 四尺四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八元 八尺九元 一丈十元
三尺三行四尺四行餘類推 立軸同直

橫幅

半幅如屏條例 整幅如中堂例

卷冊

每方尺三元 三尺外倍

扇葉

二元 式大者加半

名刺

一元 楷片倍 字過小不書

書眉

二元 不正當書不題

匾額

每字一尺二元 二尺五元 三尺十元 四尺二十元 五尺四十元 凡書黃紙者
以尺寸計每字五寸一元

壽屏

每條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七元 八尺八元 餘遞加

碑銘墓誌等件每百字五十元

隸篆加倍行書減半蠟箋綾絹點品均倍磨墨一成

本埠收件處

各大美扇莊 震亞圖書局 生生美術公司
新聞報館快活林 心心照相館 大世界報社
國華書局 法界貝勒路二十七號天台山農書

拾遺 小說 銷金窟補

(大可)

老友劉醉蝶數年以前著一說部命曰銷金窟。蓋取前人銷金窟之意以名此春申江畔也。出版以後風行一時幾與孫漱石丈之海上繁華夢及家瘦菊君之歇浦潮相抗然不佞爾時湖口四方雖有名著未暇卒讀今夏與袁安圃君定交安圃工山水尤擅崑曲曾執贄南通張喬老之門治藝之暇好讀小說因爲余言銷金窟中海南中學校長胡逢辰事至詳且晰余聞之瞿然曰尙有一事情未叙入安圃欣然中質其所以因草是篇以告安圃並以諭諸曾讀銷金窟說部者

戊午之秋海南中學校長胡逢辰（姓名姑仍銷金窟之舊）聘余担任國文教授並囑余移寓校中可省晨夕奔波之勞余然其說遂下榻

銷金窟補

焉校舍三層樓下層爲辦事處及會客室中層爲課室三層則教員與學生之宿舍也寄宿學生約數十人大抵皆來自外縣余以莘子學子久受教育當無穿窬賂行爲以故出入均未肩門不意授課月餘而余案頭之十八開金脚克羅克眼鏡忽不翼而飛大索不獲區區眼鏡本非珍物不值錢然學校之中有此現象恐與諸生名譽有礙次日遂舉以告逢辰詎逢辰聆言之下極力道歉並謂君到校未幾卽受損失余當力任賠償之責余謂眼鏡已失不必置論君能從此加以注意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至賠償之說決不敢承逢辰不肯言之再三方允與余各認其半並偕余同至南京路某公司照舊配置計洋十八元八角言明一星期付洋取件至第七日余甫欲出門逢辰已至置鏡案頭搗

長。而。出。余。以。此。君。如。是。熱。心。又。安。忍。令。其。墊。付。
遂。取。大。洋。九。元。九。角。追。而。納。之。逢。辰。推。拒。移。時。
始。懷。之。去。余。以。眼。鏡。已。經。到。手。決。不。疑。有。何。種。
黑。幕。遂。亦。安。然。取。而。戴。之。越。兩。月。海。南。中。學。因。
經。費。支。絀。宣。告。停。辦。教。職。員。薪。水。數。月。未。發。當。
時。有。人。組。織。索。薪。團。聲。勢。洶。洶。欲。與。爲。難。逢。辰。
得。信。避。匿。不。見。後。由。醉。蝶。調。停。始。得。無。事。余。至。
是。雖。鄙。其。人。然。於。眼。鏡。之。事。猶。私。德。之。不。意。中。
秋。節。前。南。京。路。某。公。司。忽。送。一。張。單。至。上。開。某。
月。某。日。配。定。十。八。開。金。脚。克。羅。克。片。一。付。計。洋。
十。八。元。八。角。余。得。之。方。悟。墮。入。逢。辰。計。中。然。事。
已。至。此。只。得。付。訖。綜。計。是。事。余。失。一。眼。鏡。買。一。
眼。鏡。復。被。逢。辰。騙。去。半。副。眼。鏡。一。副。眼。鏡。出。至。
兩。副。半。代。價。可。謂。冤。矣。此。雖。細。事。然。君。子。觀。人。
於。微。逢。辰。人。格。卽。此。一。端。已。可。窺。見。又。何。待。余。

之。喋。喋。耶。



小說事 大地震中新鬼之一

(賊 函)

火山噴發地震劇烈。漫天的火焰處處燃燒。巍峨的建築物濃陰密葉的花木都做了燃燒的材料。必剝剝的聲音好像放爆竹一般。轟轟轟。高大的洋樓。堅厚的牆壁。接二連三的倒人聲喧沸。東邊的人往西邊逃。西邊的人又往東邊走。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拖着老母。好像發了神經病一般。又像那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往那裏奔走纔好。這時烟焰瀰空。眼睛都不能睜。熱度高到一百五十度。就同上了炮烙一般。年紀輕。氣力足。腿腳強健的人。拚命逃到上野公園。集去。免得被火燒死。房屋壓死。那些老弱的人。可憐被踐踏而死的。不計其數。這一場浩劫。真是有史以來所未曾有的。無論什麼人夢想不

到。可憐把一個錦繡般的東京。平白地變成焦土。連那宮內省的建築。都大半成了項王入關的阿房宮。我們著書的人。雖然不曾親眼看見。僅憑耳食。但是看那東京朝日新聞所發的號外。烟燼叢中。只賸了一個東京觀象臺。巍然時立。魯靈光殿的景象。想不到在扶桑三島中看見了。

這回的大劫中。添了幾十萬的新鬼。那幾十萬的新鬼中。有一個名叫平田三郎的。二十年前本是一個衣不蔽體。食不充饑的浪人。但是他有一種本領。吹牛拍馬。他對於本國的人。任是用盡氣力。施出技倆。但是你肚子裏有許多的疙瘩。他肚子裏的疙瘩也還不少。所以吹牛呢。把牛皮吹破了。也無用拍馬呢。往往拍在馬蹄子上。去這時候。正是中國人發了留學東洋的

熱狂到了東洋之後真個用功的却也不少。但是有許富貴人家的子弟到了那花花世界看見那些雪白皮膚赤足美人血氣未定的少年誰也不存着一嘗異味的心思實行中日親善主義只苦於初到異邦言語不通明明看見他是有女懷春的樣子但是怕闖出亂子來不敢冒險平田三郎年紀的時候曾在天津一月小東洋貨的洋行裏做過僕人的中國的普通官話狠會說幾句他就專在中國留學生身上轉念頭居然認識了好些中國留學生他那察言觀色的本領很好他識透那些挂留學東洋招牌的富家子弟目的所在他又能做個溝通東西的介紹人憑着三寸不爛舌也不知結合了多少異族姻緣他的那介紹費用自然是明儉暗取兩邊介紹當事人出的十塊錢被動的

人怕還得不到一塊兩塊呢起初他介紹的無非藝妓下女後來越賺錢越得利都是勾引良家婦女了這時候的平田三郎已經有了錢他在麴町區三番地開了一另旅館招蜂引蝶挂了一個俱樂部的招牌他那門外真是車如流水馬如龍熱鬧得非常這位大老板平田三郎除却發展本旅館的生意而外又和他的黨中人結合揀那些富家子弟看中那家的麗人他就介紹了到他家租賃一席地做個同居伴侶房金不用說自然是代人家會東了到得入港之後中國的仙人跳的把戲自然要在東洋出演末了還得要借重平田三郎做雙方的議和大使到了金盡囊空投海而死一肚子的苦楚說不出只得寫一張絕命書說是關懷國事以死殉之了引得人家的父母淚眼流枯國人還

歎息說是中國倒霉把這樣一個有才有學的志士死在東海那一個知道平田三郎是他的催命閻王呢。

錢也賺得狠多了。認識的中國留學生也格外的多了。過了幾年。國中革命功成。有許多的留學生。已經是同學少年都不賤。這時候的平田三郎。不是單在東京幹那牽馬拉皮條的生涯。已經時常到中國來做個活動家了。銀行裏介紹借款呢。某黨的人要擴充軍隊實力呢。買鎗砲購軍火都託在東洋的銀行裏。兵工廠裏介紹買賣他穩穩的坐着。拿回扣取買賣費。這一種生意更比舊營生好得許多。幾年後就做了日本的富翁了。他購了許多紗廠絲廠的股票。又在離東京不遠的鄉村起了個別墅。閒時在別墅裏娛樂。有了大宗的。中日買賣。非到中國

來做不可的。他就親自出馬。但是他有神出鬼沒的本領。雖然時常到中國來。他化裝易姓名。誰也不知道。是平田三郎。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一日。日本地震。火山爆發。他。那。麴。町。區。三。番。地。之。旅。館。牆。屋。先。倒。塌。了。道。路。上。人。山。人。海。鬼。哭。神。號。到。了。第。二。天。火。還。未。歇。平。田。三。郎。的。夫。人。兒。女。都。葬。身。在。瓦。礫。堆。中。了。平。田。三。郎。跨。上。汽。車。要。到。他。的。別。墅。裏。去。纔。跨。上。汽。車。橫。濱。來。了。兩。通。電。報。說。是。紗。廠。被。燒。了。絲。廠。失。火。了。平。田。三。郎。看。了。電。報。心。裏。雖。是。十。分。着。急。但。是。到。了。這。大。劫。臨。身。的。時。候。也。不。能。問。了。連。忙。催。汽。車。夫。快。開。車。汽。車。夫。纔。要。開。車。路。旁。的。樓。房。要。往。下。倒。那。玻。窗。的。玻。璃。震。破。破。玻。璃。飛。在。汽。車。夫。手。上。不。能。開。車。了。趕。快。叫。他。下。來。自。己。開。車。往。他。別。墅。中。飛。奔。這。時。候。

滑稽
短篇

好夢

(穎川秋水)

一個坐冷板櫈的學究姓王名荷孫窮得家無擔石室如懸磬妻子雖巧已難爲無米之炊童子無知亦啼哭飯籮空了那王荷孫還挺着肚皮自己安慰着自己道有朝發跡那享福的日子正長哩妻子聽了發話道那發迹是要人出門自去做事的像你天天坐着一條冷板櫈兀自死守家園難道金錢有財神爺送上門麼王荷孫聽了便正言厲色道且莫性急富貴逼人來事未可知哩你不見常來的金全生麼他從前衣衫襤褸還不如我前年做了交易所不到三個月不知什麼緣故人家都蝕了本他却多着數萬銀子如今已面團團作富家翁了又不見隔壁的華榮生麼他也是窮得不成樣兒的後來因他妹子嫁了某督軍做第五房姨太太

便飛黃騰達起來你敢小覷我終身不發迹麼妻子聽到這裏便哼了幾聲笑他不知恥說你可惜沒妹子不然倒也有發財機會哩于是彼此唇槍舌劍夫婦倆就此相罵起來碰檯拍檯鬧了一場正沸反騰天間收房錢的來了討米錢的也來了都跟着荷孫要錢聲勢洶洶弄得他夫婦不敢則聲後來索錢的沒法而去那夫人見機便也搭訕着往別處去獨那荷孫悶坐一室發了個很設誓道人到窮時連妻子也看不起我無怪那一班討債鬼了我發了財必須如此如此方使這一班勢利鬼不敢正眼覷我語畢沒精打彩上牀便睡不多一會忽見他大兒子忽忽前來問道爹爹你前天買的海北彩票不是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號麼如今大發財彩票行內挂出頭彩號碼來恰是此數爹

好

夢

一

爹如今你發財了。領着銀子先須替我做一套最時式的新衣服。好爹爹你肯麼？不要再像前天騙我允許了。至今還沒有呢。大兒正在爹爹長爹爹短的時間。那夫人又抱着小的孩子笑吟吟的喚道。阿大爺恭喜恭喜。你如今果然是大富翁了。但是我還沒有穿沒有戴親戚見了。太不像樣。明天請你替我到老嘉福去取幾正時式綢緞來。再到裘天寶去兌幾件赤金首飾。還有那幾克拉的金鋼鑽戒指。更是不可少的。荷孫聽了心中暗暗好笑。道。金鋼鑽不能還出。克拉的數目。這種沒見世面的婦人也配帶那金鋼鑽麼？但是你的要達我目的。也要達呢。一想面一面又伸手摸那皮夾中所放的海北彩票。又自言自語道。彩票雖着。但只一條未免爲數太少。懊悔前天吝惜金錢。不曾多購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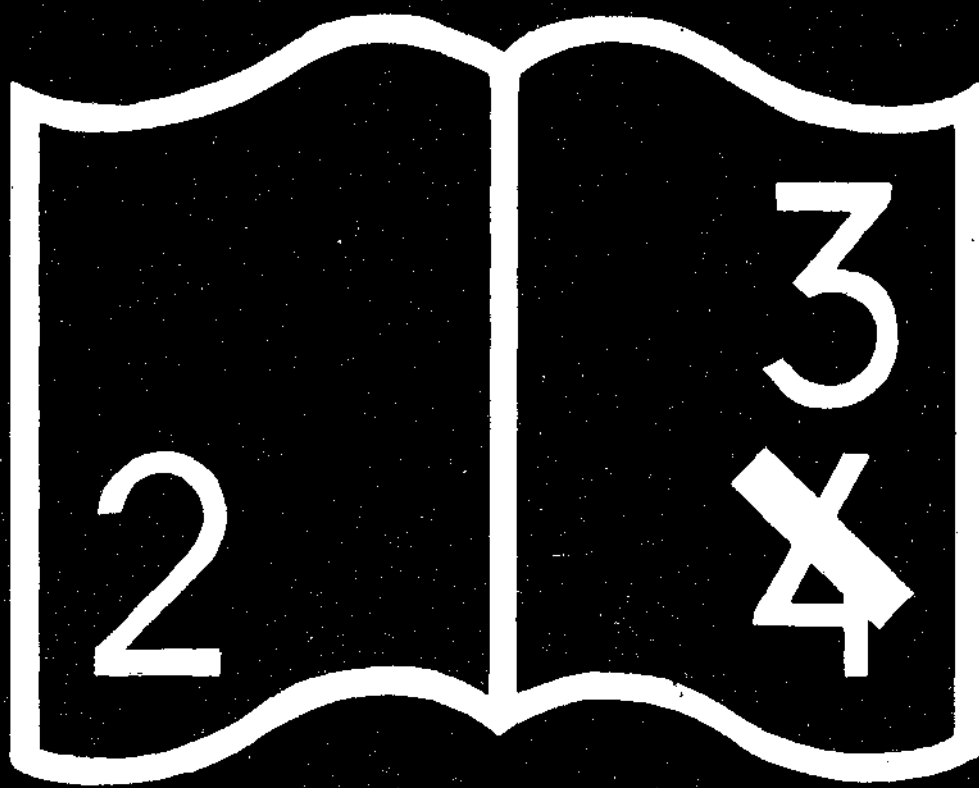
條不料摸出一看原來正是全張自己也不信起來。後纔恍然大悟。笑道。我好糊塗。前天不是和妻子嘔氣發狠。纔買的麼？便打算前往海北彩票公司兌取票銀。但是銀圓鈔票太多。露了眼。那還了得。便利妻子商量。妻子道。那也很便的事。不如先去買幾隻大的皮夾。大家提着。還有何人知道。荷孫拍掌贊成。說究竟夫人福至心靈快去買來。快去買來。但是身上一摸。只有小銀圓兩三角。并銅圓五六枚。是萬萬不夠的。問問夫人。夫人說。今天菜錢還是欠的。所以阿大阿小早上點心也沒喫。這樣一說。那王荷孫便躊躇起來。說這便怎樣。這便怎樣。有當頭麼？有的取幾件來。暫時送入長生庫去。明天一早就好贖的。夫人搖搖頭道。沒有沒有。早已沒有。這時荷孫搓着兩手。沒得法兒。還是夫人有主。

見說道現在並無他法只好仍到姑娘家去向你妹夫商量王荷孫道他家有錢果然好借但妹夫爲人是很勢利的只消他說一句前債未清免開尊口那就不好說下去了夫人笑道我們前因窮了一點已受盡他夫婦倆的腌臢氣你今前去不妨說明這事也落得自己光輝光輝不怕那勢利鬼不借錢給你荷孫聽了拔足就走到了他家起初却是冷冰冰的及荷孫說出緣故那便彼此親親熱熱有說有笑了荷孫借得銀圓並不同家一路興致勃勃的到洋貨鋪買了五六隻皮夾方纔回家請老太太看門帶了妻子方想喚到黃包車跨上疾馳而去忽地有人在他背上拍了兩下荷孫楞了一楞回頭去看原來就是許久沒來今天向他借銀的妹夫彼此招呼畢荷孫便問光降的緣故那妹

夫便笑嘻嘻的說道老舅你本是一個讀書人銀洋好壞和鈔票真僞是不識的我却一個生意人銀圓鈔票天天見慣還是我和你們一同去看看罷荷孫大喜謝道難得老妹丈熱心真正感激萬分哩因又喊了一部黃包車說明地點黃包車便風馳電掣而去荷孫一路走一路想暗道說也奇怪那黃包車夫的老規矩向來是只有拉着洋大人和出風頭的大老爺大小姐纔肯拚命直奔的如今拉着我新發財的財主也就鞠躬盡瘁竭力狂奔難道我財神爺面上寫上什麼發財字樣麼俗語說有錢使得鬼推磨這話真不差哩正想間那黃包車已到了海北彩票公司門口付了車錢正想移步不料那江北車夫倒也精明得很見他各人手持皮夾明知是兌取票銀來的一時爭多論少死也

不放荷孫大怒抽起一脚已把那不識相的黃包車夫踢到了半街上去後面正來了一部汽車黃包車夫幾乎被他碾死行路的人個個替他捏一把汗那王荷孫却兀然不動口稱這種因囊多死一個好一個說罷昂然推着公司門進去了公司中人打量一番見他衣服不華面目憔悴已估量他是一個苦出身今天纔變做一個暴發戶的但此後究竟是富翁只得竭誠招待一時荷孫從身上取出彩票核對不差公司中便將一封一封的銀圓一疊一疊的鈔票送到面前當由妹夫一看過點齊了裝入皮夾告了一聲擾大家笑嘻嘻的出門這時黃包車不屑坐了就近喚了一部摩托卡諸人坐上得意揚揚如飛而去一霎時已到自己家門荷孫首先跳下正擬叫喚老母出來開門只聽得門

內嘻嘻哈哈人聲嘈雜推進一看原來一班知親好友從妹婿家得了好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到此道喜因此擠擠挨挨坐滿一堂一見荷孫進來個個連忙起立搶先的打拱作揖口稱大喜不置荷孫一一敷衍竟有好幾位是不相識的後來細細攀談纔知是俗語所說一表三千里外的表親哩諸賓酬應時有的說荷翁現在大發財源還須即日高遷這裏房屋矮而且舊不足以壯觀瞻語還未畢便有一人插嘴道可不是呢現在百福路十全里中有一宅大洋房軒敞非常可以獨住旁邊還有石庫門十個分列左右可以租給人住那賣價倒也不貴只須三萬銀子便可購下荷翁倘要購買小弟明天就可領看另有一人笑道房子果然要的但田也不可沒有現在富貴村中恰有肥田百畝最



编码错误

可○愛○的○那○田○方○方○正○正○適○在○一○處○我○勸○荷○翁○得○
了○他○罷○荷○孫○聽○了○笑○道○兩○公○所○說○正○合○鄙○意○鄙○
人○前○曾○立○誓○說○一○朝○發○財○先○購○一○宅○大○廈○再○不○
願○受○那○收○租○人○的○閒○氣○又○因○米○店○中○人○趁○着○喫○
飯○時○間○前○來○索○取○米○帳○使○人○食○不○下○咽○又○想○發○
財○以○後○買○了○田○畝○租○給○鄉○人○種○稻○收○他○租○米○如○
今○靠○著○諸○公○洪○福○居○然○目○的○可○達○那○也○饒○倖○極○
了○但○兄○弟○還○有○一○個○私○願○平○時○看○見○冷○容○里○的○
那○家○二○小○姐○生○得○十○分○俊○俏○吾○想……正○說○到○
這○兩○字○時○候○那○夫○人○忽○然○在○內○大○叫○起○來○荷○孫○
不○覺○猛○吃○一○驚○疑○他○撥○醋○諸○位○親○戚○也○目○瞪○口○
呆○以○為○河○東○獅○吼○不○料○彼○此○仔○細○聽○去○只○聞○得○
夫○人○極○噉○道○阿○大○的○爺○阿○大○的○爺○不○好○了○不○好○
了○那○鈔○票○都○啣○着○銀○圓○一○個○個○變○作○蝴○蝶○飛○去○
了○快○捉○呀○快○捉○呀○荷○孫○不○覺○渾○身○發○抖○大○叫○而○

好

夢

醒○摸○摸○身○邊○那○條○彩○票○倒○還○存○在○但○兩○個○小○孩○
正○在○灶○前○嚷○着○肚○皮○餓○夫○人○也○正○在○灶○後○燒○火○
櫃○上○隱○隱○而○泣○呢○



書新版出新最局本

史祕后皇大四
版出

本局現編「蘇妲己」「楊貴妃」「武則天」「西太后」祕史一書，其內容事蹟絕非竊取小說材料，而有及于正史所未道者，展卷一讀，當知我國女權之發達，固代有其人，而不自今日始焉。至四后之軼聞軼事，豔跡奇行，皆爲前書所未道，而均得之于私家孤本所載者，諸公欲知四后之奇聞豔事，而佐酒後茶餘之談助者，不可不人手一編。定價極廉，分訂四冊，每冊售洋三角，合裝一匣，每部售洋一元二角。現在出版之始，特價五百部，每部價售大洋六角，每冊一角五分。外埠郵費，每部另加一角半，每冊六分。額滿須售七折，購請從速。

總經理處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小說會 金錢利刃

(哲身)

一片野田。那蓬蓬勃勃的芳草飽貯了生意。彷彿在那裏替春風擴張權力。等到洒上幾點微雨。那碧綠的顏色更是可人。堤上有風致的垂柳和清脆的鳥聲。也在那裏享受美滿的韶光。細嚼香甜的滋味。生怕好景難留。不知明年有沒有他們的痕跡。這樣的一幅天然圖畫。恐怕名畫大家仇十洲也常常的偷去做藍本呢。當這個賞心悅目的地方。任你沒有知識的小蟲。都覺得興致勃勃。偏偏有一個人滿面愁容。呆滯滯的站在那裏。出神好像肚子裏堆滿了無限心事。不是這些中看不中用的風景。可以擦得去的。唉。這個人却不是此地的土著。他爲何光降到這個荒僻地方來。究有甚麼事情呢。咳。他却有不能不來之苦。要是兩年前這個時候。

正陪著花朵似的如夫人安睡在高大洋樓裏。做他甜蜜蜜的高唐好夢呢。就是備了花車去迎接他。也未見得光臨。今朝呢。那怕你下他幾個嚴厲的逐客令。也趕他不走。他也並非貿然而來。著實費了一番腦筋。好不容易想出這個計劃。這村裏種田的李阿春。同他有點關係。所以他敢來做不速之客。偏巧一面緣慳。阿春今天一早到上海去置辦農具。真箇要不夜無歸呢。他與阿春的交情也夠得上在阿春府上坐等。他爲甚麼情願願的一個人不怕腿酸。站在這裏呢。因爲他方才到阿春家裏的時候。他剛剛立定那大門前。登時像堵牆的一般。圍滿了一大羣人。老少都有。男女並齊。這邊的擠。眉弄眼。那邊的指手劃脚。暗地裏私相評論。等得他仔細要去聽聽他們到底說些什麼呢。那些人。

却都閉了口。只是你捏我一把。我推你一下。甚至於有把兩只手遮了臉。慢慢的向人背後退下去。好像怕他去詰問無辭以對的樣子。等得他視線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他們又漸漸的爭先恐後的擠了上來。好像拿他做目的物。在那裏看西洋景一般。他受了這般的待遇。不知是自慚形穢呢。還是自認有衛玠的資格。生怕被人看煞。纔避到這個荒野裏來呢。正在左右爲難的當口。只聽得老遠有人急喘喘的叫道。四老爺。四老爺。你老人家。是甚麼好風。把你吹到這個小地方來。他聽得是阿春的聲音。心裏一喜。比打着了發財票。還要高興萬倍。連忙極力提高了那暗澀的喉嚨。大聲道。阿春你回來了嗎。好極好極。我已經拱候你半天了。阿春走到他面前不覺一呆。急道。阿唷。阿唷。你老人家怎

麼瘦得這個樣子呢。你是個嬌慣。身體怎麼吹得起。這個野風。快點請到我們草屋裏去休息。四老爺見阿春這般的殷勤樣子。暗想我在上海兩年來。沒有這樣子的一個人親熱我。想他從前在我家做工的時候。曾經把他喝龍馬虎的。實行奴隸待他。虧他不記舊事。居然叫我一聲四老爺。人情還比秋雲薄。那一句話。祇好說那般酒肉朋友。社會上那些高車駟馬的人物。那肯把這般勞農放在眼底。在我今天看起來。比他們仁厚得多呢。一面轉着這個念頭。一面想跟了阿春就走。不料剛一動脚。忽覺得兩脚麻木。一陣奇酸奇痛。由脚跟直上大腿。忙道。慢點。慢點。阿春失驚道。你老人家怎麼了。四老爺攢眉道。不關事。我多站了一陣。脚麻了。阿春道。我來扶你。四老爺微微的搖了搖手道。不

必不必略停了一停笑道。好了。我們走罷。等得來到阿春家裏。阿春趕到裏面。拿出一張靠背竹椅。又跑進去。拿出一床棉絮。鋪在椅上。恭恭敬敬的擺在當中。向四老爺道。不要嫌齷齪。請在這裏躺一躺罷。你老人家一定餓了。今天不巧。偏偏阿大的孃。帶了阿大。到他外婆家。養蠶去了。讓我去弄點鄉下菜蔬。預備你點飢。說到這裏。又道。啊呀。你老人家。是一刻離不掉福壽膏的。這個村裏。委實辦不出這個東西。怎麼好呢。四老爺道。那也沒法。香烟你們總有的。勞你快去拿一枝來。阿春笑道。實在對不起你老人家。我們務農人家。那裏備得起這種貴重東西。祇有潮烟。隨便用用。好嗎。四老爺道。也好。也好。便接了煙管。對阿春道。你也不必費事。隨便弄點。就可以。我也不同你客氣。此刻果真餓了。阿

春道。鄉下地方。本來沒有好東西。我就去弄來。說著急急的到廚房去了。四老爺等阿春走後。便裝好潮烟。吹燃紙吹。儘力的一呼。把他那個距離。狠遠的上下。嘴唇登時合了。搯來。他正在大過其癮的當口。忽聽得廚下有殺雞的聲氣。又是一陣肉香。直向他的鼻孔裏亂攢。那唇邊的饑涎。不期然而然的大流特流。趕緊竭力。自己留意。已經胸口衣襟上。濕了一大攤。心裏暗忖。不要藐視。這般勞農。居然拿出這樣的肉。那味道。一定不壞。無意中擡頭一看。不禁大驚失色。便把他那雙有目。少光。慣于直視的尊眼。釘住了。牆上。死看你們。曉得他看的什麼。希奇東西。原來是一隻土醃火腿。不過肥點。大點罷了。因為他人窮志短。初起。聞見肉香。已經出於意外。這樣的一隻。既肥且美的火腿。掛在那裏。

示威他見了這個火腿之後他就發生了一個大大的感想。暗想我今天的來意不過想問他通融三元兩元做個苟延殘喘的救命王。誰料他如此富有。那就要怪我自己。祇認得衣衫不認得人了。從前就在我家傭工的時候。早應該禮貌他一點。真是厚望無窮呢。好在現在還不遲。何妨與他略分言情。或者能夠借他十塊八塊也說不定。現在趁他在煮飯的時候。我要秘密調查調查他的家。當便輕輕的立了起來。東張西望看了半天。他所得的結果是兩大篋筐的穀子。幾大堆的稻柴。房裏還有幾匹老粗布。那蘿蔔青菜山芋苞穀。猶其餘事。只把這位四老爺看得舌橋不下。嘖嘖稱奇。這個當口。阿春已經搬了幾碗熱烘烘香噴噴的出來。擺滿了半檯子。阿春便請四老爺上坐。自己下面相陪。

說道你老人家是大菜吃膩了的。換換鄉下口味。好不好。四老爺聽了。登時羞得滿臉飛紅。又一轉念。想道。阿春是個忠厚人物。他既然如此優待。斷不至再來刻薄我。這是我的虛心。這樣的一想。面色方才回復。轉來也不同。阿春客氣便大嚼起來。除了鷄和肉之外。就是那些青菜蠶豆。都覺得別有風味。阿春陪他吃完。方問他的來意。他還未開言。先長嘆了一聲。阿春道你老人家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儘管向我講。你可是我舊東家。我在府上傭工兩年。雖然沒有賺到甚麼大錢。那是我自己呆笨。不會賺錢。像那王二爺工錢比我多。來有限。他自己有能耐。做了你的弊。你還不曉得。所以我到如今總是感激你。老人家的。四老爺聽了。更是面有愧色。停了半天。方才說道。我現在窮了。問你來通融一

點。我。自。己。實。在。慚。愧。得。了。不。得。何。春。聽。了。並。不。答。復。能。否。通。融。問。四。老。爺。道。我。出。你。公。館。的。時。候。已。經。曉。得。是。個。空。場。面。了。但。是。何。以。如。此。之。速。呢。四。老。爺。道。坐。吃。山。空。本。來。已。經。是。個。危。險。事。情。還。要。加。上。吃。喝。嫖。賭。四。個。字。自。然。更。快。但。是。我。那。時。也。明。知。是。個。不。了。之。局。依。然。一。天。的。一。天。因。循。下。去。想。到。金。錢。沒。了。的。時。候。我。萬。萬。沒。有。自。食。其。力。的。能。力。那。樣。子。的。一。想。覺。得。很。是。可。怕。到。可。怕。極。了。我。依。然。想。不。出。救。我。出。險。的。法。子。祇。得。仍。拿。吃。喝。嫖。賭。四。個。字。來。消。遣。我。的。愁。悶。我。這。個。家。當。我。自。己。認。定。不。是。有。意。敗。完。的。確。確。實。實。是。恐。怕。敗。完。自。然。要。十。分。愁。悶。簡。直。是。去。解。愁。悶。解。完。的。呢。阿。春。聽。了。並。沒。有。一。句。相。慰。的。言。語。忽。然。的。站。了。起。來。道。你。坐。坐。我。出。去。一。刻。說。著。長。揚。而。去。把。個。四。老。爺。真。正。

弄。得。坐。立。不。安。急。得。要。死。自。言。自。語。道。阿。春。一。定。看。我。是。個。敗。子。不。肯。通。融。這。一。去。必。定。避。而。不。見。叫。我。空。手。如。何。回。去。呢。真。正。要。我。的。命。了。這。個。當。口。四。老。爺。便。鼻。涕。眼。淚。的。鬧。得。個。不。亦。樂。乎。他。這。一。場。傷。心。也。是。天。理。人。情。閱。者。眼。光。不。要。當。他。發。了。煙。癮。四。老。爺。哭。了。一。陣。覺。得。身。體。委。實。支。撐。不。住。便。倒。在。竹。椅。上。齣。齣。的。睡。著。他。正。在。黑。甜。鄉。裏。避。愁。的。時。候。不。料。阿。春。把。他。叫。醒。道。四。老。爺。你。看。我。這。一。百。塊。洋。錢。湊。了。十。幾。分。人。家。東。三。塊。西。五。塊。好。費。事。呀。最。可。恨。的。是。並。不。是。不。肯。借。給。我。都。說。舊。主。人。面。上。應。該。幫。忙。無。奈。罄。筐。倒。篋。都。在。其。中。我。只。得。少。興。而。回。四。老。爺。聽。了。阿。春。一。番。說。話。幾。乎。把。他。肚。皮。裏。忙。得。要。死。什。麼。緣。故。呢。他。初。意。以。爲。阿。春。避。了。出。去。早。以。絕。望。後。來。看。見。雪。白。的。一。百。洋。錢。

自然從失望的途徑中走入快樂世界裏去。最後聽得大眾都願意轉借阿春作個間接的幫忙。無奈限於金融以致垂成的巨款變作了畫餅。又從滿意中退化到不滿意的地方去了。結果的心理仍是滿意。不料他滿意極了。觸動了失意人的感想。他忽然一只手捏著洋錢。一只手拉了阿春如喪考妣的嚎啕大哭起來。阿春道：你老人家不必傷心。總要保重身體。留得青山在。依然有柴燒。四老爺嗚咽的答道：阿春老友。我現在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了。我此刻並不怨恨我自己。却在這裏怨恨我那泉下的父母。我想父母把偌大的家產交與我。試問他們那時候的心理。要不要我保全這分家產呢。當然望我保全。既然要我保全。就應該從小的時候。使我受點良好教育。孰料計不出此。使我遭

此結果。我真是並非不肯保全家產。却是無力保全他。譬如一家主人。叫僕從去捉賊。而不肯給他兵器。結果弄得死於賊手。這個死的人。良心上說到底。冤枉不冤枉呢。我的家產用完了。在別人看去。總說財是身外之物。祇要有本事。必定能夠去而復來。試問我的本事呢。我父母不但肯把本事賞給我。反將一把利刃傳與我。你道甚麼利刃。就是上下五千年縱橫七萬里人類極誠歡迎的那個萬惡的金錢。我初意見了偌大家產。自然歡喜。可惜沒有學問去管束他。誰知他藐視我。起來認爲我不是他的主人。翁就四散的逃跑。他既然要逃去。那就爽快快的跑好了。我是個無用之人。決不至去通緝他。他還不肯背那個捲逃的名義。偏要想出幾個絕妙題目。使我一定不敢不贊同。

乖。乖。兒。的。從。我。手。上。用。出。去。我。已。經。被。他。戲。弄。
夠。了。也。應。該。念。我。言。聽。計。從。的。面。上。饒。放。我。了。
誰。知。他。那。個。留。別。紀。念。比。秦。叔。寶。那。個。撒。手。鐮。
還。要。利。害。那。個。鐮。送。掉。人。家。性。命。還。是。負。責。任。
的。他。把。我。害。得。通。身。是。病。成。了。一。個。會。發。言。的。
骷。髏。社。會。上。有。不。有。一。個。人。憐。惜。我。說。我。這。個。
人。是。被。金。錢。所。害。我。兩。個。耳。鼓。裏。只。聽。見。在。那。
裏。說。我。浪。費。金。錢。呢。不。然。我。也。是。一。個。人。既。可。
以。獨。善。其。身。并。可。以。兼。善。天。下。現。在。變。了。一。個。
廢。物。到。底。他。害。我。還。是。我。害。他。總。有。人。出。來。證。
明。的。四。老。爺。還。要。往。下。再。說。那。喉。嚨。裏。不。覺。乾。
咳。起。來。咳。了。半。天。吐。出。一。口。既。厚。且。濃。的。痰。來。
阿。春。道。你。老。人。家。的。話。那。裏。會。錯。的。呢。你。恨。金。
錢。那。總。可。以。不。過。怨。恨。老。太。爺。同。老。太。太。未。免。
太。偏。一。點。你。現。在。拿。了。這。一。百。塊。洋。錢。去。若。是。

依。然。坐。吃。那。是。沒。有。幾。天。好。數。衍。總。應。該。想。個。
善。後。法。子。才。好。四。老。爺。長。篇。大。套。的。講。了。半。天。
覺。得。乏。了。便。躺。在。那。個。竹。椅。上。用。力。吸。那。潮。煙。
此。刻。聽。見。阿。春。說。出。善。後。兩。個。字。不。覺。有。所。感。
觸。又。站。了。起。來。對。阿。春。道。你。不。要。真。個。當。我。是。
個。糊。塗。人。呢。我。那。些。普。通。知。識。早。已。有。的。從。前。
在。那。軟。紅。塵。中。迷。迷。糊。糊。的。時。候。心。裏。有。時。明。
白。不。過。現。在。得。此。墜。落。的。結。果。那。明。白。兩。個。字。
表。現。在。不。出。來。罷。了。現。在。我。想。做。勞。農。事。業。我。
真。正。羨。慕。你。了。不。得。呢。阿。春。笑。道。你。老。人。家。在。
說。笑。話。了。我。們。種。田。的。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了。
現。在。我。們。田。裏。的。出。產。確。是。超。過。從。前。的。價。格。
甚。至。加。幾。倍。的。都。有。照。這。樣。子。說。來。我。們。鄉。下。
人。應。該。個。個。是。面。團。團。的。富。翁。了。那。裏。曉。得。水。
漲。船。高。百。物。昂。貴。所。入。仍。是。不。敷。所。出。往。後。恐。

怕更難呢。四老爺道：你的話我不敢贊成。照我的理想，將來世界上祇有勞農。比較的還可以占點優勝呢。這句話是很有研究的價值。此時對你講，你也未必明白。可惜我徒有這個見解。沒有這個筆墨，可以發揮我的意思。你如果不相信，我姑且揀你容易懂的說些你聽聽。大凡一個人身上最有能力的東西，就是腦力和氣力。孟夫子到底有點學問，所以早說了：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那兩句現在科學進化，不過把心字改爲腦字罷了。氣力的維持生計是狹義的，只能限於一人或是一代。腦經的能力是廣義的，祇要有學問能用他，就可以垂及後世。不過腦力是空虛的，有時候要遇機會，機會不良，腦力有時而窮，氣力呢是實在的，只要有一分氣力，就可以得一分的報酬。我這樣的說，還太空

了。你必定還不明白。我從近的說，你們世代務農，氣力一代一代的傳受，只要保守了氣力，那田事當然不至荒蕪。一生的衣食就可以不愁。種田的學問，祖授子，子授孫，家庭固有教育，不勞求人。這個氣力也沒有喪失的時機。不是你們勞農有能力去保守他，乃是沒有萬惡的金錢來帮他消耗。譬如無端來了一大注金錢，碰著壞的勞農，自然丟了。這個很勞苦的生活去幹別樣，結果弄得人財兩空。再想回轉來種田，已經喪失了天然的氣力，那裏還能受這個勞苦。碰著好的勞農，也一定將這個金錢或是去放債，或是去蘆穀放債，有倒帳的困難。蘆穀有失眼的時候，他的結果反沒有憑氣力。老老實實的好，因爲你們這般勞農沒有駕馭金錢的能力，只有務農的一點老本事。試問你們看見

那一家種田的失敗過了。雖然天時有水旱之分。種的田有己有人有之別。那也不過於本年收入上多點少點罷了。斷不至全部脫空的。至於說到人格上去。士農工商農字何嘗低微。說到辛苦你們用的是氣力。那般達官巨商却是在那裏用腦力。恐怕用腦力的還沒有你們壽長呢。再說到天天風雨無阻的到田裏去做生活。在你們以爲生趣毫無。在我看來簡直是一個無形的神仙。每早起來到田裏去的時候。就飽吸了新鮮的空氣。這個空氣真是衛生的良藥。等到在田裏做生活。也不過耗費一點取之不盡用之不渴。固有的氣力罷了。到晚來。豆架瓜棚裏面。聚了幾個兒童。父老談談掌故。及至皓月照人的時候。一路唱着無板的山歌。歸家倒頭便睡。那一夜的安穩好夢。任是世界有什

麼變動。不必關心。一日如此。一年也如此。我有錢的時候。在繁華世界裏過膩了。也曾特特坐了汽車到牛淞園去一遊。那人工造作的那裏有此地的天然風景呢。可憐我被那個利刃金錢害得連這一點點的氣力都不留下。現在想做一個勞農。簡直力不從心呢。阿春笑道。你老人家。把我們勞農。恭維得這個樣子。我是聞所未聞。我要把你的這一番說話。講給合村裏的人聽聽。好叫他們不要常常怨命。你老人家何不就到這裏來種田呢。四老爺道。我嗎。只好待諸下世了。說著又長嘆了一聲道。我這樣的人格。想做勞農。要待下世。真真可慘。金錢呀。金錢。利刃呀。利刃。口裏把兩句顛來倒去。說個不了。阿春怕他發癡。忙道。你也該休息了。何妨就與老僧同榻一宵呢。四老爺道。你看天已大亮。我

要走了。從此我不能再見你了。到是一個問題呢。阿春道。斷無其事。斷無其事。我也要到田裏去做生活去了。四老爺無精打采的。把那雙直視的眼光。老射著那一百塊洋錢。兩只脚。只是不走。阿春道。我也曉得這一百洋錢。於你老人家無濟不過。此間實在湊不出那也沒有法子。四老爺攢眉蹙額道。不是的。我在這裏想我實在拿他不動。

編輯部緊要通告(二)

本報自今歲刷新後。內容頗覺美滿。如墨林欄之書畫。均是希世之寶。照片俱係當代名家。短篇撰者。則有(海上漱石生)(瞻廬)(獨鶴)(寄塵)(西神)(賦茵)(律西)(馬二先生)(禹鐘)(天台山農)(大可)(穎川秋水)(哲身)(村農)等。長篇撰者。則有(海上說夢人)(定夷)(卓呆)(佛影)(親世山樵)等。洵是極人文之淵藪。都講躋于一堂。其餘筆記。藝苑樂府。醫藥。詩文。雜俎等欄。皆屬知名之士。擔任撰述。體裁完備。新舊並諧。而本社尤不敢自滿。緣各欄中。果甚豐富。而于譯本偵探一種。尙付缺如。不無遺憾。故自本期起。特請

南海馮六先生。最新編譯法國原文著

名亞森羅蘋最新探案。卅棺島長篇。

都數十萬言。按期刊載。約一萬餘言。以餉閱者。而鑿完美。至案情之奇特。事實之離迷。布局之縝密。行文之整潔。閱者展卷一讀。定必有目共賞。拍案叫絕。固無庸本社揄揚也。特此通告。維希公鑒。

小說新報編輯部啟

言情小說 咽住

(襟霞)

啼鵲生背着老母獨自溜進書房從貼胸一個小袋裏掏出一件蜜色布紋賤的信來輕輕兒剖開先把一朵郵花剝下吻了一回再抽出一張八行海月牋來逐句讀下誰知不讀他倒很快樂讀了便作怪起來了只覺得一點酸素從腳心裏直鑽的起來溫到心窠裏這顆又弱小又空靈活潑潑地的心那裏忍俊得起覺得別別的跳將起來心一跳動手也麻了眼腔兒漸漸的紅了那作惡的淚珠兒便立刻下了動員令快要想出發了忽聽得門外一陣腳聲他連忙把信賤塞入袋裏怔了一分鐘不見有人進來他重把那張賤子取出讀將下去那賤上寫的有幾句最忍痛的話道「……想這封信到你那邊我已在這裏拜我的舅姑了你真從前

沒有認識我當作是一回溫磨的春夢快把你心弦上萬縷千絲的情緒割了罷到現在除了你夢裏的我仍舊是你所有的以外你可不要問他罷咳！你給我的一串項珠却仍舊天天在我的胸前溫着恐今生無法還你了只好拿我斷斷續續的淚珠兒封在信裏還你的了……」他溫到上面的這幾句話兩顆眼淚跳也似的跑到眼眶裏不想驚地裏呀的一聲兩扇書房門開了他的老母走了進來滿面堆着笑容伸手掠着他的頭髮說道兒啊你的姑母來了好久講起你的婚事伊替你做媒把周家惠英小姐的帖兒請來了你道老身快活不快活咧說着他的姑母也進來了大家拍手笑着倒把啼鵲生眼眶裏兩顆欲出未出的酸淚咽住了。

朱丙一書畫刻例

禮聯 四尺元 三尺六尺六元

中堂 同禮聯例

屏條 減半

橫幅 整幅同中堂例半幅照中堂例八折

摺扇 二元

壽屏碑誌堂匾均面議泥金加倍磨墨一成凡書

黃紙者以尺寸計每字五寸半元

●行書 照篆字例減半

●山水 照篆字例加倍 青綠加半點品面議

●墨梅 照山水例七折 點品雙鉤設色均加半

●花卉 照山水例減半

點品工筆均照山水例潤資先惠書 刻 五日取件

●刻例

石章 每字半元 金銀牙玉一概不應

遇小不刻字逾半寸者加倍逾二寸再倍碑銘另議

收件處大世界報社貝勒路廿七號各舖扇莊

朱其石篆刻潤例

靈氣所鍾鍾於山則成佳石鍾於人則為名士其石宅相係朱君丙一之仲子大可之仲弟丙一權宜平篆時其石生焉丙一工繪事尤精篆刻以故其石甫三齡輒喜以石章為玩具斤斤作刻畫狀七歲即能奏刀九歲更能書漢魏諸碑神童之目遐邇奇之今年已弱冠矣出十年來所治諸印存示予予以就正安吉吳老缶老缶曰刀法樸茂酷肖老夫中年手刻查問於世乎癸亥寒食舟遊南湖遇其石於湖濱爰為代訂潤例如左 天台山農

石章 每字半羊 牙同 晶章 每字二羊

銅章 每字一羊 銀章 每字四羊

碑銘等件另議朱文加倍先潤後刻七日取件

收件處上海各大扇棧莊又貝勒路廿十七處



哀情
小說

古井重波記 (續)

(海上說夢人)

克希方行。而胡特已駕汽車來劫嬌娜。他恐爲別人捷足先登。故而不得不出此野蠻手段。嬌娜竭力抵抗。其時福培已睡。爲他二人擊撲的聲音驚醒。慌忙躍起相助。無如胡特力大如牛。豈福培童子之身所能抵敵。剛近得身。就被他推跌於數尺之外。幸福培急中生智。憶及李先生或可爲助。慌忙奔出去求克希救助。這裏嬌娜掙拒多時。仍被胡特挾登汽車。馳回家去。

其時鄰家有女。偶出閒眺。目覩一切。福培馳至克希家時。恰值世德馬凡等聽得他餐館中與人爭鬥之事也。來探問。福培奔來求助。適當其時。於是衆人也駕汽車馳往救助。幸得鄰女口述。胡特驅車回家情形。急改道奔赴胡家叩門。不納。不得已緣壁而上。克希奮勇當先。馬凡繼登。世德因不能攀登。在門口守護。克希破窗入室之時。正胡特挾迫嬌娜最力之際。克希躍入。不啻飛將軍。從天而下。胡特愕視失色。方欲進撲。克希而馬凡已自後飛躍而下。兩人相撲倒地。克希乘間引嬌娜越窗而出。樓高難下。幸胡特有預備。縛嬌娜的巨繩。亦爲克希攜出。卽與嬌娜先後縋繩。

而下。

室中胡特因嬌娜已遁怒不可遏擊倒馬凡自高樓躍下奔及克希擊之受傷幸馬凡亦跳樓追至撲倒胡特始得救克希脫險。

經此一戰克希受創頗重臥床不起嬌娜因其爲救護自己受的傷心感之餘夙嫌盡釋柔腸百結時來探望這一天又攜福培同來臨床問候情緒依依克希忽微嘆道弱質伶仃我應憐爾風塵飄泊卿宜憐儂同病者相憐同情者相慕女士能喻此意否嬌娜聞言低頭不語半晌始答道蒙君推愛五中銘感且因強暴橫加累君受創尤終身不能忘大德至於婚姻之事恐此生不能如命君抑知青竹有節古井無波儂非紅閨嬌女實爲孤舟嫠婦哩。

言時卽將自己與董格士的一番往跡盡情告訴克希知道克希垂首至胸其一種失意之態難以言喻嬌娜也知此事頗傷克希之心然而箭在絃上不得不發自己的七年貞操也不能爲此片。面。戀。愛。所。毀。彼。此。各。有。難。言。之。衷。不。意。此。時。萬。惡。的。胡。特。又。挾。刃。至。克。希。家。來。復。仇。乘。其。不。備。一。躍。登。床。克。希。猝。不。及。防。立。斃。刀。下。嬌。娜。力。不。能。助。驚。呼。却。走。然。而。勇。敢。的。童。子。福。培。見。此。情。形。義。形。於。色。也。不。顧。自。己。有。多。大。的。力。量。攘。臂。直。前。欲。與。胡。特。決。鬥。胡。特。取。刃。遙。擲。適。中。福。培。胸。間。立。仆。地。下。胡。特。又。進。劫。嬌。娜。嬌。娜。亦。奮。力。抵。撲。兩。人。倒。地。亂。滾。正。危。急。間。幸。福。培。中。刃。實。未。受。傷。因。其。於。數。日。之。前。與。鄰。女。戲。曾。攬。其。陀。蠟。懷。之。而。遁。迄。未。送。還。此。刻。白。刃。中。處。適。當。陀。蠟。之。口。胸。

衣雖破。寸膚未傷。此中此有神助焉。
福培既起。瞥見嬌娜危急情形。慌忙匍匐上前。即將胡特之刃。投與嬌娜。嬌娜得刃。立刻刺胡特腦。
後而胡特亦隨克希同歸於盡。
慘劇既終。克希之一片深情。乃長埋於墓木森森之下。嬌娜感其厚誼。時攜福培臨墓。憑吊淚洒。
杜鵑而一點芳心至此。乃如槁木死灰。安貧守志。終其身爲不幸之人矣。

(完)



江道樊女士書例

錢塘江小雲先生曾孫女道樊女士幼承家學精研八法工詩能文年甫及笄而聲噪藝林嘗請業於臨川李梅庵衡陽曾農髯兩先生於齊侯魯毛公鼎禮器張遷石門諸碑器研摹頗具心得楷宗魯公能得南園神髓筆力遒勁殊不類女子書年來躡索者日益繁因爲定潤例如左

楹聯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六尺五元
五尺四元 四尺內三元

堂幅 八尺十二元 七尺八元 六尺六元
五尺五元 四尺四元 三尺三元

屏條 八尺每幅六元 七尺五元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四尺以內二元

紈摺扇 每柄二元

卷册 每方尺二元

榜書 每方尺二元

銅牌 題額 每字一元

名刺 書眉 封面 每件二元

措隸分書同直篆書倍金箋綾絹倍直墨費加一十二日取件

收件處各大箋扇莊 國華書局 牛莊路三號

何詩孫 鄭蘇齋 沈子培 吳子修
吳昌碩 楊子勳 左子異 程曉森
全訂

小說會 針綫娘 (續)

(卓 呆)

十四 鄉公所

玲英生了十六年。到今朝方始聽得自己的來歷。怎麼不驚呢。原來我另外還有父母麼。可憐我沒有看清楚自己父母的臉。早已分離了一向當做母親的不料是我姑母一向當做哥哥的原來是我將來的丈夫。想到這裏便突然羞恥起來。胸中被他弄得騷亂異常。也不知是悲傷呢。是歡樂。竟滴下幾點淚來。就此伏在桌上了。其時詠萍正從校中回來。見了這種神氣。自然奇怪。玲英哭着。爲些何事呢。平日很慈善的母親。難道訓斥得伊會哭麼。想了一下。還是不能明白真相。只得輕輕問母親道。什麼事情。母親見他担心的問着自己。倒也很若無其事。答道。沒有什麼。今天纔把伊父母的事講出來。給伊曉得。所以伊傷心起來了。沒有什麼別的事。玲英哥哥回來。了快拏衣服出來。給他換罷。母親雖很柔和的說着。不知怎樣哥哥二字。今天非常刺激。聽覺很難立刻回答。母親道。這有什麼。只是哭的道理呢。還是和天天一般很高興的。幫哥哥換衣服罷。母親把伊一催。伊方始口中含淚的聲音。答應一聲。要到櫥裏去取衣服。詠萍對伊看了一眼。說道。今天不用。我還要到鄉公所去一輪咧。回來再換罷。他一說。母親就轉過話頭來道。玲英。你去弄些茶來罷。玲英答應了。便去取茶來。詠萍呷乾一杯。又拏了帽子。對母親說。那麼我出去了。說

罷就此出門。玲英立着偷看他。直到聽不出他腳聲後。方始回至原處。母親早在那裏收拾桌上裁縫的東西了。向伊說道。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可不出去一趟。你且看着。我就回來的。說罷。正衣襟。急急出去了。兩個人舉動很輕快的一齊出門。獨有伊懶得什麼事也無心做。遲遲走到哥哥室內。伏在桌上。獨自亂想着一回兒。有人推門進來。伊就立起些。由窗中望出去一看。原來是俊姑從城裏回來了。俊姑趕將進來。一見玲英。卽道。噯。玲英。你在家麼。我今天回來了。說時。笑容滿面的踏到室內。玲英不知想到了什麼。竟不像平日那麼出來迎接伊。單單應道。俊姑姊姊請進來罷。玲英連這一句話也沒精打采的說着。然而俊姑並沒留心。只是說。我本來還想早些回來。咧。無奈那邊有了種種的事情。好不容易到今天纔肯放我走。俊姑雖這麼說。玲英僅道。原來如此。說時。臉上還是很不高興。

十五 雨

歇了一下。俊姑也覺得玲英的神氣。從方纔起。就有些不對。未免怪訝起來。凝視着伊臉上。問道。妹妹。你今天有什麼不舒服。俊姑問了。伊把頭一搖。道。沒有。俊姑又說。那麼很好。但是你臉色不是很好。看我好容易急急趕來。會你見了你這種愁眉不展的臉。我很擔心啊。玲英聽伊一說。便當心了。方始略爲裝些笑容。說道。這是我不是。你特地過來探望我。我這副神氣。對你。累你。擔心。千萬恕我罷。我來老實說。只因方纔忽然想了一個念頭。就此分了心。竟對你簡慢了。不應該啊。

此時方始立起來。移一只椅子道：請坐。請坐。俊姑向四面一瞧，問道：「你一人在家麼？」玲英道：「母親去一去就來的。哥哥是……」說到這裏，不知想起了什麼。只是對俊姑臉上看着。俊姑一點沒留心，問道：「哥哥呢？還沒回家麼？」玲英說：「回來了一輪，又到鄉公所去咧。你如果有什麼事要找他，對我說一聲也是一樣好不好？」玲英反問起伊來，俊姑有些躊躇，說道：「事情是沒有什麼，不過想問問他……這幾天，你有什麼有趣味的事麼？」俊姑將話引到別處去。玲英還是不高興，答道：「一些也沒有什麼。」俊姑道：「我到了城裏，雖沒有什麼苦處，不過心裏總不定，並且只是掛念着你。俊姑說到這裏，玲英不知什麼緣故，對伊臉上看着。這一次二人雖離開了四五天，從前是伊等真朝夕不能不見面的，就是這麼暫時別離，此刻一遇到也必定更爲親密。比平日要加倍的快樂了。不曉得什麼意思，今天玲英很不高興，像是担了什麼心事，連言語也極少。於是俊姑更沒趣，坐不住了。或者玲英的與平日不同，非常愁悶，是有什麼不能告人的苦楚麼？既是如此，我只管坐在此地，反而妨礙伊，還是趁早告辭。」等伊心裏寬一點的時候，再行過來罷。想定了念頭，俊姑便立起來道：「那麼妹妹，我還有事要回去了。晚上再來罷。」俊姑一說，玲英也不留，答道：「如此請再來罷。」說時已經立起來，送伊。俊姑到了門外，覺得方纔還有夕陽照着，現在四邊已黑暗下來。咧，一想，並沒攔工夫，啊，倒奇怪了。擡頭看時，見黑雲低垂，頭上冷風亂吹，快下雨了。近來的天氣，却是這麼時常有變化的。早知如此，何不帶了一柄傘出來。我只是歡歡喜喜，很心急的過

來。便。沒。留。心。到。此。這。實。在。是。我。的。粗。心。再。要。回。轉。去。向。玲。英。借。呢。伊。今。天。又。是。這。麼。十。分。不。快。我。也。不。願。強。要。去。求。伊。好。在。路。也。不。遠。急。急。走。去。還。不。致。遇。到。大。雨。罷。俊。姑。兩。足。很。急。的。走。時。那。雲。中。滴。下。來。的。雨。點。已。冷。冷。的。落。到。伊。臉。上。來。了。

十六 借傘

伊一壁想怎麼如此不巧。一壁急急走去。到底女人家走起來不見得十分快。兩肩都已很濕。胸口喘喘的走不動了。暗道。不如暫時休息。避避雨。等他天晴罷。於是就在道旁縮到一家人家簷下去。再恨恨的對天空望着。又看看身上潮濕的地方。忽聽得有人叫道。不是俊姑麼。俊姑慌忙回頭一看。不料竟是詠萍。俊姑卽道。原來是胡先生。詠萍又問。什麼時候從城裏回來的。俊姑說。今天纔回來。剛到過府上啊。詠萍點點頭。又說。你在路上突然遇雨了。豈不受累。我從鄉公所借了一柄傘。在此借給你罷。可以張着快些回去。詠萍要把洋傘授給伊時。俊姑客氣道。用不着。天快晴了。你自己留着罷。詠萍說。這種雨不容易就停的。你何必客氣帶去好了。俊姑說。我是再走幾步也就到了。詠萍道。我回家却没有幾步。你是還有些路。咧。傘你明天送來。還我好了。客氣着。算什麼呢。詠萍強把傘送到伊手中。伊纔肯接受。俊姑便道。那麼你呢。詠萍說。我不要緊穿的。是呢衣服說完。也就此大踏步向雨中走去了。俊姑忽然得了一柄傘。非但心裏很安。而且這借傘給我的。不是別人。乃是平日愛慕的胡詠萍。這歡喜。竟非同小可。暫時還目不轉睛的望着他。

後影直到看不見後方始驚醒似的急急回去了。那胡詠萍也一回兒就回到自己家中。玲英一聽得有人進來便過來看時。卽道：「哥哥剛回來麼？」遇雨了。我想送傘來。怎奈家裏只有我一人。在此正担心着啊。說時詠萍已到裏面問道：「那麼母親也出去了麼？」玲英說：「哥哥去後母親也就出去的。」說就在附近詠萍說：「那是一定被雨阻着咧。你快些送傘去罷。」玲英答應了一聲。想先等他換好了衣服再去換的衣服也擎了出來。把他那換下來的衣服折疊時覺得衣上倒不很濕。不禁奇怪起來。說道：「怎麼衣服並不十分濕啊？」詠萍看了一看道：「是的。起初我有傘張着。所以身上沒有落到許多雨啊。」玲英就問：「那麼與什麼人一同走的？」詠萍道：「我本來在鄉公所內借了一柄傘。只因途中遇到了俊姑。見伊沒有傘。很窘。所以借了給伊。我自己冒雨回來了。」詠萍無心的說着。便坐將下來。擎着一只空茶杯道：「有茶麼？」玲英暫時無語。歇了一下。纔說：「來了。」詠萍道：「我自己來倒你。把茶壺拿來。」玲英又不應。詠萍道：「不用了。我自己來弄罷。」你送傘到母親處去要緊啊。玲英又是不應。詠萍急道：「快去。快去。時候不早咧。」玲英歇了好一下。纔答應一聲。

十七 水烟袋

俊姑踏到自己家中。伊母親便問：「你在那裏穿了這一身新衣服。雨傘也不擎。一定弄得不成樣子了。」母親這麼埋怨着。俊姑倒不當伊什麼重要的事。答道：「母親。我途中遇到了胡先生。他借傘給我的。因此衣服沒有濕多少。不料母親也不聽完伊的話。怒目而視的嚷道：『你還說沒有濕。』」

少麼你看肩頭像水裏撈起來的一般。你到底什麼地方去的。俊姑道：我到玲英家裏去的。母親恨恨的對伊臉上看着道：什麼話。玲英家裏天天鬧着你。這麼樣愛去麼。人家在那裏說得好聽。咧你說途中遇見了借傘給你。也是那詠萍麼。俊姑微微的應一聲：是母親又道：你看你沒有傘。就是要問胡家借也儘可問玲英借啊。否則附近熟識的人家也很多都可以借得你。一心要借胡詠萍的東西麼。俊姑被母親這麼嚴厲的一說也無話可答。只好低頭不語了。那知母親更憤憤的說道：你何不想想呢……不錯人的話得投機話不投機却不能一定。各人的眼光是不同的。但是那胡詠萍到底好在什麼地方。怎麼你的眼界低得如此。他不過是一個鄉下的學校先生。每月掙這麼十幾元二十元光景的薪水。母子三人勉強掙來生活着。在這種鄉下自然鷄羣之鶴。你也先生我也先生。大家看得他像一個大人物。細細想想實在好笑。啊若是說他風采好。他又是瘦長的身材。烏黑的皮膚。一點沒有討人歡喜的地方。好在那裏呢。你看他母親不過母家境况好了一點。一副驕傲態度。至今還留着差不多從伊眼中看出來。再也沒有比自己更好的婦女了。對着人也沒有一些謙和的樣子。我實在看不過那一家之中像一點人的。還是那女兒玲英。但是女孩子大概多是這麼樣的。有什麼稀奇呢。不料你竟以爲除了胡家這男子就沒有可以希望的人物。只是與他如膠如漆。把別的朋友都拋在一旁。你這狹窄的念頭。我看看也可憐啊。粗想想却是不錯。只要意氣相投就好了。我也不應當來多干涉。如果門戶相

當不妨談親事。雙方合意就可以結爲婚姻了。然而單單這一點決計還不夠爲什麼呢。這無非是爲着你自己啊。你是從小就生得面貌十分端正的。現在在鎮上也大家很注目。沒有誰能比得過你。你若願意把終身去託付給胡詠萍。那種沒長進的人未免太可惜罷。你這一回要叫我到城裏鄧公館去。一來要你忘去胡詠萍。不要誤了自己前途。二來在大戶人家學些規矩禮貌。可以廣廣你的眼界。將來你配起親來也可以向高一等的人家結婚。不致只是逃不開這鄉下的範圍了。這種辦法全是我的好意。你不明白我的心。只管婆意任性。我竟氣極了……母親說到這裏一壁取了水烟袋來吸烟。一壁把眼稍瞧瞧俊姑的側面。

十八 送信

俊姑見現在母親把我的戀人說得這麼毫無價值。自然很不快。倘使與伊爭辨。那真火上加油了。所以俊姑耐着氣。只當不聽得。母親還是嘮嘮叨叨。把同樣的話反復復在那裏連續不斷。不知不覺到了上燈時分了。其時雨也收歇。東方升起一輪皓月來。俊姑今天在公館裏出來時。仲佳叫伊帶一封信給詠萍的。方纔去訪玲英時。本來帶在身邊。只因詠萍不在。所以就此帶了。回來途中遇見本人時。不知怎樣心裏一歡喜。竟把書信忘掉。此刻忽然想起。倒又很覺不安。方纔借來的傘。又非去送還不可。因此坐立不定。形狀有些被母親看出來了。卽恨恨的道。你也不用這麼坐不定。立不穩。既是這麼愛看他的臉。儘不妨再去多看看啊。賤東西。俊姑說我去是長

想。去。方。纔。借。來。的。傘。也。不。是。他。自。己。的。所。以。打。算。早。些。去。還。了。他。纔。是。母。親。又。冷。冷。的。道。傘。倒。是。一。個。極。好。的。媒。人。俊。姑。聽。了。自。然。沒。趣。答。道。那。麼。母。親。擊。去。還。了。罷。母。親。搖。頭。道。不。去。不。去。這。種。人。家。我。不。願。意。踏。進。去。你。也。何。用。客。氣。呢。你。自。己。擊。了。過。去。送。還。他。并。且。好。好。的。謝。他。幾。聲。暢。談。這。麼。三。四。點。鐘。豈。不。好。呢。母。親。故。意。譏。嘲。了。俊。姑。俊。姑。愈。覺。不。能。前。去。只。是。在。那。裏。爲。難。母。親。反。催。着。道。你。要。去。早。些。去。胡。先。生。等。候。着。咧。俊。姑。道。並。非。爲。着。別。的。事。實。在。小。主。人。託。我。帶。着。東。西。在。此。母。親。說。隨。便。你。推。託。我。不。要。聽。還。是。早。些。去。早。些。回。來。罷。遲。了。我。要。睡。的。俊。姑。見。母。親。這。麼。說。着。纔。想。了。一。下。方。始。定。了。主。意。說。道。那。麼。我。可。以。去。麼。母。親。答。道。可。以。可。以。母。親。這。麼。說。法。大。概。不。打。緊。了。不。要。左。思。右。想。反。失。了。機。會。還。是。到。了。他。家。將。東。西。一。交。去。就。回。來。一。點。也。不。耽。擱。總。不。會。怪。我。了。俊。姑。真。是。盲。目。的。戀。愛。也。不。敢。看。母。親。的。顏。色。聽。伊。口。氣。和。平。些。卽。道。如。此。我。去。了。於。是。擊。了。方。纔。的。一。柄。傘。向。胡。家。去。咧。到。了。那。邊。推。門。進。去。時。恰。巧。詠。萍。從。裏。頭。出。來。俊。姑。卽。道。方。纔。對。不。起。幸。虧。有。了。這。一。柄。傘。多。謝。多。謝。說。罷。將。傘。授。過。去。詠。萍。道。何。必。急。急。明。天。也。不。要。緊。啊。裏。頭。坐。罷。玲。英。也。在。家。詠。萍。說。了。俊。姑。立。在。門。旁。不。動。說。道。今。天。我。還。有。事。咧。忙。得。很。我。那。小。主。人。有。一。件。東。西。說。着。從。懷。中。取。出。信。來。授。給。詠。萍。一。看。說。道。當。真。他。已。曉。得。你。認。得。我。的。麼。俊。姑。說。恰。巧。在。無。意。中。談。起。了。因。此。託。我。帶。來。咧。二。人。說。話。之。間。玲。英。已。躲。在。客。堂。門。後。看。雖。看。得。出。走。可。不。走。出。來。俊。姑。見。了。自。然。立。刻。與。伊。招。呼。不。過。伊。歇。了。一。回。兒。纔。徐。徐。過。來。

偵探

卅棺島

亞森羅類奇案
L'île aux Trente Cercuilles

法國

Maurice Leblanc

原著

南海馮六譯

第一章 十四年前花押

蒲勒達涅中部有村曰花塢尉。Frœuet 風物清美。如展畫圖。時年夏五月。某日之晨。遠道來一車。乘載一婦人。入村。婦人服灰色寬闊之衣。面幪厚網。豐姿娟好。氣概豪華。不以衣御樸。素少殺其美。憩裝村中大客寓。草草進朝餐。天將向午。以行篋付逆旅主人。囑代保筭。並詢村中路徑。匆匆。逕出嚮鄉野。行去俄及交岔路口。口向兩道。一通甘北嶼。Quimperie 一赴甘北。Quimper 伊人趨甘北之道。緣山徑行。下陂陀。復上小岡。岡右有村。道道口立牌。上書由此往羅克里夫。L'île aux Trente Cercuilles 三公里。伊人斜睇書字。自言曰。當在是間。颯眸四矚。不見所欲尋覓事物。爲之惘然。山逕迤邐。林木翳茂。四周寂寂。迴不見人。萬綠叢中。隱露小樓一角。磚垣作慘灰之色。樓窗緊閉。索莫似無人居。亭午。村寺鐘鳴。蕩漾天空。已而寂息。萬籟無聲。伊人席地坐斜陂。草茵上探囊出緘札。展箋默誦。箋上端印發信者職名。姓氏曰。私家偵探。刑事顧問所。呂德懿。其下書「書上邶杉嶽邑。Desanon 默德村。Moues 慧娜夫人。」書曰。

呂德懿載拜奉書。慧娜夫人妝閣。一九一七年夏五月。猥承寵命。任以重寄。感荷之忱。匪可言

宣猶憶曩昔。嘗三奉委囑。一遣偵查。尊甫赫希孟老人。及令子藩薩蹤跡。二人入海。同返天國。下走曾搜集溺沒證。左奉達夫人實嘉許吾能事。其次夫人以不堪。鄔嗣基君凌暴。下走奉命。商嘉梅麗觀尼。闢靜室。款留芳躅。梵宇清寂。迴隔囂塵。及後夫人以晨鐘暮鼓。道院修真。所不宜。婺居。下走爲營別墅于邱杉崧。息影鄉村。遠去傷心所在。以迄今日。一霎十四年矣。往事。前塵宛其如昨。今再奉命。敢不奮勉。刻探得鄔嗣基君。波蘭世家子。而自稱皇室貴胄者。大戰初起。以嫌疑受逮。拘聯軍營。案囚賈彭特拉斯 (J. P. P. T. R. S. S.) 附近。覓間兔脫。潛由瑞士遁歸法蘭西。國人獲其人。爲德軍間諜。憑證繫囚。而判以死刑。鄔嗣基多狡智。又爲越獄。逃入豐登蒲勒 (Fontainbleau) 森林。不虞猝遭夙讎。飲以白刃。棄屍林中。下走聞訊。詣彼勘驗。得有鄔嗣基殮葬。豐登蒲勒證據。其人已死。毫無疑義。類斯噩耗。下走不自檢制。率臆逕陳者。良以其人險惡。實負夫人。夫人所深惡。矧其事蹟。報端一一載有。夫人知之有素。毋庸贅飾焉。鄔嗣基之死。于仇家。若應豫兆。其事殊詭奇而可笑。猶憶夫人語我。以鄔君行止。其人固奸譎狡詐之流。心君弗靜。動息多疑忌。嘗自謂己身必見殺于友好。而髮妻決死十字架上。其昏謬。有如此者。及今受刺而死。若無逃于數限。雖不幸而言中。然亦惡貫滿盈。人共憎厭。非必謂有鬼神隱詔。其踐所預言。而十字架上死之說。直夢囈耳。吾言及此。已盜範圍。茲且論正事矣。

惹那讀函及此。置筵膝上。瞑目遐思。思呂德懿簡中之言。直對未亡人痛誓伊夫之罪惡。世人於

斯鮮不恚怒。而慧娜一念及郎嗣基生平行止。但有愧恨。弗復尤人。無理矣。更讀簡詞曰。

茲且論正事矣。上所云。大都過往陳蹟。無足當意也。三星期前。夫人詔我。謂木曜之夕。攜侍從詣電影院觀劇。遺閱影片。映有一「蒲勒達涅聖蹟」古劇。映演至朝山拜聖一節。劇中人行過村野。村道之陰。有陋寮。寮與劇情非必有關。特攝影時。附帶映及者。惟寮門爲柏油塗抹之板扉。扉上畫有 V A H 三字之花押。夫人自言。此三字花押。爲夫人對家人。擊友通函署名之符號。蓋慧娜赫希孟 Veronique d'Hergemont 之縮寫字也。十四年來。久已棄置未用。而遽發現于村寮板扉之上。且影之電影片中。映入夫人眼簾。事大可怪。因囑下走。爲探取其地。以求真象。似此玄渺不易捉摸之事。夫人不以囑他人。而獨委之下。走。蓋下走能事。夫人所素重。

簡文無冗蓋著者故以插晚近法國操此項職業之人未敢潤飾藉以存真。有原文可復按也。譯者註。

幸不辱命。謹以勘查所知。奉達左右。下走

素惡多言。茲特簡略其詞。夫人循吾言往覓。得之易易也。試言其方。夫人可于巴黎附夜快車。赴甘北嶼。信宿而達。更以馬車詣花塢尉。朝餐之後。苟有裕暇。可就近一參觀聖白蒲廟。廟蓋「蒲勒達涅聖蹟」影片之主要景物。果其無暇。可步行赴甘北之路。沿山徑上第一小岡。在村道之赴羅克里夫者左近。有林木圍場。陋寮在林場之陰。寮內空。一無所有。並地板而無之。但存朽木一方。似凳机。屋架朽腐。蟲蛀之痕殆滿。雨水自隙罅滲漏。外觀一無可註記之事。影片攝入此寮。殆取村野風景。偶然映及耳。茲復查得「蒲勒達涅聖蹟」影片。攝于上年秋九。

月三字花押。至今尙存。則字蹟之在寮扉。至少亦在八閱月以上。夫人囑我二事。非必易易。下走微倖。乃于旬日之間。探得詳情以報。夫人之五百佛郎酬金。似未擲之虛牝也。

呂德懿書上

慧娜摺簡。默默半晌。簡文所述。予以深沉激刺。往事前塵。歷歷在目。恍如昨境。根觸愁懷。悲不自已。念禍患之來。由於情戀。一幕設此身。不愛鄒嗣基。許以終身。何至失歡。老父以致愛子同葬。魚腹矧此身。及今有同棄婦。夫也不良。悔之已晚。育婚之毒。將復誰尤。怨艾之念。叢興忽自。憬曰。此來非自求懺悔。籲訴冤恨。何苦思以廢時。因默憶簡中之言。求破寮所在。呂德懿簡文曰。在村道之赴羅克里夫者。左近有林木圍場。云云。坐憩處。超越已遠。亟返步往尋。果得破寮于林場之陰。爲林木影翳所遮。掩勿勿過其前。未之能覺也。慧娜行近寮門。寮破陋一如呂德懿簡文所敘。似牧童樵叟趨避風雨之所。寮門之上。花押宛在以雨淋日炙風露剝蝕已不若影片中字蹟明晰。而花押之上。畫有箭矢之形。及一9字號碼。爲呂德懿函中所未及者。慧娜細察門上花押。怦然心動。此三字固伊少女時代署名之符號。伊誰私自摹仿而書之。破寮板扉之上。矧此村此寮。有生未嘗一涉歷也。十四年來。此三字花押久已屏棄弗用。而十四年前識此花押之人。及今已死亡。殆盡更復有誰憶取伊人而書之。伊人素未涉經之村野寮扉之上。書之者誰歟。書之於此。寓何意義。思之莫得其解。慧娜繞破寮一周。門扉三字花押。而外別無書字。四隅樹木亦無他項字。

跡破寮內空。呂德懿已有前言。慧娜意欲一探底蘊。反身及寮門。門扉之上有木栓。門扣。栓端釘釘。可以移轉。慧娜旋轉木栓。去門扣。把門紐。欲闢扉。斗覺心絃動。不自己似寮門之內。爲危域。此身不免涉險。然者。起趨欲退。俄爾計定。毅然啓關。關啓不覺。驚呼失聲。寮內非空。有老者。委頓在地。似死。似睡。顛枕腐木之杙。雙腿蹙縮。一手齊腕。斬去不見。血痕白髮。如銀。紛披肩項。鬚髯。箕張如扇。蒼然作灰白之色。上下脣烏黑。斷手而外。不見其他。傷創皮膚。斑爛有異色。似被鳩毒而死。者。衣服陳舊。而整潔。作蒲勒達涅村民裝束。慧娜睹此。張眸癡立。不知所可。疑老者。非人。特屍骸耳。又似其人。彷彿未死。引手拊其額。額冷而冰。手殭歿多日矣。破寮四周。迴不見人。慧娜決計歸告花塢尉村正。乃強自壯膽。搜檢屍身。冀有所發。藉以舉告。詎料衣裋袋內。空無所有。外服汗衫。亦不見有所標誌。翻檢之際。不免移動屍身。屍顛離杙子。牽動半身。側仆在地。櫬杙之下。紙卷一束。絞揉皺摺。垂破。慧娜拾紙卷。展開。紙展未半。顏容慘變。手腕不可止。喃喃自語曰。天乎。天乎。力自鎮攝。擬靜神智。詳瞻所以。顧眼光掠亂心動耳鳴。如置身雲霧之中。彷彿見手握紙卷。繪有殷然朱赤之圖。圖作四婦人分釘四棵樹幹之上。第一樹幹釘掛之婦。在圖紙中央。四肢羸挺。顏容愁楚。不自勝。痛苦已極之情。盎然在面。而此婦人容貌。似曾相識。凝眸細矚其人。非他。蓋慧娜也。樹幹上端。近刑者。顛頂有箭矢貫標識焉。V. P. H. 三字。花押赫然紙上。慧娜大驚。如觸鬼魅。惶駭不自持。踉蹌奪門而出。比越破寮門。闕暈仆在地。慧娜善攝生。榮衛休暢。壯健勝男子。暈仆

之事。有生以來所未有。此猶第一遭也。良以征程勞碌。寤寐弗甯。而事變猝乘。禍生不測。遂以不支。三兩分鐘後。神智恢復。清醒如恆矣。慧娜既甦。起入破寮。拾紙卷。重行細閱。神靜心定。不若頃間恍惚。則見圖紙之上。左方有類似文字之書迹。約十數行。文疏朗。不成字。但作直紋。細碎如蠅腿。落落多空隙。補之始克成文。此其間自有隱祕存焉。行中約略可識者有三。曰釘。四。婦人。十字。架上。曰卅。棺。曰掌。生。殺。權。之。魔。石。諸文。大都玄妙不可解。而此數行怪字。僅佔圖紙左方有二直綫。爲界。綫殊修整。一朱。一墨。奇文上端有朱墨鎌刀交叉之形。交叉之處。纏以籐梗。其下繪棺材一具。圖紙右方。畫四婦人。維縛在樹身之上。一樹。一婦人。由近而遠。遠者微小。有三婦人。作同一裝束。御蒲勒達。涅村婦之服。冠蒲勒達。涅村婦之冠。冠加黑色巨結。結尾下垂。若亞爾薩斯婦女帶御之結。其又一婦。在圖中央。形較清晰。樹身作十字架形。幹下枝條斫淨。盡婦人縛在樹身四肢。一一綁結。以繩。猶罪人被釘十字架上。但不釘而結縛耳。自肩以次。有長索繞纏服飾。與其他三婦迥異。不衣而裹。以巨幅之布。布長下垂。樹根瘦影益覺。苗條作不勝慘楚之容。披圖彷彿聞伊呻吟哀號之聲。顏容明顯。初見若識伊人。已而辨爲慧娜本身之貌。頂上別有標識。文無他辭。但載 V. D'H 三字。花押。慧娜苦思有間。緬溯有生以來情事。迄孩提。笄嫁。至于今日。不省有絲毫影迹。可附會於圖文者。匪僅腦海無此種印痕。卽魂夢中亦未曾作斯類想像。冥索多時。莫從索解。把覽久之。悲鬱萬狀。忽一聲嗤然。焉將圖紙扯破。撕揉再四。碎爲紙屑。不復可讀。迎風拋

揚一。飛散。慧娜目擊。碎紙紛飛。淨盡。乃扶屍骸。令復原狀。出寮閉戶。匆匆返村舍。以告村人。村人咸欲一覘。其異。邑長村警。及其餘之好事者。以慧娜爲導。奔集破寮。距慧娜去寮時。旬餘鐘耳。乃既。滲止。門啓。寮空。不見有屍。慧娜惶駭之餘。幾無以自解。于衆。凡所陳辭。衆嗤其妄。甚有異伊。行蹤。橫溢。盤詰者。慧娜多方剖白。幸以豐姿。娟美。舉止清高。不似下流人物。衆雖疑其行。而莫或與之爲難。慧娜于衆。僅識逆族主人。遂向問道。冀就最近車站。趁車。遄返巴黎。其人以司佳業 (Sot) 及羅士薄登 (Robbeden) 告。慧娜雇得馬車。還過花塢尉。取行篋。以赴車站。途中。意瞽心亂。頗嫌車行遲慢。乃徒步山徑。以車自隨。欲藉體勞。一解煩悶。放下眼前一切觀念。百不之思。惟意念之來。最難擯拒。愈不欲一涉懷想者。其亂人意緒也。愈甚。破寮之幻影。方去而耶嗣基。刦已下。嫁致老父。愛子。橫遭非命之感。驟來益深。恫悼。念及邱杉崧別業。幽居多樂。萬慮胥泯。惟及今而後。斷手老人之屍。樹幹婦女之圖。並破寮一切怪現狀。將不免一一留深刻影像于彼間。此行無所獲益。但懷恐懼之念而歸。眞匪始願所及。行行久之。出司佳業鎮不遠。忽聞馬嘶。偶一仰首。見交岔路口。赴羅士薄登大道。有舊屋半圯。頽垣敗壁之上。有白粉筆畫箭矢之形。箭端有10字號碼。其下則 V.P.H. 三字。花押赫然在目。慧娜大駭。

第二章 海角孤舟

慧娜猝睹路口頽垣之上。號碼箭矢。暨三字花押。思想爲之一變。初擬急返巴黎。不欲以怪事一

擾意緒者及此轉欲一窮箇事究竟蓋三字花押伊人閩秀時代署名符號何得一再發見荒村野徑破屋頽垣之上此其中實隱神祕儼然一種有定義之暗示所隱何祕雖不可知而箭矢所指殆以示方向而號碼則示次第也羅克里夫道旁破寮所見號碼爲9此間所見號碼爲10殆指第九第十處所循箭矢所指順號碼秩序而往窮其所及必達一定所在詭祕之事雖非伊人所知而花押爲伊人閩名好奇心勝調察之念油然而生焉駐步候車車至升坐囑車人取道羅士薄登緩緩其行途次颺眸四矚果不出所料先後發見第十一第十二號碼標識所在以入于羅士薄登晚飯後憩宿羅士薄登一逆旅翌晨命駕繼續蹤尋昨得第十二號標誌在墳苑一牆壁上牆當龔家陸 Conatman 大道而立慧娜驅車遵道而行至龔家陸無所發見意或誤入歧途反駕重尋入夕仍未有獲又明日再四搜訪始得第十三號標誌于隱僻處所曼漶模糊似經人塗抹然者箭矢所指則向富露士閣 Foremant 大道遵向而進絡繹得第十四十五十六各號標誌及離花塢尉之第四日車駕已及培克梅海濱 PlacedeBog-Meil 而望海洋汪洋萬頃不復有路可遵循慧娜憩海濱村舍二日夕悄自偵查茫無頭緒而所欲搜求者苦未便諏詢村衆又一日清晨慧娜躑躅海濱海濱有小岡岡下水清淺怪石磷磷半露水面岡上矮樹叢生枝葉繁茂慧娜踐水上石而過瞥見水涯岡原之下有交柯橡樹樹幹經人斫伐和泥溝土棚一間若蓋卡扞丁憩息之所棚前有怪石矗立孤標特出土人所謂茫碱 menhir 之石也石上有三字花

押及號。碼第十七。別無箭矢之形。其下但一黑點。別無所有。土棚之內。破酒瓶三。食物空罐數事。慧娜悄思。豈故有人暗示黨徒。詣斯快餽餒邪。於時忽睹鄰右亂石中。有海汊如旋螺之口。扁舟一葉。維繫水步。舟空無人。蕩漾波面。舟小爲汽油艇。艇中馬達。隱約可見。已而聞有人語聲。自村鎮來。漸行漸近。語聲清晰可辨。一男一女。且行且言。慧娜立處。可以望見來者。男子爲中年人。臂灣抱食物乾菜數袋。行抵水步。放置地面。語婦人曰。婀娜孃。城中之游樂乎。曰樂甚。曰頃從何來。曰來自巴黎。句爲主人奔走。一瞬八日矣。曰歸去不嫌寂寞耶。婦人笑曰。何寂寞之足虞。漢子曰。婀娜孃視之。汝舟在彼。未嘗或移。自汝之行。吾日必一臨此間。檢閱艇子。今晨知汝必歸。故預爲解去罩布。汽機多日未拂拭。不礙事否。婀娜孃曰。艇機堅美。無礙也。漢子笑曰。婀娜孃。駕舟之藝至精。繫誰詔汝爲是者。婀娜孃嘆曰。戰事方殷。島中少年咸赴征役。老弱漁忙。每半月一往來島嶼之郵船。今且因以停駛。島人乃以購辦什物之事囑我。漢子曰。那得若許汽油。婀娜孃曰。島中儲存尙裕。不虞缺乏也。漢子曰。諸事妥愜。我其歸去。句各物須我攜入艇否。婀娜孃曰。爾事正冗。何敢重勞。容吾自爲料量可也。漢子曰。然則吾行矣。容再相見。下次汝更來。吾當預爲摒擋一切。言既自去。行未數武。忽反囑曰。汝島四近。暗礁多如繁星。萬勿大意。矧島名至劣。似有語讖。婀娜孃慎之。卅棺島之名。非必無因也。慧娜聞卅棺島之名。不期爲之一震。「卅棺」之言。圖紙怪文。所載有欠身側望婀娜孃之爲人。時婀娜孃往返水步。攜取什物。運之艇內。轉身返步之時。慧娜

遙見伊人。御蒲勒達。涅村婦之衣冠。黑絨巨結之冠。結端下垂。如翼。慧娜駭絕。喃喃自語曰。是圖中之冠也。十字架上婦人之冠也。細瞰其人。年華將四十許。顏容久被風日。色微蒼黑。雙眸炯炯。有光。溫霧中。寓剛毅不撓氣概。體幹壯偉。如男子。項下懸金練。粗且巨。束絨圍腰。頗覺苗條。有風致。往返運物入艇。載攜載歌。歌聲微弱。入耳莫辨。各物運攜既盡。踞水面石上。解舟維。仰首觀天。天末微有烏雲。似風雨且集。伊人安詳如故。了不皇遽。更揚聲曼歌。歌至委宛。一一入聽。歌時微笑。淺露瓠犀。潔白如銀。歌爲搖籃引兒入睡之歌。歌曰。

娘曼歌以悅兒兮。兒勿啼。

兒怒哭兮。聖女惜悲。

且懂笑兮。樂聖女。

合掌以祈禱兮。聖女福兒……

歌聲未已。慧娜不能自止。踉蹌趨前。面婀娜孃而立。神色劇變。慘白如死。婀娜孃見狀。大驚。失聲叩曰。何事致汝倉皇。乃爾慧娜不遽對期期焉。反詰曰。頃纔之詞。緊誰授汝者。是爲沙佛雅。村謠。先母在日。常歌以慰儂。母沙佛雅人。宜作沙佛雅歌。汝何自習是乎。先母棄養垂數十年。數十年來。未嘗一聆此調。汝究何從習此歌者。婀娜孃以慧娜突如其來。舉措失常。已自駭絕。而所發問。大不近于人情。方欲反唇詢詰。慧娜不願。但追問曰。汝歌何自學來。婀娜孃怒笑曰。彼

間自有人教我以此。慧娜曰：彼問何指？婀娜曰：指吾人棲止之島。慧娜色作曰：卅棺島乎？婀娜曰：島自有名，名薩烈客 *Sally* 卅棺，蓋村人所戲稱。言際張巨眸，目光炯炯，逼視慧娜。慧娜適亦凝注伊人，目不旁瞬。兩婦人瞪眸互矚，若不相容，似仇人邂逅，各欲得其人而甘心然者。己而自省，素昧生平，焉有讎愆，互爲諒解。慧娜慨切陳辭曰：事境詭譎，舉措不期失常，冒昧之處，姆當恕我。婀娜孃頷之以首，慧娜繼詞曰：事境詭譎而駭人，令人不知所可，儂何爲而至培克梅海濱乎？且舉以告姆，或能作我解人，一釋眩惑也。蒲勒達涅，婀娜儂有生未嘗一涉足焉。日者偶有所感，不期而命駕來游，其來也初無定旨，蓋有觸而然耳。詎意村野荒徑，破寮板扉之上，乃有儂處女時代之簽名花押，而此花押之式，十四年來久已屏棄，弗用。忽然發之，彼間已難索解，而况花押之上，別有號碼及箭矢之形，儂違箭矢所指之向而趨，先後得繼續之號碼，以至于海濱發見此間爲暗示者，期會之所，暗示者誰？期會何事？則未之能知。婀娜孃異曰：此間亦有夫人花押乎？今茲何在？慧娜曰：在小岡之旁，土棚徑口書之石上。婀娜孃曰：吾胡未之一見？花押何書？慧娜曰：書爲 V.P.H. 三字。婀娜孃聆言不期爲之一震，曰：噫！得毋爲慧娜赫希孟女士之稱耶？慧娜亦驚曰：子乃識儂姓氏，當知箇事。曷舉以告？婀娜孃不應，驟伸掌握慧娜雙手，凝眸伊顏，容含淚微笑曰：噫！慧娜，句女士，句慧娜，夫人，夫人，固慧娜耶？天乎！吾遮莫在夢中也。慧娜爲伊吮擊之情，所感不知所可。但喃喃曰：子識儂姓氏，知儂爲誰，當必明箇事底蘊，務詳以告，俾釋迷惑。婀娜孃半响無

言已而應曰。吾亦不省何從。以告夫人。但願能助夫人。一求其解。夫人且告我。初見花押之所。爲蒲省何村。慧娜曰。花塢尉。婀娜孃。沉吟曰。我識此村。句破。寮何在。慧娜曰。距村約二公里遙。婀娜孃曰。曾啓寮扉。一瞻。臚否。慧娜曰。唯句門啓。尤足令我駭絕。寮內有句語。及此。詘然而止。婀娜孃叩曰。寮內何有。胡止而不言。慧娜曰。寮內有老人屍首。一具。作木村裝束。髮白而長。鬚髯灰蒼。其人似被人謀殺。飲鳩致死。及今思之。心有餘悸。奈斯影像。深印腦海。終儂生。難斯須忘。婀娜孃屏息靜聆。慧娜之言。願鳩殺之事。曾不足一動伊心曲。聞慧娜言竟。澹然叩曰。死者繫誰。村衆當爲偵查。慧娜曰。比儂返告村衆。偕與俱來。而屍忽不見。婀娜孃訝曰。屍忽不見。句誰移之。去。慧娜曰。不之知也。婀娜孃曰。然則夫人于箇中情事。無所知矣。慧娜曰。殊味。味惟儂第一次進寮時。檢有圖紙。圖紙已爲儂撕碎。不復存在。而圖紙所載。則深深鐫儂腦膜。萬難湮沒。圖繪四婦人。釘綁在十字架上。一婦顏容。與儂宛肖。且載儂姓氏。其他三婦。一一戴現下所御之冠。婀娜孃緊握慧娜之手。惶駭而言曰。夫人何說。說四婦人。釘綁十字架上。言得毋確。慧娜曰。確甚。事且有涉于姆所棲止之卅棺島。婀娜孃亟以手捫慧娜吻。阻勿更言曰。夫人勿肆口任意。述島名。島名實隱。閣幕任意肆口。或且失言。滋禍允宜。緘默靜覘。其變一半。載後事。或可明。今且勿論。及此語際。若不勝其惶恐。然者。踞地拜手。喃喃默禱。體頭身搖似狂風。撼振樹枝。不能自止。跪祝久久。狀至誠懇。慧娜旁立。無隙可啓唇吻。致語已而。婀娜孃起。謂慧娜曰。箇事誠足駭人。惟吾人環境。或未必因之。

遽變毋庸憂疑語及此忽正色謂慧娜曰夫人曷從吾赴彼慧娜訝異曰彼字何指豈約儂從姆借赴島嶼歟婀娜孃復握慧娜雙掌漫詢曰夫人果慧娜赫希孟乎語詞閃爍似儲神祕慧娜惘惘然應曰然婀娜孃曰夫人之父何名慧娜曰名安德雅赫希孟婀娜孃曰夫人嘗嫁波蘭人名鄔嗣基者乎慧娜曰唯亞雷格西司鄔爾嗣基固吾夫也婀娜孃曰夫人之嫁鄔嗣基也得母爲其人要刼以成而婚事爲老人所不喜父女遂以失懽慧娜曰唯婀娜孃曰夫人不其從鄔嗣基育有丈夫子一人耶慧娜曰然兒名藩薩婀娜孃曰得母兒育未久便爲老人奪去母子遂不相見乎慧娜曰然婀娜孃曰老人與乳嬰爲風浪捲去信乎慧娜泣然曰唯老父愛子同葬魚腹婀娜孃曰何以知其然耶慧娜昧昧不覺問詞之有異率臆而對曰事經官人偵查四舟子同聲質證事同鐵案尙復何疑婀娜孃哂曰安知作證人不打誑語慧娜駭曰若輩胡爲乎謾婀娜孃曰焉必舟子之言不爲他人所買囑故語妄以愚世人慧娜訝問曰賄買者誰婀娜孃曰夫人之父慧娜哂曰斯真可謂想入非非者矣買之意何屬矧儂父不其已死耶婀娜孃曰夫人斯言亦卽吾頃纔所謂「何以知其然」者也慧娜不禁駭絕曰子意何屬婀娜孃曰須之句姑舍是今且叩夫人識四舟子之名不耶慧娜曰識之但今茲不復能憶取矣婀娜孃曰省否舟子四人晉蒲勒達涅產慧娜曰信然唯儂不省此中有可疑之點婀娜孃曰夫人自言前此未嘗一涉蒲勒達涅然赫希孟老人爲碑石考據專家于蒲邑各村鎮不時往來所識蒲人殊夥則四舟子或爲

老。人。心。腹。或。爲。賄。買。者。焉。知。渠。擊。不。遵。守。老。人。所。詔。故。弄。玄。虛。以。給。世。人。游。船。航。海。預。置。老。人。及。嬰。兒。于。指。定。島。嶼。四。舟。子。亮。水。以。計。毀。沉。游。船。而。以。溺。沒。疆。耗。報。句。慧。娜。不。俟。其。言。之。畢。駁。之。曰。假。定。之。辭。無。當。于。信。四。舟。子。及。今。猶。存。可。鑿。詰。也。媯。娜。嬉。笑。曰。死。者。二。人。已。其。第。三。人。名。馬。格。洛。今。在。薩。烈。客。島。行。相。見。也。第。四。人。頃。纔。與。我。借。來。夫。人。諒。亦。見。之。其。人。蓋。以。箇。事。酬。資。營。商。發。跡。今。且。爲。市。中。雜。貨。店。主。人。慧。娜。意。動。曰。店。肆。距。斯。當。弗。遙。遠。曷。借。往。一。諏。訪。明。底。蘊。乎。媯。娜。嬉。曰。我。知。較。渠。爲。多。何。須。就。彼。探。問。慧。娜。矍。曰。姆。知。句。姆。知。句。語。期。期。不。知。所。吐。媯。娜。嬉。毅。然。曰。夫。人。所。欲。知。于。老。人。者。吾。或。能。一。對。敬。矜。下。問。慧。娜。夷。猶。有。問。不。敢。遽。爲。高。深。之。問。慮。無。結。果。反。滋。煩。惱。因。叩。曰。老。父。胡。爲。有。此。異。行。而。欲。世。人。信。其。人。與。乳。嬰。同。盡。深。所。弗。解。媯。娜。嬉。曰。老。人。誓。報。要。挾。之。辱。而。句。慧。娜。遽。應。曰。恨。耶。嗣。基。耳。何。恨。于。儂。而。以。此。慘。酷。無。情。之。辣。手。施。之。弱。息。乎。媯。娜。嬉。曰。夫。人。不。其。愛。耶。嗣。基。者。乎。耶。嗣。基。之。劫。夫。人。以。去。也。夫。人。不。以。爲。忤。甯。失。歡。老。人。而。嫁。之。老。人。天。性。夫。人。所。素。知。既。有。誓。言。如。何。不。踐。生。平。曾。未。少。折。于。人。乃。爲。耶。嗣。基。強。暴。要。挾。而。不。敢。拒。此。恨。如。何。不。報。慧。娜。慙。然。曰。其。後。如。何。媯。娜。嬉。曰。其。後。句。其。後。句。父。女。天。性。所。關。撫。雜。而。念。其。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又。如。何。不。悔。年。來。老。人。數。數。蹤。跡。夫。人。矣。苦。不。得。芳。躅。所。在。卽。吾。亦。嘗。奉。命。四。向。探。訪。嗣。得。之。嘉。梅。麗。庵。則。夫。人。遷。出。已。久。棲。息。何。所。苦。未。能。知。則。亦。徒。呼。喚。柰。何。爾。慧。娜。曰。胡。不。登。報。徵。詢。媯。娜。嬉。曰。嘗。一。度。登。問。矣。以。環。境。所。拘。束。未。便。明。白。宣。告。辭。至。隱。約。冀。箇。中。人。

會意而已。乃有投函報徵者。及約地會敘。則來者。卽嗣基也。其人愛汝。而亦恨汝。且四向追詰。夫人蹤跡。老人慮其別施辣手。遂懼而止。慧娜意大動。難以自支。委身坐石上。俛首而言曰。姆言。歷。歷。如。繪。似。老。父。猶。生。句。婀娜嬈應曰。老人固生存未死。慧娜曰。尋味。姆言似常相見。婀娜嬈曰。日。日。相。見。慧。娜。曰。姆。言。乃。不。一。及。吾。兒。殆。吾。兒。歿。已。久。故。弗。一。述。慮。傷。儂。衷。腸。耶。言。際。強。擡。頭。望。婀娜嬈。婀娜嬈嫣然微笑。慧娜悵惘曰。願。姆。質。言。生。死。自。有。天。命。懸。疑。莫。決。最。是。難。堪。婀娜嬈環。臂。抱。慧。娜。頸。項。慰。之。曰。夫。人。曾。聞。吾。曾。有。隻。字。稱。藩。薩。已。死。乎。慧。娜。驚。喜。動。容。曰。生。乎。彼。生。未。死。乎。婀娜嬈莞爾曰。健。跳。如。羔。羊。爲。之。保。姆。者。吾。也。慧。娜。喜。極。幾。暈。倒。身。在。婀娜嬈懷。婀娜嬈曰。前。塵。如。夢。未。來。之。喜。慶。無。涯。際。今。悲。喜。關。頭。儘。夫。人。尋。味。吾。且。詣。村。舍。爲。夫。人。取。行。篋。村。舍。人。多。識。我。不。爲。阻。也。請。以。下。榻。之。所。告。我。慧。娜。語。之。婀娜嬈遂行。約。半。句。鐘。後。歸。來。見。慧。娜。蹀。躑。水。步。狀。至。焦。急。遙。見。伊。來。便。呼。曰。天。乎。何。濡。滯。如。彼。其。久。盼。煞。儂。矣。趣。歸。速。行。萬。難。再。圻。婀娜嬈索莫不。應。不。言。不。笑。迴。異。前。狀。慧。娜。前。趨。而。迎。之。曰。儂。儂。行。也。句。何。事。令。姆。不。懂。者。婀娜嬈漠然曰。無。之。慧。娜。曰。然。則。趣。解。維。遂。助。婀娜嬈運置行篋。摒。擋。舟。中。事。物。婀娜嬈忽叩慧娜曰。夫。人。謂。圖。中。十。字。架。上。有。一。婦。爲。夫。人。耶。慧。娜。曰。畫。容。畢。肖。其。上。更。有。三。字。花。押。標。識。至。爲。明。顯。婀娜嬈動容。喃喃。呼。怪。事。不。止。慧。娜。異。曰。何。也。已。而。又。曰。殆。有。識。儂。者。圖。此。以。相。戲。苟。其。不。然。或。無。意。中。有。相。合。處。未。必。當。真。卽。儂。過。往。之。事。如。逝。水。句。婀娜嬈不俟其言之畢而應之曰。匪。憂。既。往。實。來。日。是。懼。

慧娜憐憐曰。來日何懼。婀娜孃搖首微唱曰。夫人猶憶預言之說乎。慧娜茫然曰。箇言何指。婀娜孃曰。曩者不嘗有預言。謂郎嗣基必死于友人之手。而夫人上十字架乎。慧娜一震曰。姆何由亦知箇事。婀娜孃曰。吾何所不聞。頃者聆夫人述十字架上婦人顏容。與夫人宛肖。微言不幸。隱合此其中。不免有。大可駭人者在焉。慧娜不禁笑失聲曰。姆乃憂是而慮進。烏將有所不利於儂乎。圖文荒誕。預言無稽。將何所取驗。婀娜孃曰。何笑為。果世人目擊地獄火燄者。疇復敢更嬉笑。語時辭色至莊嚴。已而又曰。吾為此言。不免為夫人所笑。笑我村愚妄識。而篤信鬼神。惟彼間自有靈蹟。何能不信。夫人而見馬格洛者。決為馬所折服。而不我嗤哂矣。慧娜曰。馬格洛者誰歟。婀娜孃曰。其人為四舟子之一。而藩薩最忠誠之老友也。博見多聞。智識實較老人為高。但其人句慧娜曰。其人何若。胡遽止言。弗續。婀娜孃曰。其人決計取驗玄祕之言。不恤以身嘗試。慧娜曰。如何嘗試。婀娜孃曰。其人乃有膽以肉手伸探魔鬼之窟。慧娜縱無信于神鬼之說。聆言不能無所動于心曲。因曰。所探何得。婀娜孃嘆曰。不幸肉手為鬼火熱。燄所燎焦爛。若疽潰痛楚。不勝至引。斧自斷其右腕。焦爛之手。吾所目擊其事。豈必無稽。慧娜于此陡憶破寮之屍。皇駭叩。婀娜孃曰。姆言馬格洛自斬右腕乎。婀娜孃曰。斷者右腕。斷腕時。吾猶在島躬為療治。其傷距今僅十日。腕斷後。二日而吾離島。及今始歸。夫人詰斷腕之左右意。必有屬。慧娜忉惻曰。儂為斯問。蓋憶取破寮老者之屍。右手不存。婀娜孃驚矚曰。信乎。已而又曰。然。然。吾今憶取夫人之言矣。死者殆馬格洛。

其人固髮白而長鬚。鬚灰蒼。頰下鵝筭。張如扇者。非耶。傷哉。若人而遽死于鳩毒。抑何怖人。聽聞之甚也。言既忽。張眸左右。週矚若慮失言爲人聽得。然者復憎語曰。馬格洛嘗語我矣。謂己身必先島衆而死。步其後者爲其主人。句馬格洛爲人。至奇能知已往未來之事。歷歷不爽。慧娜曰。渠言繼之死者爲其主人。主人緊誰。遮莫句言猶未竟。婀娜孃握拳怒立。作恨恨之聲曰。決竭我力與鬼神抗。必保老人勿爲馬叟之續。鬼而敢崇老人。當先死我夫人。且留此容我急歸。慧娜曰。請與姆偕。婀娜孃曰。夫人勿我梗。阻容我獨還。將先日之未暮。携藩薩侍老人來。面夫人。慧娜異焉。曰。姆意何屬。胡遽易初旨。不欲我偕行。婀娜孃曰。吾有憬于箇事。陡覺彼間爲險域。不但危及老人。于夫人尤不利。十字架上事當必取驗于島嶼。夫人何可輕身以蹈危。島名卅棺。義至險惡。慧娜曰。吾兒在彼。婀娜孃曰。吾携之來。三數鐘後可相見已。慧娜啞然失笑曰。數句鐘。句數句鐘于姆爲至暫。而謂儂能耐守乎。不見吾兒十四年于茲矣。十四年渴望。急于一見。以自慰。盈盈一水隔。可望而不可及。姆能耐之乎。儂甯冒萬險而不欲斯須遲。願姆毋我梗阻也。婀娜孃注目觀慧娜久之。見伊辭意堅決。強拒未能喟然嘆曰。此中殆有天意存焉。遂偕慧娜登舟。解維鼓輪。破浪駛去。海邊暗礁密佈。而婀娜孃知之有數。不爲阻也。

(未完)

本局最新出版兩傑遺著合刊廣告

武進許指嚴江都李涵秋

兩傑遺著合刊

一許李兩先生道德文章早為海內崇仰母待本局贅言惟兩先生生平巨部著作當以本局出版為多如許著之指嚴餘墨。十葉野聞。南巡祕記正補編等如李著好青年。魅鏡。活現形等早經名馳海內有口皆碑今兩先生同歸道山士林莫不哀悼日來函購兩先生遺墨者踵相接奈本局存書大半售罄愧無以應爰將兩先生遺著六種概行重付棗梨訂為合刊願照真本發行俾廣流傳惟特以五百部為限

- (一)許著之指嚴餘墨 兩厚册原價一元二角 單購售洋六角
- (二)許著之十葉野聞 兩厚册原價一元 單購售洋五角
- (一)許著之南巡祕記 正各一册原價一元三角 補單購六角五分
- 政商十大祕密 原價四角 單購售洋二角
- ▲以上四大遺著○原價共計三元九角 單購需洋一元八角 合刊特價祇售一元七角
- (二)李著之好青年 甲六厚册原價二元八角 種照祇售一元四角
- (二)李著之魅鏡 五厚册原價二元 單購售洋一元

▲按魅鏡奇形幻像不勝枚舉今特加繪精美圖像二十幀以成完璧

(二)李著之活現形 四厚册原價二元 單購售洋一元

▲以上三大遺著原價共計六元八角○ 單購需洋三元四角 合刊特價祇售二元六角

一郵費單購許著一種每洋一角合購四種祇需二角單購李著一種每洋二角合購三種祇需二角

一購書請向郵局購用匯票掛號寄下倘以郵票代洋九五貼水

一購者每次函購均請寫明住處姓名門牌萬勿省筆致涉舛誤

一此次特價均由本局自行辦理外埠分售處不在範圍之內

一購合刊一種得贈著者遺像一幀再贈錦匣一隻頗覺雅觀

一李著好青年另有乙種袖珍本定價大洋二元現在存書無多亦照對新辦理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總發行所謹啓

斜陽煙柳錄

(佛影)

第五回 摹劣態雅謔遡前塵 擦芳心豔詞藏小字

却說廷璧瞧着葛姨母替映霞梳頭。葛姨母無意中說了一句趣語。誰知正中廷璧心坎。向着鏡子裏的映霞一笑。映霞臉上一紅。秋波脈脈。如不勝情。葛姨母却不在意。一時梳洗已畢。收拾了篋具。一同出來。葛姨母和映霞自到後面去瞧廷楨。廷璧一人走到書房門首。聽見葛姨夫咳嗽的聲音。知道已經起來。便推門進去。只見葛姨夫橫躺在一張花梨木的大煙榻上。正在燒煙。他父親水心先生坐在窗前低着頭寫信。廷璧上前一一請過了安。便想退出。忽聽水心先生道。璧兒你站着。我有話和你講呢。廷璧只得站住。恭候他父親的吩咐。誰知水心先生仍低着頭只顧寫信。廷璧無聊。在桌子邊上拿起一張報紙來瞧瞧。原來是昨天的報。第一張上都是各處學校招考的廣告。廷璧一條條看去。正看着水心先生已把信寫好。放在一邊。抬頭向廷璧道。璧兒。我爲了你們念書的事。昨晚和你姨夫商量了半夜。我瞧你年紀也不算小了。天天守在家裏。也不是事。你現在念的書都不適用於新社會。我們雖不必說甚麼經天緯地的海話。但是一個人生在世上。總應當做一些有用的事業。四民之中。除士外。農業、工業、商業都能夠生利經營。發達了社會。固然有益自己。也可以致富。至於文學、美術。只能在閒暇的時候自己陶寫性情。消遣歲月。

不能便當他一種終身的職業。古人不是說的詩人都窮而後工，非詩之能窮人，惟窮而後能工也。那麼你要做一個詩人，必定先要做一個窮人。這有甚麼意思？方才你姨夫說你去學法政，我想你秉性忠厚，沒用將來入政界，斷不合宜，便是經營商業，持籌握算，也非你所長，倒是農業最穩，最有興味，你能研究些心得出來，也未常不能發展退一步說，只要肯勤勤儉儉的做去，也不至失敗。我家又住在鄉間，自己有幾畝田，你將來一面種田，一面讀書，布衣蔬食，也就不至有匱乏之憂了。所以我的意思，想送你到南京一個農業學校裏去說着，便把那張報接過來，按在桌上，指着中間一條廣告道：便是這個學校，你自己瞧瞧，怎麼樣。廷璧忙瞧時，只見那廣告上面寫着金陵農業專門學校招生的幾個大字，下面又有許多小字道：

本校招收新生四十名簡章列下：(一) 年齡十五歲至二十四歲。(二) 程度中學畢業或有相當程度者。(三) 試驗科目國文英文數學代數地理歷史博物。(四) 手續報名時先繳報名費一元四寸半身照片一張。(五) 報名期自登報日起至陽歷八月三十一日止。(六) 考期上海九月三日南京九月六日。(七) 考試及報名地點上海西門教育總會南京鳳儀門內本校詳章函索即寄。

廷璧瞧罷道：父親，這個學校孩兒恐怕還不能進呢。第一年齡不及格，第二他要中學畢業才能去考的。孩兒不但中學連小學也沒進過，第三考的科目除國文數學代數是孩兒學過的那

地理歷史孩兒。雖看過綱鑑易知錄輿地大全等幾部書。還不知有用沒用。至於那英文博物孩兒。更是一些不識。怎能去考水心先生道。你這話也不錯。不過年齡一層。倒可以不必慮他。因十四歲和十五歲。總還充得過去資格。一層他雖說要中學畢業。但下面還有一句。一或有相當程度者。一這相當程度四個字。當然有通融的餘地。惟有你英文不懂。是沒奈何的事。昨天我聽見說南莊的明哥兒回來了。不知他就要出去麼。如其一時還不出門。你弟兄倆可以去請他。幾時好在離那學校的考期。還有一個半月。你只要肯用功些多少。也可以學得些皮毛。說着那葛姨夫翻身從榻上起來。笑道。璧官。你這些事。都不必慮他。現在你先寫一封信去。把他那詳章。要來細細斟酌一下。如果合意。一定要進去時。我自想法。水心先生問怎麼葛姨夫道。原來你不知道。現在這些省立學校的校長。都是由省公署委任的。我們江蘇省公署裏那個教育科長。姓郁的是江西人。從前和我同過事。狠談得來的。現在璧官不論要進那一個學校。只要寫封信。託這姓郁的去向那校長通一個關節。不要說學生。便是介紹一兩個教員。也還容易。水心先生笑道。這樣一來。倒小題大做了。况且他英文一字不識。便勉強進去了。程度。殼不上。也沒用。葛姨夫道。這也只好慢慢想法。一時是急不出的說時。高司務送早飯進來。廷璧陪着他父親和葛姨夫吃過早飯。然後出來。走到廷楨房裏。只見廷楨坐在床上。喝粥。額前披滿了頭髮。面容也瘦了許多。葛姨母和映霞都坐在他床前講話。映霞見廷璧進來。先笑道。哥哥方才在書房裏。這半天講些。

甚麼難道早晨還背書麼。廷璧道不是。父親說要叫我到南京去念書呢。映霞初聽這話不覺一怔。既而笑道可不好麼。哥哥這一去。准要歡喜得睡不着。南京那地方夠多麼大。我記得那城裏有一個清涼山。一個莫愁湖。城外江邊上還有個燕子磯。都是極好的景緻。我都到過。我們有一次回來遊燕子磯。船上撞着大風雨。那船一側便灌了半艙的水。這個故事我前天曾和哥哥講過。哥哥記得麼。廷璧笑道怎麼不記得。妹妹講的話我句句都記着。不會忘掉。那天可惜我不在船上。我要在船上也可以保護妹妹。不叫吃驚。映霞把嘴一披道罷了。你別說嘴了。你還沒見過那麼大的浪。連父親也嚇的發抖。母親抱住了我。嘴裏只顧念佛。母親不是麼說着。把眼瞟着葛姨母。葛姨母道這些吃驚吃嚇的事情。過去了。還提他做甚麼。偏你只愛放在嘴裏逢人便嚼。以後再這樣割掉你的舌頭。映霞被他母親罵了個沒意思。只得重又搭訕着問廷璧道。璧哥如今可定幾時動身。我們還得預備餞行呢。廷璧道動身還早。咧第一我這英文沒念過。不能考父親。叫我先把英文預備好了。再去考考起來也。知道取不取呢。映霞道可是說了半天。究竟你考的甚麼學校呢。廷璧道父親說的是農業學校。妹妹瞧好不好。映霞搖頭笑道不好。我瞧不好。這農業學校不是學種田的麼。種田這件事。鄉下蠢孩子都會犯得着。老遠的跑到南京去學。麼我記得我們在江西的時候。衙門後面有一大塊荒場。那場彷彿也是一個甚麼農業學校的農場。我在樓窗裏望下去。望的逼清。每天下午便見有一個先生模樣的人。領了一羣學生來種田。每人

手裏一把鋤頭。也有拉着牛。也有挑着糞。水亂闐闐的吵。做一團不移時。那先生去了。這班學生一齊丟了傢伙。去坐在樹陰底下。乘涼吸香煙。或是拿出球來踢球。沒見他們種熟了一畝半畝的地。你想這班人。還有出息麼。況且丟了好好的書。不念去幹這個頑意兒。天天赤膊赤腿。被太陽曬得像油煎。猢猻一般。成個什麼模樣。幾句話說得葛姨母也笑起來。道：「偏你又有多話。頭你見的那班人。都是些不上進的蠢小子。你哥哥難道也學他們映霞搖頭笑道：「這可難說。天下的老鴉一般的黑哥哥。既和這些人混在一淘。難免不變出這副嘴臉。不信。母親但等哥哥從南京回來的時候。必定可以看見他身上。渾身的臭汗。兩腿塗滿了爛泥和糞。阿呀。呀。好不惡心說着。故意把身子避在一邊。一隻手捏着鼻子。笑得喘不過氣來。氣得廷璧一把拉住映霞道：「你挖苦我。我也不和你辯。但是我現在連學校也沒有進。身上那裏來的爛泥和糞。要你這般躲避。還把手捏住鼻子。算是甚麼意思。倒要請二姨母評評這個理。看葛姨母道：「阿霞打趣你。哥哥原不該還不給你哥哥打兩下消消氣。映霞被廷璧拉着手。又聽見母親這話。只得討饒。廷璧道：「我也不打你。但只問你。我身上的糞在何處。你既說我身上有糞。我便把這糞分些與你。說着把映霞攔腰一抱。嚇得映霞酒脫了手。避個不迭。廷楨在床上聽了半天。忍不住嚷道：「哥哥姊妹你們別鬧。我問哥哥。你可聽見父親說過。叫我往那裏去麼。映霞抿着嘴道：「說過的。我聽見姨夫說的你頑皮得利害。所以要送你到外國去學看牛。去。你可去不去。廷楨把頭從帳子縫裏鑽出來道：

姊姊不要打。正經我南京去不去。廷璧道：正經我沒聽見。父親說：叫你去那學校的章程。最小要十五歲才能去。我還差着一歲。知道能去不能去呢？你自更不必想了。廷植聽了，知道沒有希望，只得仍把頭縮進帳子裏去了。這時只見水心夫人進來道：璧兒後天是南莊七叔祖母的五期，方才他家的老媽子來說，他家從明天起做三晝夜道場，叫你們弟兄倆去瞧熱鬧去。你那蕙風姊姊知道霞妹妹來了，說也叫同去住幾天。我想他家一片殷勤，不好意思不去。你就和妹妹去住兩天罷。不過這幾天他家人多事雜，你自己須放謹慎些，別鬧亂子出來才好。水心夫人話未說完，廷植又聽見了，鑽出頭來道：母親，我難道又沒得去麼？水心夫人道：他家本來也請你去，誰叫你弄出病來的？自作自受，還響得出咧。罵得廷植要哭出來。葛姨母忙安慰他道：植官快不要哭，安心養着。等你身體大好了，便可以去了。好在他家這道場要做三天，你便遲兩天去也還看得着咧。廷植沒法，只索躺着嘆氣。廷璧又問映霞去不去，映霞瞧着他母親，葛姨母道：霞兒陌陌生生的不用去罷。况且人家這幾天又是喪事，又是道場，正忙得不開交，沒的又去擠着惹厭。水心夫人道：這倒不妨。他家客人不止一個，也不見得霞官一個人忙，而且霞官又是乖靈，有見識的，還用得着你顧慮麼？葛姨母道：那麼你去了一天就回來，隨時聽你哥哥的話，不許個強。璧官你妹妹是一味孩子氣，不太懂得禮數，你千萬照應他些兒。到了你叔叔家裏，那些叔叔兄弟、伯娘、嬸娘們跟前，你一個個指點與他，叫他請安不要錯了禮數。吃人家笑河邊樹林子裏。

少走熱太陽底下也不要亂跑。廷璧笑道：我知道呢。二姨母但把妹妹交給我，再不會失錯。但等回來時，還把一個妹妹完完全全的交還二姨母。若是碰傷了一根汗毛，二姨母但問我。水心夫人道：虧你厚臉，說得出我瞧你自己還要你妹妹照顧呢。廷璧也不再說，只瞧着映霞笑。不移時，映霞走了出來。廷璧也跟在後面，一同走到窗前迴廊裏。映霞紅着臉回頭問道：你跟住我做甚麼？廷璧忙走近一步，笑道：姨母把你交給我，以後我一步也不能離開你了。映霞道：放你的屁。難道我這會子怕就被老虎吃了？廷璧道：老虎雖沒有蛇蟲百腳多得很呢。我既保護着妹妹，應該刻刻留意。萬一妹妹皮膚上被那毒蚊子刺上一口，我也担着大半個不是呢。說着，便凝着臉，又去拉映霞的手。映霞摔手道：誰和你拉拉扯扯的小心着。姨夫叫你念英文呢。一句話說中，廷璧心坎不由的放下手，不高興再和映霞纏了。當日無話。明天午後，廷璧映霞預備到南莊去。葛姨母替映霞收拾幾件隨身替換的衣服，包做一包，拿出來向水心夫人道：老姊妹，我家阿霞的那個鴉鬟紫娃兒，我嫌他是江西人，聽不懂這裏的說話，所以留在家裏沒帶來。這會子阿霞獨自出門，沒人跟着，不像樣。我想借你家的阿娟用一用，不知可使得麼？水心夫人道：這有甚麼使不得？這孩子橫豎天天閑着淘氣，妹妹儘管使喚好了。說着，便喚阿娟過來。阿娟早在窗前聽見這話，歡喜得個獅子滾繡球，一路嬉着嘴進來。葛姨母把這衣包交給他，叫他好好留心着。小姐早晚替換，別只一味貪頑。阿娟答應，接了衣包出去。水心夫人又喚高司務，叫他把那大船艙裏

收拾乾淨。鋪上褥子。另外僱了兩個船家。連高司務三人搖去。廷璧映霞臨走還到廷楨房裏。廷楨睡在床上。眼睜睜的瞧着二人。映霞心裏有些不忍。便道：「弟弟，你安心睡着。明後天起得來時，還叫高司務割了來。我們等着你呢。」廷璧道：「弟弟，便不來也罷。等我們回來時，多帶幾盆荷花燈給你。」廷楨都點頭應答。二人出來。廷璧又走到書房裏，向他父親說明。水心先生繃着眉道：「做道場是甚麼好看的事情，也值得老遠的趕去看。而且你這幾天要趕緊的預備英文。正在千金一刻的時候，還有心緒出去趕這些無謂的熱鬧，倒也虧你。」廷璧聽了，不敢言語。水心先生停了一會，又道：「南莊呢？本來我明天也要去叩頭，而今你既先去也罷。住了一夜，還是早些回來。別頑昏了頭。倒是你瞧見蕙明先代我問一聲。他在家還有多少時候的耽擱。若是還要住幾時，你就說我說的，請他到我家來教你弟兄倆的英文。他畢竟家裏走不開。就是你們每天走了去讀也好。你弟弟本來還不十分緊要。你是要預備考學校的日子很快。一霎眼就是考期。那裏還可以再遷延下去。鄉下地方識得英文的人少。而今他回家來，倒是個難得的機會。況且又是自家弟兄。答應了沒有不盡心教導的。你現在先至至誠誠的和他說明了。省得我明天去時，他家正在忙碌的時候，恐怕一時找不到機會談這些話。」廷璧句句答應了。退出門來，一溜煙跑到河岸邊。見映霞阿娟早站在船頭上等候。廷璧慌忙也跳到船上。和映霞一同進中艙坐了。阿娟坐在船頭裏面。高司務見人已到齊，便招呼那兩個船家解纜開船。一路搖着。映霞在船裏左右閑瞧。見

這船船身雖不大。裝璜也還精緻。兩面板壁油漆煥然。窗子上的玻璃也揩抹得淨無纖塵。靠艙的左角放一只小小的矮桌。桌上放着茶壺茶杯等物。中艙和頭艙本用一個紅呢的門簾隔着。現在把他倦了起來。簾子兩面狹狹的兩塊小屏。屏上寫着李易安的紅藕香殘玉簾秋詞。映霞當他是詩隨嘴念去。只念不斷。回頭問廷璧。廷璧道。這是詞不是詩。句子有長短的。接着自己念了一遍。映霞跟着念去。果然順口。而且音節委婉。可聽和詩不同。歡喜得念了一遍。又是一遍。念着。又問這詞是誰做的。却做得怎地好。廷璧道。這是漱玉詞裏的一首。一翦梅做的人喚做李易安。是宋朝一個女士。我從前也是愛他這首詞好。所以把他抄在這裏的。映霞驚訝道。怎麼做這詞的人也是個女子。麼咳。一樣一個女子。怎麼人家就這般聰明。我就這般笨。廷璧笑道。這可是妹妹客氣了。妹妹再用功三年。怕不也是一個才女。麼。映霞急道。罷呀。你快不用打趣我了。我是這般笨。便用功到老。也不中用。倒是你快說這李易安是怎樣一個人。他做的書可有買處。廷璧道。李易安麼。他名清照。是北宋時候一個著名的女詞家。他丈夫叫趙明誠。填的詞却遠不及易安。易安做的漱玉詞。至今人家都傳誦。怎麼沒買處。我家便有一部。妹妹要看時。等回去時。檢出來。映霞道。這也罷了。但你方才還說甚麼一翦梅。這一翦梅。難道是這首詞的題目。麼。廷璧道。不是這個。喚做詞牌名兒。詞的調子。逐個不同。所以每一個調子。便有一個牌名。譬如這首詞。第一句紅藕香殘玉簾秋。是七字句。第二三句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都是四字句。第四句雲中誰寄錦

書來又是七字句。雁字回時月滿西樓。又是兩句四字句。這是上半闋。那下半闋。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句法全和上半闋一樣。像這樣四句七字句和八句四字句相間而成的一個調子。就叫做一翦梅。所以這詞牌名和詞裏的意思。却不相干。映霞道。這個我懂得。但他這首詞的題目是甚麼呢。廷璧想了一會道。這首詞的題目彷彿是閨思罷。我可也記不清楚了。不過有大凡古人填詞。大都在花前月下。茶餘酒後。興之所至。信手拈來。算得沒有題目的居多。後人勉強替他湊一個題目上去。何非是春夜秋夜。閨情客况之類。千篇一律。沒有甚麼意思。倒是詞牌名萬不能忘記。自己填的時候。平仄聲和韻脚。尤其要注意。萬不能放他有一個字錯誤。因為這件東西。更不比詩的音律。還有通融的餘地。詞是絲毫也不容假借的。填詞錯了音律。何論你句子做得怎樣精美。也就算不得數。譬如寫字的寫了別字。難道因你字寫得好。人家也肯原諒不成。映霞點頭道。這個我也領教了。我自今日起。就請你教我做詞。不知你肯不肯。廷璧笑着低聲道。我教了你。你拿甚麼謝我。映霞紅着臉道。我拿甚麼謝你。你學堂還沒有開。倒先要討學費。好不要臉。廷璧大笑道。妹妹不必着急。我是說笑話罷。咧老實對你講。這個東西我也剛剛才學呢。自己連門徑也沒進。怎樣能教人。妹妹如果誠心要學。我有一部白香詞譜。可以借給妹妹。先去揣摩起來。最好首首把他念熟。調子熟了。自己填起來。也就容易了。映霞道。那麼你自己可填過幾首了。廷璧道。我現在只歡喜讀古人的詞。自己

不。大。敢。填。從。前。雖。填。過。幾。首。過。幾。天。自。己。瞧。瞧。不。好。便。把。來。撕。了。倒。是。昨。兒。晚。上。我。睡。在。床。上。無。意。中。填。了。一。首。恰。巧。也。是。一。剪。梅。你。愛。聽。我。便。念。給。你。聽。映。霞。欣。然。道。正。要。請。教。可。是。你。嘴。裏。念。着。我。聽。不。仔。細。不。如。寫。在。紙。上。好。廷。璧。道。那。麼。就。寫。出。來。好。在。船。上。有。紙。筆。呢。說。罷。便。在。身。後。十。景。樹。裏。拿。出。筆。墨。硯。台。放。在。矮。桌。上。把。茶。壺。裏。的。茶。注。一。滴。在。硯。內。磨。濃。了。墨。映。霞。也。在。樹。下。抽。屜。裏。找。出。一。頁。信。箋。來。讓。廷。璧。寫。廷。璧。提。起。筆。來。略。略。思。索。便。寫。道。

映。日。嬌。姿。媚。早。秋。纔。住。溫。柔。便。戀。溫。柔。曉。妝。多。事。上。簾。鈎。對。鏡。人。羞。窺。鏡。人。羞。映。霞。臉。盈。盈。意。乍。投。喜。處。迴。眸。嗔。處。迴。眸。思。量。何。計。避。閑。愁。郎。也。低。頭。儂。也。低。頭。

寫。罷。便。遞。給。映。霞。映。霞。接。來。低。低。的。念。了。兩。遍。廷。璧。笑。問。道。妹。妹。這。首。詞。做。的。可。好。映。霞。道。好。是。好。只。可。惜。我。不。懂。廷。璧。道。你。既。不。懂。怎。麼。知。道。他。好。既。知。道。他。好。怎。麼。還。會。不。懂。呢。映。霞。低。頭。不。語。只。把。指。甲。挖。那。詞。裏。上。下。兩。半。闌。的。第。一。句。第。一。個。字。廷。璧。禁。不。住。把。身。子。挨。近。映。霞。坐。處。只。見。映。霞。脚。上。穿。着。一。雙。寶。藍。緞。子。的。鞋。子。鞋。尖。上。繡。着。一。對。展。翅。的。胡。蝶。栩。栩。欲。生。上。面。是。雪。色。印。花。杭。紡。的。衫。褲。衣。緣。褲。管。上。都。綴。着。水。浪。紋。的。花。邊。頭。上。梳。一。個。麻。姑。新。髻。綠。雲。繞。額。旁。插。一。朶。極。大。的。紫。色。緞。結。微。微。顫。動。更。襯。出。映。霞。那。副。嬌。羞。脉。脉。的。神。情。把。廷。璧。瞧。了。個。魂。馳。魄。蕩。當。下。廷。璧。瞧。的。越。發。癡。了。正。待。說。話。忽。聽。頭。艙。裏。撲。禿。一。聲。響。兩。人。都。嚇。了。一。大。跳。忙。擡。頭。瞧。時。原。來。那。阿。娟。坐。着。打。磕。睡。睡。熟。了。忘。其。所。以。恰。巧。船。正。轉。灣。船。身。略。略。一。側。阿。娟。一。個。坐。不。穩。便。直。

跌下來這一跌倒把他跌醒爬起來措措眼睛重又坐着後面高司務問艙裏怎的廷璧道不相干是阿娟無心跌了一交你儘管搖罷因又問還有多少路了高司務道一里光景快到哩你們靜一刻兒罷映霞問廷璧道你家到南莊可有多少路廷璧道也不過五里多一點尋常小船半個鐘頭就到了這大船就是這般慢映霞道我倒也不覺他慢廷璧道說說不覺得其實正好一歇咧然而也快到了映霞道停刻兒我們上去到了他家有多少人要招呼的你先告訴我廷璧屈指道他家本家叔叔一個嬸嬸一個蕙風姊姊一個蕙明哥哥一個蕙明嫂嫂一個蕙言妹妹一個近房的族中老大房裏除了他本家之外還有大伯父二伯父四伯父大伯母二伯母三伯母四伯母還有三個姑母都是長輩平輩的姊姊妹妹哥哥弟弟一總大約有二十來個老二房裏……話未說完映霞止住道慢着慢着你滿嘴甚麼老大房老二房叫我怎麼能弄得清楚究竟你家共有幾房怎樣一個分法你清清楚楚的告訴我才好廷璧笑道這却怪不得你不懂便是我自己至今也還不能十分明瞭大約我們曾祖太爺弟兄四個分做四房就是我們現在稱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房老大房裏又分出兩房現在做道場的叔叔家叫做大七房還有一房叫大大房就是我方才說有二十幾個兄弟姊妹的那房這一房在我們俞氏族裏要算人丁最盛的了老二房也分做二三二六兩房二三房那個三伯祖早年下世沒有後嗣二六房六叔祖生三個兒子大的伯父在京裏做官把全家都搬了去了老三房就是我家我們祖父父親

都。沒。有。弟。兄。又。搬。在。萬。柳。村。住。所。以。和。他。們。好。像。生。分。了。些。其。實。我。們。還。是。南。莊。的。俞。不。是。萬。柳。村。的。俞。因。爲。萬。柳。村。的。俞。雖。然。也。是。同。族。合。起。譜。來。已。在。五。代。以。上。了。映。霞。道。道。我。明。白。了。但。你。方。才。說。老。房。分。做。四。房。現。在。只。有。三。房。還。有。老。四。房。呢。廷。璧。搖。頭。道。那。不。必。去。說。他。罷。說。出。來。被。你。見。笑。映。霞。道。奇。了。這。有。甚。麼。可。笑。的。你。儘。管。說。罷。了。廷。璧。正。待。開。口。忽。聽。岸。上。鑼。鼓。喧。闐。人。聲。雜。亂。那。船。已。停。了。只。得。大。家。收。拾。登。岸。正。是。

膠漆難分小兒女

滄桑怕說大家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本局最新出版滑稽社會小說

南 匯 顧 佛 影 先 生 第 一 傑 作
 最新出版 滑稽新史 消遣良品

滑 稽 小 說 …… 之 結 晶
 長 篇 小 說 …… 之 創 作

快看出版 最新長篇有趣味之滑稽小說
 首 尾 十 萬 言 描 寫 會 社 新 舊 人 物

諧笑百出極繪影繪聲之形容絕到
 之非盡空中樓閣君試看一遍所知
 何人必捧復不止

書中發笑之點甚多

- ▲有牽絲攀腰之情書…有隔靴搔癢之情話
- ▲有拖泥帶水之演說…有豈有此理之家信
- ▲有雙料瘟生之鄉董…有頭號木林之校長
- ▲有裝神扮鬼之新娘…有妄想天鵝之新郎
- ▲有一相情願之情人…有人盡可夫之閨秀
- ▲有和尚變尼姑趣聞…有村姑灌米湯豔史
- ▲有十鴿亂盤之翻譯…有疊床架屋之文章
- ▲有撒潑打架之英雄…有嬉皮笑臉之學生
- ▲有不尷不尬之學究…有假癡假呆之家長
- ▲有教員看袴之笑柄…有校長拍馬之趣事
- ▲有女學生之秘密窟…有姨太太之趣條件
- ▲有怪文毫之豔體詩…有臭才子之駢體文
- ▲有海闊天空吹牛皮…有翻雲覆雨做圈套
- ▲有小棺材式之尊鞋…有石蒼蒲式之頭髮
- ▲有隨隨便便之戀愛…有馬馬虎虎之結婚

上 面 可 笑 之 人 物 可 笑 之 事 實 非 來 歷
 許 多 活 靈 活 現 彷彿 銀 幕 上 之 却 潑 林
 一 得 見 就 笑

全 書 有 一 十 六 回 之 多

- ▲數門閨一對石獅子 起家業幾塊活招牌
 - ▲自由女家書與古怪 無賴僧神話太荒唐
 - ▲泄機密和尚變尼姑 走佳運塾師充校長
 - ▲捉狹兒巧逢惡報 忠厚人忽遇奇緣
 - ▲惡作劇課堂充戲館 大開步走路代操場
 - ▲鬼討好陳金發買錢 活受罪萬健生着禪
 - ▲翻譯員胡言亂語 演說詞拖泥帶水
 - ▲將計就計英雌撒潑 拆廟造廟癩子吃虧
 - ▲文明裝束兩乳巍巍 野蠻舉動全家碌碌
 - ▲周愛芬暢論外交 王美貞實行博愛
 - ▲進俱樂部村姑眼熱 組演劇團校長材宏
 - ▲戲券銷完烟銷火滅 牛皮吹足海闊天空
 - ▲新址糊糊奇聲惹恨 舊樓根觸異蝶狀生
 - ▲辦書局支梅樹等款 吟鑿詩都蝶痕寄檢
 - ▲投稿生涯苦了兩腿 騙錢圈套累及雙鞋
 - ▲豎降旗詩人悟道 操秘術老板發財
- 有 了 包 你 大 笑 十 次 不 笑 還 有
 此 書 益 生 當 非 淺 鮮 全 之 佳 妙 文 筆 利 當 為 有
 目 者 所 賞 也
- 洋裝一巨册百數十頁定價五角新出版特價
 大洋三角五分外埠寄費七分半
 外埠同行亦有分售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獨家發行

明紀代 瑞禍記

(著作者規世山樵)

第九回 魏雲卿泣別露水情 侯一娘感傷風寒症

詩曰

一朝悵別離。兩下生愁蹙。今日撒齊眉。何期重比目。

經年孤雁鳴。長夜杜鵑哭。憶妾鞠懷兒。乃君親骨肉。

忍心背錢亭。洒淚登韜轂。身世付浮萍。口吡啖苜蓿。

霏霏瑞雪飄。颯颯寒風肅。運蹇悒連還。時乖纏瘁煥。

話說侯一娘生下是個孩子。夫妻俱各歡喜。然凡人生男則喜。生女則厭。古今同轍。天下元氣甘心罹罪。愚哉。愚哉。然生子賢則已。或有不肯。雖開蕩。檢揮霍。輕財破產。喪家甚有。卒成赤族之禍。皆男子所為也。觀提縈之上。書救父木蘭之代。父從軍。更有七女負土以葬。親曹娥投江。而背父人願。聖女之不及耳。侯氏夫妻此時。歎因是年歲在戊辰。遂取名辰。生洗了喜。非常。豈知畫餅不能充饑。望梅難止渴。悲夫。悲夫。因是年歲在戊辰。遂取名辰。生洗了孩子。謝了穩婆。次日送信與雲卿。謝勞之禮。不并王府兩處。生者此明明打抽風耳。王奶奶差人送了錢米柴炭來。雲卿也送銀錢與他。又主顧人家多有送錢米食物的。三朝滿月。王奶奶皆着人送百索衣襖等類。一娘也不上街。正是日久生厭。他幾件技藝人都看熟了。人家也不來叫街上人看的也少了。都不肯出錢醜醜。見生意淡薄。又知老婆有了孤老。幸得

孤老用工且見王府裏勢權會記史三人心難測因此時常要動身一娘因戀着情人不肯
 應該謝勞兒見一娘回來逐日又來相纏見一娘不甚理他蘇合香已到手了蟻蠅可
 依他那陳買兒便有吃醋之意常在醜驢面前撒唆此人亦醜驢醉後回來常尋事吵鬧自
 婦大都如是世便有吃醋之意常在醜驢面前撒唆此人亦醜驢醉後回來常尋事吵鬧自
 人其猛省之便有吃醋之意常在醜驢面前撒唆此人亦醜驢醉後回來常尋事吵鬧自
 此無日安靜又混了半年早為途中遇醜驢終日心中有物再加陳買兒時在耳邊撥弄
 夫語森夫不免帶出酸家來便乘醉擊刀弄棍的吵一娘雖與他硬做也知不是常法便來
 話醜驢不覺實在醜驢家來便乘醉擊刀弄棍的吵一娘雖與他硬做也知不是常法便來
 對王公子話了討他的意王公子道我也代你們想終非常計我也將上京去會試春闈期
 功名我去後誰看顧你們此信的確天下如牛三者多且尋雲卿來計較遂叫小廝喚了小
 要緊我去後誰看顧你們此信的確天下如牛三者多且尋雲卿來計較遂叫小廝喚了小
 魏來見一娘愁容問道為甚麼甚麼惱公子道他丈夫見生意淡薄也非獨為生意要往別處去雲
 卿道莫理他夫唱婦隨爾私交之就沒生意難道大爹這裏養不起你公子道也不是這樣
 說你們終非常久之策我也難顧你們一世况我也要上京我去後連你在此地也住不得
 了牛三起那畜生必要來報復慮得我想不如讓老一先行你同我上京去改日來再相會
 罷將他們驚駭分折只怕你班裏人不肯放你雲卿道我要去誰阻得我常伴精神公子公
 罷將他們驚駭分折只怕你班裏人不肯放你雲卿道我要去誰阻得我常伴精神公子公
 子道你去了豈不要散班麼以奇貨雲卿道原舊有一個旦新又添了一個我可以去得公
 子道老一幾時動身一娘道要去明日就可去了說畢二人便扯住哭起來公子道暫時相

別不久有會也不必哭了。再三勸住。有聚有散人之常情所公子道：「本該留你們坐坐，我今日又要去上席，又想道也罷。我早些去見個意，先來你二人在此等我，叫小廝拏飯吃。」擺上飯。他二人那裏吃得下。一對情公子再三勸他們各吃了幾口，就放下來了。公子吃畢起身，二人閉上門送行。一回。今宵同會碧紗厨雲卿道：「想當日在廟裏相逢，蒙你十分相愛銘感，至今後又承大爺好生成全，你我相處了兩年，如今一旦分離，正是海枯石爛，此恨難消，恨所皮者老乘。天長地久，此情不老。」一娘道：「你這樣青春年少，怕沒有好女兒匹配，只是我跟你那厭物幾時才得有出頭的日子？若得此生重會，死也甘心。你此去須要保重，不要爲我傷感壞了。誰人知你疼熱？」數語令人酸鼻雲卿道：「我如今做戲也非善策，明日跟大爺上京，只望他中了我，也要上個前程。」爲後文沙市父就有幾年在京裏住，你有情可到京裏相會。爲後文侯氏又哭了半日。雲卿道：「我到下處走走，就來。」一娘道：「我也要到裏面去辭別二人，起身。」一娘走進來，向老太太叩了頭，又向王奶奶磕下頭去。王奶奶扯起來道：「爲何行此大禮？」一娘道：「小的一向蒙老太太太太奶奶抬舉，感恩不盡。明日要往南去，今特來辭謝。」王奶奶道：「可是作怪，好好住着罷了，又去怎的一娘道：「丈夫見生意淡薄，往要南去，趕趁王奶奶道：「就沒生意，難道我家裏養不起你？」出言最真，是別處去也，只吃得一碗飯。」一娘道：「多謝奶奶美意。」

只叫做梁園原好終非久戀之鄉。嬌客雖佳安得常情之樂我道去也去不遠異日再來伏侍王奶奶叫丫頭擺茶與他吃眾女眷都贈他銀錢衣食。聰明伶俐口和顏賺得人憐愛王奶奶另是五兩銀子並花翠等物贈他一娘一一謝領看看日晚公子也回來了一娘到書房裏來却好吳益之不在此就是他們三人公子道你要往何處去一娘道打算往南邊去公子道昨日有人自南邊來說南邊大水米麥甚貴徐州一帶都淹沒了如何去得。淮南連遭水災民不聊生不如往東昌府去好泰安州我有個同年姓白也是個四海的人如今丁憂在家與我至厚我寫封信與你去投他他必看顧你的等我出京時便着人帶你一同下來。公子體卸貧賤人周到可嘉不意侯氏頗沛流離世事變遷固難逆料一娘道大爺如比費心真是殺身難報小廝擺下酒來公子舉杯遞與一娘道淡酒一杯聊壯行色。客舍一杯酒陽關三疊曲願你前途保重異日早早相逢一娘接來放下也斟了一杯回奉公子就跪下拜謝道小的兩人。所云兩人者雲卿也非醜也承大爺厚恩今生恐無補報只好來生作犬馬補報罷。太上曰受恩不感念怨不休人非草木若受人恩者不今日一別不知有相見之日否雲卿在爺身邊望爺擡舉若得個前程也是在爺門下的體面。意是從雲卿心公子道不勞費心這是我身上的事一娘又斟了一杯雙手奉與雲卿才叫了一聲哥就哽咽住了潸潸樓淚如泉湧說不出話來淚都滴在杯內。雙文所稱媛浴玉酪白二人抱住放聲大哭公

子也。兩淚交流，勸住了。重又斟酒，他二人那裏吃得下去。二人你相我相，我相你相，眼淚汪汪相了一會，復又大哭起來。悲莫悲夫，生別離千古恨事。連旁邊服侍的人都垂下淚。正所謂藏石人間也，淚見人如是之光景，而不足下。二更時，點水也未會下咽。一娘沒奈何，只得硬着心腸，起身作別。正是知心客，念知人心。公子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來，說道：「這是薄儀，十兩權爲路費。明年務必來過。」一娘道：「用得大爺還少哩。」又蒙厚賜，復又叩頭謝了。雲卿也是十兩放在他袖內。爲後文露財。又向手上解下一個金牌子來，道：「這是我自小兒帶的，與你紀念的。」他日相會，以此爲證。就連線子扣在他手上。爲後文金牌。重又抱頭大哭一場。三人攜手出門。公子揮淚道：「前途保重，叫貽安撐燈送你去。」爲後文飯店。將別時，好難分手，正是世上萬般

悲莫悲兮生別離

登山臨水力難支

長堤無限新栽柳

不見楊花撲面時

一娘回到下處，早已三更昏昏和衣而睡。聊擬惜分飛，拙草一闋，以憐之。玉漏今宵容易夢，嘯黃驪，深憂悶，不見情人可憐。天明收拾了行李，醜驢雇了車子，裝上，辭了店家。陳實兒常把癡郎恨，促登車望陽關進。天明收拾了行李，醜驢雇了車子，裝上，辭了店家。陳實兒何亦當作別侯氏，正上車只見貽安，擎了兩封書子，并禮物來，道：「這是送白爺的，又取出件何祖而無情耶。」

米并糕餅叫你路上保重王公子夫明年等你哩一娘道難為哥煩你稟上奶奶說我回來
 再叩謝罷戴復古詩曰無說畢抱着辰生顧着驅車望大路而行只見

憔悴形容淒涼誰訴驅車人別長亭路柔腸如線繫情多不言不語慳慳苦 眉上閒
 愁意中思慕音書難倩鱗鴻附夕陽疎柳帶寒鴉看來總是傷心故

一娘在路悽悽慘慘不飯不茶常是兩淚交流沒好氣與醜驢尋事吵鬧微却可人而蓋物
厭上路非止一日只見前面都是山路為後文遇雖是小春天氣北方寒冷東北風大作一
 娘穿上皮襖擎小被兒將孩子包緊了處處顧又將一條毡毯與大小廝孝兒披處處顧着
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令看看傍午忽見飛飛颺颺飄下一天大雪來

影 形雲密布慘霧重遮彤雲密布朔風凜凜號空慘霧重遮大雪紛紛蓋地須臾積粉頃
 刻成鹽飄飄蕩蕩鵝毛浙浙瀟瀟裁蝶翅塌橋漁叟掛簑衣茆舍野翁煨槽柶客舟
 寄泊村店收帘寒威難棹剡溪帆冷氣直穿東郭屐千山飛鳥盡潛蹤蕩蕩徑行人皆絕

那雪漸漸一陣大如一陣頃刻積有數寸車子推不上了車夫道離火樓鋪還有二十里沒

有宿頭。怎處好不着忙。是眼迷飛絮舞花脚踏碎瓊亂玉窮途日暮棲宿難求正

萬壑千巖人跡稀釣翁樵子冒風歸形雲密密遮天霽瑞雪霏霏捲地飛
遙望銀莊迷日色仰觀瓊嶺照暎暎客途何處投棲宿頓塞柔聲叩竹扉

醜驢道好了。你看那樹林子裏不是個人家麼。叫車夫從那斜路推去。下了坡不多時。到了一所莊院前。但見

亂竹堆瓊蒼松掛玉。數層茅屋盡鋪銀。一帶疎籬俱飾粉。冰凝簷角。渾如玉筍班聯。凍合溪橋。好似晶盤灼爍。樹底炊煙猶濕。田間陌路皆漫。狺狺小犬吠柴門。陣陣寒鴉啼古樹。

那醜驢先走到柴門下。只見疎籬開處。走出一個老者來。那老者頭戴深簷暖帽。身穿青布羊裘。脚穿八搭翁鞋。手拄過頭籬杖。問道：你們做甚麼的？醜驢道：小人是過路的。因雪大難走。投不着宿頭。求借宿一宵。老者見他有家眷。便道：請進來。醜驢扶一娘下了車。抱着孩子。處處提看孩子。一娘走到堂前。與衆女眷見禮。老者問從何處來。

一娘道：自臨濟來的。要往泰安州去。媽媽取了熱湯來。一娘吃了。請到前面客房裏坐下。又見一娘寒冷。又去取出些木柴來。燒火醜驢孝兒都來烘衣服。到晚送出四碗小米子飯。一碗菜湯來。道：隨便晚飯。請喫些罷。一娘道：借宿已是攪擾。怎敢多蒙費事。媽媽道：倉卒無錯。

請用些說畢去了一娘吃了兩口湯沒鹽沒油的不好吃他平日在王府裏吃慣了好的再加心緒不甯食不甘味這樣粗糙之物怎能下咽可見平日席豐履厚罔知貧人苦只得向主人家借了個罐子在火上煖些滾湯來泡些炒米吃了打開行李帶着孩子和衣而臥孝兒隨了醜驢亦去睡了一娘想道這樣雪天他們定是紅爐暖閣的賞雪那曉得我在這裏受這淒涼傷心難述又不好哭只得淚汪汪的睡至五更覺得頭疼腦悶身體拘縮被車夫催了起身沒奈何只得起來別了主人上車是日天氣雖晴怎禁得朔風如箭寒氣如刀云詩吹到傍午才抵火樓鋪客店揀了一間房歇下一娘熬不得裹着被睡了醜驢取了饑饉來叫一娘吃叫了幾聲不應走來摸摸渾身如炭灸一般少頃又發起戰來連床都搖得響這病南方謂之瘧疾北邊叫做板子杜桓石度刑股難療這個病急切難得脫體怎見得他的狠處但見

頭如斧劈身若籬蒸冰山澆體火窟隨身渾身顫抖太行山也自根搖滿口焦枯黃河水恨難吸盡少陵詩句也難驅扁鵲神功須束手

一娘這病因心中鬱結連日未曾吃飯又受了風寒外感釀成此症十分沉重正所謂屋漏更遭連夜雨舟輕偏遇打頭風不知候一娘病勢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明代 魏醜驢遇強殞命 侯一娘攜子逃生

(著作者親世山樵)

第十回 魏醜驢遇強殞命 侯一娘攜子逃生

詩曰

世人何事苦貪財 自古貪財反破財

試看斯人真駭者 破財獨命可悲哉

綠林暴客來無情 剪徑行強莫與爭

十二載存涵養志 一朝災退得逃生

話說侯一娘在客寓中病勢沉重醜驢只得打發了車錢一住兩個月還不得愈醜驢身邊盤費俱盡只得瞞着老婆拏衣服去當被一娘看見說道不要當旁邊取過拜匣來拏出一兩碎散銀子與他道我想口鮮魚湯吃不知可有麼醜驢道等我去尋尋看店家聽見道我們這裏平日鮮魚甚少天下福地莫如我南省海鏡山珍魚鮮炙膾無不畢備故生况如今凍了河那裏去尋我家到有些蝦米且做些湯與大嫂吃少刻店家婆做了湯來一娘吃了些覺得有些鮮味就泡了半盞飯來吃了昔周彥文答文惠太子日春韭秋菘貧人之佳味病後思食何味不佳誰知那瘧疾竟好了豈知病去災來對店家婆謝道兩個月沒有嗜一

類米今日承賜鮮湯吃了些才知道飯香店家婆道胃氣開就好了那醜驢擊着銀子上街
 見人看紙牌他就捱在旁邊說長短一個道你既會說何不下來門門醜驢真個也下來
 看起初贏了百十文錢買酒請了衆人以博徒初試必見贏利所此後逐日去關身邊銀子輸
 盡了要去翻本嗜博者必貪財之徒每思空手取人之錢反遭淨身而回又怕老婆罵想道
 老婆拜匣沉重必有私蓄便去尋了把揸子等老婆睡熟了揸開了鎖見匣中有許多銀包
 起初也不料有這些揸了一封多的袖了正是王公子送的十兩盤纏復又鎖好次日便帶
 到街上去鬪牌大酒大肉的請人老婆的茶飯全然不管吃醉了回來便睡嗚呼侯氏奴顏
 如勤送路此銀非容易得來醜驢一娘問着他反睜着眼亂嚷一娘也沒氣力理他若要吃
 時自己買些吃却也料不到他偷銀子看看冬盡春來又早是二月天氣僱了車子上路醜
 驢銀子也用盡了正是日暖花香桃紅又見與那冷天不同一日上路行了有三十多里到
 一帶平坦大路過去兩邊都是深澗身爲醜驢被華山水湧瀉淡澗晴川涓涓四無人煙
 內黃泥崗野林赤松忽聽得嗖的一聲一枝砲頭箭射來車夫道不好了响馬來了此等
 林等爲盜匪出沒之處亦稱沒响馬矣一娘抱着孩子處處顧下車躡在路旁只是發抖只見遠遠兩個強盜放馬衝來
 但見

一個青面場牙欺太歲。人之形容狀貌固未有妍醜不同昔王莽時目虎吻勾踐長頸烏
其醜惡而已豈有青臉獠牙如廟中所塑之順風耳千一個黃鬚赤髮喪門一個眼
里眼之猶惡者乎說了強盜竟故意寫出強盜形狀來一個滿面威風常凜凜一個渾身殺氣自凌凌
 放金光如電擊一個口中叱咤似電鳴一個滿面威風常凜凜一個渾身殺氣自凌凌
索性將強盜渾身惡形醜一個手中執定三尖刃一個肩膀上橫擔挖搭簾
狀一齊任意飽寫出來那兩個响馬跑到車前跳下馬來劫掠財物醜驢伏在車上被強盜一脚踢翻將細軟裝在
 馬上粗重的都丟在澗裏醜驢見了捨不得恐哉叫道大王用不着的還留與我罷可惜丟
 了。還有一件最用得着之物那強盜將醜驢衣服剝下用條繩捆了又來剝一娘衣服掀起
 臉罩見他人生得縹緲就沒有剝奢遮之物收拾停當把一娘抱了上馬一娘哭着亂推那
 強盜緊緊夾住莫想掙得動車夫並孝兒不知跑向何處去了後來生魏良卿者是否醜驢
 高聲叫喊討死強盜大怒下馬提起兩腿望澗心裏一掠撲通一聲响順水流去可憐不知飄
 泊何處天下財色兩物最動小凡心若真君子則不惟不動心且見人在迷途危境反代
者念秧重者盜劫甚有意外之變罹殺身之禍矧有豔婦獻綺白銀觸目欲求無事於窮途
其可得乎昔楚成王寢息焉之美竟忍殺其夫滅其國而佔之彼堂堂諸侯作此喪心蔑理
之事何況綠林一娘看見放聲大哭雖為厭物究屬一國而佔之彼堂堂諸侯作此喪心蔑理
暴客豈足道哉一娘看見放聲大哭雖為厭物究屬一國而佔之彼堂堂諸侯作此喪心蔑理
 也似的小了一娘淚眼昏花也不辨東南西北不一時到了一所莊院強盜抱一娘下馬進

屋裏來把物件取到裏面打開看時却無甚值錢的只拜匣內約有二十多兩銀不特強盜亦未嘗信之幾件綢絹之女衣二盜笑說道原來竟沒有甚麼怎麼那樣揮洒枉送了他的性命原來醜驢擊銀子在鎖上用露在二盜眼內能世云財能濟人且只道他有許多銀子誰知沒甚麼東西嗜博者劉友典實甘忍凍餒終一個道財物雖少却得了一件活寶將衣物收過便來溫存一娘一娘只是哭強盜道事已至此哭也無用你若好好的從我們便豐衣足食管你快活得半世若是個強先把你孩子殺了果爾如是則國家幸再叫你慢慢的受罪說慢慢受罪者可見無殺害劈手將孩子奪去一娘想道醜驢那個厭物就在臨清住着罷了却要來尋死也死得不虧是只是這孩子是雲卿的一點骨血我若不從這強盜有甚人心且暫從他慢慢的再尋出路主意定了進退維谷只就慚慚收淚住哭強盜見他心轉便將孩子仍遞與他忙去安排酒菜來請他百般的奉承一娘一則怕他兇惡二則被他軟纏不過起初還是羞澀後來也就沒奈何吃酒隨順了正是明知不是件事急且想隨

石室之辱燕丹秦庭之 實事出權宜祇得如是有詩道

馳驅名利向東遊

豈料中途遇寇仇

身陷牢籠何日出

椿椿舊事掛心頭

一娘被二盜纏住儘意做作哄得二盜滿心歡喜百依百順起初一個出去一個在家看守終日有得吃用頑耍快活二盜把他當作至寶真個是要一奉十日文昌帝君慈悲海廻狂實訓是假意奉承光陰易度不覺已過了五六年矣筆省一日二盜都出去了那住處止他一家並無隣里即有隣黨亦必為盜否則此時正值春天晴和可愛孩子往外面去頑一娘連叫他吃飯都不答應只得走到門外來找尋只見東邊一株大樹鳥聲清脆信步來到樹下那株大樹直挺挺的約有四五丈高如傘蓋一般見孩子在樹邊打那上面的鳥兒一娘攙着孩子四下觀看了一會只見四面俱是亂山深山窮谷正處山上野花嬌豔芳草蒙茸又見那黃鸝對對紫燕雙雙不覺觸動心事一陣心酸止不住簌簌淚落略景情思傷又在樹下坐了一會攙了孩子來家見路旁有一所古廟便進廟來看是何神像只見上面供着一尊紅臉黃鬚三隻眼的神像手執金鞭威風凜凜所謂三山一娘倒身下拜禱告道尊神聽者我信女侯氏被二盜殺了丈夫強佔在此不知何日可得脫難懇求尊神暗中保佑早離此地此氏初次拜了出門正撞見一盜回來一吃了問道你在此做甚麼一娘道孩子出來頑要我來尋他偶到這廟裏來看強盜道我們這老爺極有靈驗的你若觸犯了他至少也要抽你

百十抽哩。胡言裝語原一娘道。想是個賊菩薩。管着你們的強盜道。賊菩薩專會偷。婆娘強盜笑着。二人同到屋裏。強盜過一刻。又去了一會。挑着許多海味。鷄鵝菓酒等物。歸來。一娘問道。買些東西來做甚麼。強盜道。不是買的是人送的。坐下吃了飯。就將餚饌安排。停當。擺上桌子去。篩過酒來。一娘道。等你哥回來。同吃罷。強盜道。他同朋友往北邊去了。有幾日才回來。哩。我們有落得快活。二人對酌。強盜道。人有善念。所謂強盜發善心天必從之。一娘道。怎麼強盜道。我久要備桌酒兒。與你對酌談談。碍着他今日得他去了。正愁沒甚麼餚饌。却有人送這些東西來。一娘道。送禮的爲何不送到家裏來。做了五六年強盜。娶猶不知強盜道。那裏是送我的。他是送別人的。路上遇見我。將那挑禮的嚇走了。就都送與我了。對強盜婆一娘笑道。阿彌陀佛。這樣善念。多行幾個。強盜笑道。一日常行個把兒。二人飲至天晚。乘興簸弄。顛狂了一夜。寫盡道。強盜甚矣。作者太覺過分。次日睡至日中方起。遂不出門。終日在家行樂。一連有二十餘日。強盜道。明日是初一了。買些香燭來燒燒。強盜也知燒香敬神。想所敬者在路上害病時。曾許下泰山香願。一向未曾還得。近來有些夜夢。顛倒你多買些香燭來。我要還願哩。聽說燒香借勢。爲欲還願。賺得香燭。以強盜下山。果然買了許多紙頭香燭。回來一娘向空燒化了一半。對天拜過。藏起一半。等強盜出去。便來廟中燒香禱告。早早脫離。此候

氏二次凡遇朔望便來燒香一夜夢見靈官道你災難將滿情人相會有日神道也人
 求神人無謂乎只是上公將我臉上搨破還求他不要來我廟中頑耍昔有一儒生赴塾
 是家言無謂乎只是上公將我臉上搨破還求他不要來我廟中頑耍每遇神廟必揖神
 顯夢於後二年復夢神曰該生近因犯姦創福我毋庸避矣牆可拆去畏哉世之犯淫者可不
 慎歟如逆瑞乃天降亂國之孽醒來心中甚喜三子貴可望安得不喜打發強盜出了門
 便來廟中拜謝了此候氏三走近前看時神像臉上果然去了一片金問辰生道菩薩臉上
 怎麼破了的辰生道我昨日在這裏捉雀子一個飛上龕子去我爬在菩薩肩頭上捉的屋
 上一塊磚落下來擦破的一娘心中暗喜道菩薩叫他上公想必日後有些好處及至逆瑞
 作古矣可謂畫餅不能充饑復梅難以止渴然如因嚇他道你把菩薩臉上擦破了他夜裏
 董卓之母老而不死同遭慘戮侯氏所幸多矣因嚇他道你把菩薩臉上擦破了他夜裏
 要打你哩你以後莫再來頑耍辰生嚇怕了果然不敢到廟頑耍那一個強盜也回來了騎
 着一匹高頭白馬背着許多衣物一娘看見那馬為後盜馬生得甚是高大有詩讚道
 光橫碧練耳披霜汗血沙場俠骨香
 名重有人求逸是鹿埋何用數驪黃
 千金燕市誰增價一曲吳姬惜減妝
 莫向華山悲伏檻秋風指日看鷹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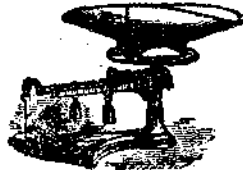
一娘問道：這馬不是你的原馬？那裏來的？強盜答道：此馬是北方官宦的一日能行五百里。
故一日夜能到寶坻值二百兩銀子。我偷他來。做者小竊也此等也稱我那匹馬送與朋友了。一娘置
酒與他接風，飲了一晚。兩人上床歡樂，異常。一娘見了這馬，就存心要走。天賜良馬原以等
二盜不在家，便將箱籠打開，也有二三百兩銀子。將二三錢的小塊子揀出來，將貼身的小
襖子脫下，將銀塊縫在裏面，又將細軟裝些在搭襪裏，乘空來靈官廟內燒香禱告，要偷空
逃生。此候氏四取筭丟下去，是個陽筭，又禱告一番，拾起筭來，再卜，又是個陽筭。一娘又祝
道：若果去不得，再賜個陽筭拍的丟下。果又是個陽筭，安了筭，拜謝回來，耐性時未又過了
年餘，整整住了十來個年頭。筆省去心一動，一日難捱，又遇秋天，但見金風淅淅，秋雨霏霏，所正
離愁悶夢思寒露浸淅淅涼涼，夜遇雨聲，添足，足下了一個月，二盜沒處去，只在裏盤桓，終日飲酒取樂。夫婦十餘
載從無醋意亦一娘雖是個妓家，也當不得他們虎狼般的身體。晝夜盤弄，寫盡淫瑣太覺
可謂義氣矣忍心者亦一日飲酒間，強盜取出三顆珠子來，有鷄頭子，大光明圓潔，可愛。一娘道：是那
裏來的？強盜道：是北方莊戶人家一個小孩子手裏的。我摘了來的。偷馬竊珠竟穿窬一
娘道：也不怕嚇壞人家的孩子？強盜道：那孩子都嚇癡了，丫頭養娘還不知是甚麼緣故哩。
一娘道：你真是強盜，心不怕嚇死了人，把珠子看玩一會，道送我了。有馬可以引進天賜其便強

盜道你要便拜我兩拜一娘道你若不肯我就打碎了。出態狐媚顯強盜道癡子家裏那一件不是你的二人歡樂了些時已交中秋之後秋風漸起景物淒涼一娘熬不過又來廟裏討筭。此候氏五拾筭丟下却好是個聖筭。此其一一娘滿心歡喜又祝道若真可脫身再發個聖筭果又是個聖筭一娘又拜祝道尊神若保佑我脫離此難情人重會願許裝金建廟願必須謝愿果有此心也難再到緣。林中逆料此許其虛言爽信乎求尊神默佑拜畢回來次日交秋社二盜備了牲體去祭社神吃得大醉回來一娘乘二人熟睡忙去打點行裝將銀衣穿在貼身叫辰生來將要走的話向他說了此時辰生已有十餘歲矣。十餘年外事輕經乎抹過省筆之至想此知人事了把白馬備上掛了搭襪包袱拴出後門復又進來一娘見二盜沉醉未醒心裏恨他取過壁上掛的刀來要殺他們。我爲二却又手軟了。此女流柔道罷了罷了饒了他們罷我雖受他們污辱這孩子却也虧他們撫養。祇願孩子獨不念夫死遂把前後門反鎖了出來對那馬祝道你既是良馬自通人性我今仗你逃生却不知路徑隨你去到那裏就是路了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身上便對馬拜了四拜。友伯樂得逢良又遙向靈官廟拜祝道尊神既許我侯氏今晚逃難無奈不知路徑望尊神指佑拜畢抱了孩子。處處廟跨上馬夾一夾呵那馬如風馳電掣的向北去了。侯氏自觀丈夫被棒流波又遭身陷沈淪十餘載污辱不

未得定天佑出頭之特擬

有分。教。俟。破。玉。籠。飛。彩。鳳。登。開。金。鎖。走。蛟。龍。不。知。侯。一。娘。母。子。逃。往。何。方。且。聽。下。回。分。解。

一樓心常念紅顏力衛昭關已渡出迷津崎嶇跋躑躅驚恐重會離情度晚春
其二塞運紅顏力衛昭關已渡出迷津崎嶇跋躑躅驚恐重會離情度晚春
倫函谷難經承力衛昭關已渡出迷津崎嶇跋躑躅驚恐重會離情度晚春



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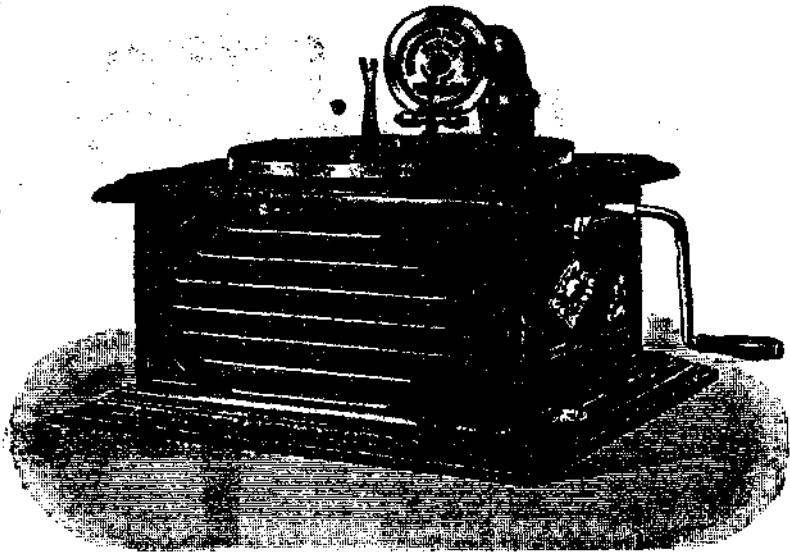
乃徵



蒼

百代公司最新唱版

函索即寄



目錄樣本

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九月份出品
特請京師超等名角

高慶奎

335051	三三五〇五一	珠簾寨	頭段
335052	三三五〇五二	珠簾寨	二段
33511	三三五一一	戲迷傳	馬曹
33512	三三五一二	戲迷傳	九更天

西國名樂

33547	三三五四七	法國國歌
33548	三三五四八	英國著名歡樂歌
33551	三三五五一	法軍作戰時之軍令樂
33552	三三五五二	法軍馬隊出發時種種軍樂
33553	三三五五五	俄國馬隊樂軍
33556	三三五五六	法國陸軍軍樂



史評

槎水盦讀史小評 (谷 曳)

荀卿以學誤李斯張恢生以學誤晁錯弟子有
誤師當坐罪若蓋公之教曹參曾子之絕吳起
則得矣雖然亦視其弟子何如耳吳公不常師
李斯乎而治行爲漢廷之冠雖然亦視其君用
之何如耳晁錯之削七國蓋忠於謀國而拙於
謀身者觀其言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此真忠臣之言也安得人皆如此爲人臣乎景
帝聽讒言而殺之誤矣唐憲宗不爲藩鎮罷裴

度所以壯國威也景帝爲諸侯殺晁錯其如損
王靈何哉

齊武時有小吏姓皇名太子帝爲移黜於外此
姓名奇怪固可笑矣然漢宣時魏相奏天子所
服當法天地之數以和陰陽中謁者趙堯舉春
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
堯舜禹湯是此輩中人哉四名一連簽出趣甚
怪甚宋人試士策謂堯舜禹湯所職何事舉子
不知出處竟將唐虞夏商典故一掃成文真可
發笑

赤松子遺張良書曰大龜不琢至樂希聲智者
極慮拙者享焉漢王爲人陰刻不必畢論母爲
福先母爲禍始子其慎之叮嚀誥誡愛重子房
極矣真神仙心腸朱子曰天下無不識字底神
仙若此真識字神仙矣然觀列仙傳如賀生屠

兒也。劉妍妓女也。朱純劫盜也。李正立獵人也。皆目不識丁者而皆能仙又何故耶。

蕭何爲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己功。其文曰：紀功鼎。吳陸遜破劉備鑄一鼎。其文曰：破備鼎。夫蕭何有興漢之功。其紀功宜也。陸遜祖父俱沐漢德。身爲漢士。乃以破備爲功乎。真漢賊也。身沒未幾。而子孫悉殺於司馬家。兒宜哉。韓信嶺俗名竹竿坡。在太行山中。相傳信首葬此。楚士奚蘇過嶺弔之以詩。有誰知轉戰連營地。卽是弓藏鳥盡時之句。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余曰：竹竿坡功臣之難也。

霍光以外戚任爲郎。無他表見。祇小心謹慎。武帝遽以周公負辰事屬之。武侯一代臥龍。昭烈三顧乃出輔漢分鼎。其表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託以大事。或以謹慎亦畏。意之名何足以

盡二公之長而不知古來動地驚天之事皆自存誠主敬之人創出。故光輔昭繼治廢賀立宣。行伊周之事。亮後先出師討賊。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祁山六出。歲無甯晷。卓哉沈之言曰：漢武昭烈俱雄才大略之主。斷不取畏首畏尾之人。認爲謹慎。而二公扶危定傾。亦不作畏首畏尾之事。以冒謹慎之名。必欲尋二公謹慎處。如霍光親送昌邑於藩邸。孔明不用親廷。子午谷之計之類是也。如晉阮籍負濟世之志。恐不能自免。乃頽放酣飲。文帝目爲謹慎。亦特達曠觀也哉。

今雨錄

容野衲

筆記

(尖鳳)

辛亥之秋。義師騰起於武漢。舉中國數千年君主專制之局而顛撲之。創造莊嚴燦爛之共和國家。開亞洲民主制度之先河。此其功不僅在光復漢族。排倒滿清也。事前爲革命運動。冒萬死而不辭。起事之夕。與滿兵奮鬥。決戰斷脰。絕膺犧牲。其身命以殉其主義。而死者不可以數紀。其幸而未死者。喜其平日所抱之主義已實現於崇朝。雖繼續奮鬥。從事於民國建設方略。然絕不以成功自炫。與人競爭權利。惟一般驕縱鄙儻之夫。乘機而起。謬託於革命運動之秘密團體。攘利弋官。有戕害黨人之毒。惡官僚忽焉爲登壇誓師之將領者。有街頭之販夫走卒。不知軍旅爲何事。居然峨冠雄劍。建牙樹纛。而號稱司令者。而真正純潔之革命黨人。羞與若輩爲伍。於是演成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慘劇。

容君爲鄂之江夏人。弱冠棄繻投軍。年少英敏。而饒急智。文學社爲當時運動革命之重要團體。邀君入社。君乃爲該社人物之中堅。起義時。陽夏之戰。君曾爲急先鋒。戰績卓著。大局既定。君僅爲某混成旅之下級軍官。有爲君訴不平者。君慨然曰。吾儕爲主義。而與滿虜戰。豈爲作官而來耶。君性沉摯。與遊者多鐵血健兒。改進團興。君與焉。事洩被逮。下武昌獄。鉄窗風雨。抑鬱無聊。時漢上名士補天室主同繫一獄。室主作詩自遣。君初聞其吟哦聲。怒不可抑。語人曰。姬昌囚羑里。而演周易。古人之言。安可徵信。何物書生。處此待死之黑獄。尙鎮日擁鼻作洛生咏。豈忘却死期將至耶。迨後知爲補天室主。乃虛心事之後。竟爲室主所薰染。偶爾成章。脫口可誦。六年出獄。搜求漢唐以來詩集研究之。領

會甚速。但未嘗以所作示人。是年冬。荆沙獨立軍起。君奮袂曰。是吾排洩悶氣之機緣也。入襄江。集衆一團。戰輒奏捷。君方奮迅。前驅殺敵。致果而石唐各軍相繼潰敗。君統其所部。走湘北。基督教徒馮某。提兵驟到。與君同事之甄某。無門志。君憤極。懼軍心爲甄某所搖惑。遂揀軍中之勇敢善戰者。另編一營。與甄某絕。率隊抵抗。馮軍軍勢頗振。馮某異之。先誘甄某投降。而後派勁旅圍君。鑿戰竟日。卒潰圍西走。是役也。君負重傷。左臂幾至不治。七年秋。君養疴滬上。余適從海外歸來。由友人立奕致函兩方作紹介。始與君接識。君談鋒甚利。而丰度則極灑脫。一望而知爲振奇之士也。題糕節。君以秋郊閒眺。三絕示余。其一云。回首春遊似夢中。韶華已逐大江東。誰家誤潑胭脂水。染得楓林別樣紅。其

二云。霜滿紅橋路。亦非長堤。殘柳故依依。西風不管秋心碎。捲起梧桐葉亂飛。其三云。鐘聲搖曳。暮烟低。海色天容一望迷。最是孤鴻聽不得。任他飛過鏡湖西。時菱湖友人石夢香在座。睹此詩。讚詡不已。問作者爲何許人。余曰。年少軍人也。夢香大驚。謂金戈鐵馬間。何能得此韻侶乎。金閩離伶汪嗣芬。奏藝於海上。君愛憐備至。其答友人戒戀童一章。其意蓋指汪伶也。詩曰。吳宮立馬幾徘徊。絕愛梅花傲雪開。題句但邀紅袖拂。結廬應數白雲埋。卅年書劍緣猶在。萬里關河夢已回。且喜六朝煙雨好。春山含態送青來。凡汪伶所演之劇。無不儘量獎飾。曾撰雲娘詞三十首。海上漱石生暨本報主撰天台山農先生皆譽爲絕妙好詞。爲披露於大世界報。迄後轉徙湘粵間。雖出入彈雨烽煙。而雅興未

曾。因。之。稍。減。庚。申。孟。夏。以。憶。舊。七。絕。寄。余。蕩。氣。
迴。腸。余。固。知。其。爲。汪。侖。而。發。詩。曰。半。世。經。營。祇。
賺。愁。無。端。飛。夢。到。羅。浮。春。風。吹。破。阿。難。戒。百。鍊。
鋼。腸。爲。汝。柔。祇。有。菱。花。照。影。親。卿。卿。遭。際。太。酸。
辛。恨。無。十。斛。明。珠。換。淚。頰。相。俛。得。幾。巡。畫。梁。有。
約。誓。雙。棲。幾。日。辛。勤。爲。覓。泥。巢。尙。未。成。春。已。去。
夢。魂。繞。斷。武。陵。谿。百。年。心。事。類。飛。蓬。淚。落。離。觴。
酒。亦。紅。楊。柳。千。條。難。綰。恨。歡。情。都。付。片。帆。風。一。
去。天。台。路。渺。茫。嗅。襟。尙。覺。鬢。雲。香。可。憐。小。鳥。依。
人。態。未。唱。陽。關。已。斷。腸。玉。人。消。息。隔。蓬。壺。秀。骨。
清。癯。似。我。無。欲。藉。青。鸞。聊。寄。恨。總。難。飛。到。海。東。
隅。曾。記。雲。環。別。曉。窗。桃。花。浪。打。木。蘭。艘。而。今。梧。
落。秋。江。候。怕。聽。琵琶。出。塞。腔。君。之。治。軍。也。在。湘。
之。日。爲。多。嘗。登。衡。山。絕。頂。題。句。於。壁。問。云。擬。乘。
薄。醉。問。蒼。冥。却。被。催。春。鳥。喚。醒。似。道。不。妨。三。宿。

去。白。雲。有。意。作。居。停。邇。時。同。遊。軍。官。中。多。有。雅。
歌。投。壺。自。比。祭。遵。者。見。君。此。絕。皆。爲。之。擱。筆。辛。
酉。以。還。君。之。詩。體。與。前。稍。異。無。復。嚼。蕊。吹。香。之。
興。致。每。一。落。墨。輒。多。淑。越。之。音。大。有。銅。琶。鐵。板。
高。唱。大。江。東。之。概。讀。其。雜。感。四。章。使。人。氣。壯。詩。
曰。鹿。逐。中。原。幾。輩。雄。書。生。投。筆。典。兵。戎。誓。穿。障。
海。千。層。網。直。吐。垂。天。萬。丈。虹。楫。擊。洞。庭。龍。鼓。浪。
鞭。揮。衡。嶽。馬。嘶。風。歸。來。檢。取。行。裝。看。羸。得。征。袍。
血。染。紅。幾。日。風。濤。漲。海。門。大。江。欲。挾。亂。峯。奔。柳。
眉。愁。鎖。煩。花。解。梅。骨。寒。侵。借。酒。溫。十。萬。貔。貅。豪。
傑。胆。一。雙。蝴蝶。蝶。女。兒。魂。溟。南。未。展。飛。騰。翅。暫。向。
天。涯。印。雪。痕。幾。把。人。寰。路。踏。翻。馬。蹄。芳。草。趁。王。
孫。千。載。胸。襟。容。委。曲。一。天。風。雨。湊。黃。昏。傾。杯。減。
却。孤。燈。夢。剪。紙。招。還。故。國。魂。不。拔。龍。泉。輕。斫。地。
峴。峯。頂。上。割。雲。根。鐵。鞋。踏。破。總。緣。慳。歲。月。磨。人。

祗自憐。膺有頭。願存故我。空餘涕淚。洒江天。十年塵夢。迷峽蝶。一寸歸心。碎杜鵑。畫角聲哀。聽不得。征衫猶帶。彈林煙。君之意氣。熊熊足。以辟易千人。故其吐。囑豪放如此。真可謂字字紙上。皆軒昂矣。吾鄂軍閥中。前輩如吳綬。卿藍秀。豪諸公。皆陶情詩酒。不愧儒將。風流攬轡。尋山儼然。岳鄂王馬跡。踏月行吟。翠微之高情。逸韻君英才。晚出志慕孫吳。而情高屈宋。繼武前賢。無慚色矣。近來于役嶺南。仍處散秩。雄心激盪。致慨鹽車。遠道書來。不盡抑塞之盛。附自詠形體十餘絕。排愁抒憤。不僅為解嘲而作也。備錄於茲。希同好者相與欣賞焉。詠首云。半世低昂恨。幾多不堪。回顧舊山河。青天渺渺。搔難問。枕斷。劉現待日戈。詠面云。人間誰復識。鬚眉憔悴。風塵祗鏡知。羞向江東諸父老。何時恢復舊威儀。

詠髮云。一怒冲冠。志未酬。可憐風櫛。幾多秋等閒。白了。應相怨。分付飛霜。莫上頭。詠眉云。雙峯碧聚。幾時開。豈有春山入畫來。把筆欲修。翠燈史。慚無嫵媚。尙遲徊。詠目云。悔將秋水洗。雙波閱盡滄桑。沒奈何。我亦猖狂。同阮籍。不知青白數。誰多詠耳云。廣陵音絕。恨無窮。誰遣玲瓏唱。小紅半是哀鴻。天末語聽來。煩惱不如。雙詠鼻云。木樨叢畔。證前因。願駕天風。住比隣。世上蕭蕭。都不辨。何如鼾睡。近佳人。詠口云。生平肯為乞憐。張月夕。花晨送酒忙。從此不談天下事。且歌一曲。杜韋娘。詠齒云。每過屠門。嚼有聲。年年帶恨。戰寒更也。知搖落。期非遠。幸與佳人。鬢臂盟。詠舌云。宇內縱橫說。正寫曾將夢語。向人饒。而今世味。都嘗盡。悔把鋒銜。露一朝。詠肩云。瘡痍遍地。未能休。悔與當年。初右謀。屢豎春梁。稱

鐵漢可憐。担盡世人憂。詠心云。無瑕似玉。色常
丹。識破天機。強自寬。爲關情。田多苦汝。十年一
夕。未曾安。詠胸云。此中塊壘。幾時消。自捫羅襟
每覺。燒十萬甲兵。呼欲出。那堪仍借酒杯。繞詠
膽云。欲將豪氣。貫星辰。苦我嘗來。已十春。聞取
秦宮銅影。照不妨。披示眼中人。詠腰云。自憐柳
弱不禁。愁消瘦。休文似我。不肯向人前。輕一折
早纏十萬上揚州。詠腹云。舊日松生夢。已虛庭
中。白曬郝隆書。眼前莫怪。常相捧。無復東床任
坦舒。詠手云。覆雨翻雲術。未工十年。依舊妙空
空。行將放下屠刀。去也散天花。滿宇中。詠足云。
翹待河清。又一年。芒鞋羨殺五湖煙。誰知欲立
仍無地。空踏塵寰路。幾千。

蒔花館叢鈔

(亦陶)

徐秋門

談 著

海甯徐嘯秋前輩海上舊聞。載徐秋門比部禾
嘉靖丁酉舉人。以茶陵知州。行取爲刑部員外
郎。出分宜之門。與世蕃交尤密。嚴敗後。因罷職
歸家。夙以富稱。故居在轉塘。舊名東園。後爲
家司寇公別業。改曰開園。猶有西園在港西。
港當日亦在園中。重樓疊閣。綿亙數里。餘家有
女樂數部。園亭聲伎之盛。甲於一邑。相傳其家
世素豪橫。豪奴悍僕。頗爲鄉里患。後倚分宜勢
益無忌。世蕃爲其師。武原費淡秋進士。營窀穸
於紫峽。曾主其家。比部極供帳之盛。演劇園中
者。經月始別去。買墓在東湖之陰。北亞山下。東
西有兩神道碑。西碑爲李尙書本撰。東卽分宜
筆也。後爲士人推去。故西碑今猶屹然。東惟蟲
蠹存矣。比部捐館後。其後人爲卜葬於沈山之
麓。鄉人之被虐者。頗銜之。凡灰燼之屬。聚衆闕

於道便不得前時分宜勢已煙消灰滅後人無如何因潛取磁器數千事至墓所碎之代灰糞米汁和以成壙可想見其財力焉距轉塘數里之間有長壽菴菴中三世佛及觀世音像俱範烏金爲之座鑄比部名蓋徐氏家菴焉今西園故址已桑柘盛陰稻田彌望而鸞像尙巋然獨存惟金衣剝落而已

蒔花館主曰嚴氏父子濟惡爲天下所切齒然分宜尙拳拳師門親爲營窀穸君子不以人廢言都人士至仆其墓碑得母疾惡太甚歎若比部豪橫倚勢若冰山卒受禍於身後又何責也

何東橋

何東橋名文秀江南常熟人蓋世族之凌夷者其父爲聯姻於某巨紳家父歿獲資困至棲丙舍中紳欲背盟而女志不奪託遼香尼菴召何

至贈以金俾應試後事洩紳怒欲置女於死女亡歸何遂與偕遁轉徙至吾邑住張屋以居張素豪橫而漁於色窺女美將設計陷何而奪之有隣媪楊姥哀其遇陰左右之獲免於難入京連捷成進士爲浙江巡按御史因微服詣張將訪治而爲張所覺縛置密室擬脊分縱火焚之以滅迹復有某婢者素識何乘張醉譖啓後戶以縱之何還署卽窮治其事籍張家而戮張於市漁簡記大略如此張氏族頗繁且俱饒於資其時海上河田糧額大半出張姓故號牛海張今教場橋北有名張居街者相傳堂宅基（一張名堂）在演武場以墮橋跨市河此其後圃餘地也何行事不概見惟崇禎初逆璫五等罪案有其名據此則何亦非端人而反藉此事得嘖嘖人口亦小人之幸遇矣以上見海上舊聞

蒔花館主曰。余猶憶十五六歲時。八月間有。自外來觀海上潮者。入余家。詢張堂宅何在。土豪餘燄歷數百年。猶震人如是耶。

榮氏奇案

海上舊聞。載申邑繼賢傳。元至治元年八月。忽破石村有以逆倫事告者。余馳赴驗之。蓋榮氏殺夫而烹二子也。乃驗屍鞠婦。婦曰。我所殺而烹者。實讎耳。非夫與子也。我夫固朱氏子。名紳先父球所許字而未成昏也。我年十有一。父母相繼歿。明年寒食。適墓祭。我親而讎父錢甯安。見我而豔之。訪之而有所訂婚者矣。乃謀於無賴張七。將欲妾我。張以世父官於朝止之。錢曰。不然。若爲我子。委禽焉。則榮公無辭矣。遂啗以重金。張許圖之。迨夏初大水漲於河隄。值我夫。嗚無人。卽擠於河以死。初我父之與朱約爲婚。

姻也。時我與兄皆弱齡無知。朱死而讎聘焉。十八而嫁錢氏子。二十後連舉二子。今年中秋夕。我與讎酌酒月下。酣睨我而言曰。我與若爲夫婦。非天也。抑亦人謀之。臧也。不然。汝且爲朱氏婦矣。我聞而異之。叩其詳。讎爲述往事。我默識之。翌日告歸母氏。詰我兄。兄訪於朱翁。翁曰。昔固有約。子死事遂寢。然我子之被害。事無證。且越十餘年。無及矣。兄歸以告我。我故復讎而殺之。二子者。我生之。而實讎之遺孽。故烹而食焉。今讎已復死於法。所甘心耳。余訊錢甯安。堅不承認。乃拘張七鞠之。盡吐其實。錢亦伏罪。余歸署。集衆囚而擬罪焉。錢以漁色謀命。張以受贓殺人律應死。無赦。余欲貸婦罪。而躊躇。氏忽躍起曰。明公不欲置婦於法耶。婦固有死所矣。觸階而死。余乃招朱翁而命之曰。氏死。汝子汝宜。

葉。葬。以。成。其。志。焉。此。國。子。先。生。鑿。之。女。姪。也。
蔣。花。館。主。曰。氏。為。祭。酒。女。姪。固。聞。從。一。之。義。矣。
以。義。復。讎。至。滅。所。生。有。司。欲。貸。之。而。自。殺。以。殉。
婦。之。志。苦。已。摘。奸。如。神。命。同。穴。以。成。婦。志。並。傳。
其。事。以。風。世。非。賢。父。母。烏。能。如。是。耶。

塵譚

曼陀羅室主人

美人妝飾

美。人。妝。飾。今。昔。不。同。蓋。亦。有。關。乎。風。會。使。然。者。
古。之。所。美。今。人。或。且。望。影。却。步。矣。茲。試。摘。古。美。
人。妝。飾。為。古。之。文。人。墨。士。所。贊。美。形。諸。歌。詠。者。
如。元。稹。李。娃。行。髻。鬢。峨。峨。高。一。尺。髻。之。高。乃。一。
至。於。此。用。鵝。黃。點。額。則。始。自。壽。陽。公。主。梅。花。點。
額。一。時。乃。仿。行。恐。後。競。以。黃。額。為。美。觀。畫。眉。至。
唐。時。益。盛。元。宗。時。之。十。眉。圖。格。繁。名。雅。要。不。外。
濃。淡。二。種。法。宣。和。趙。王。觀。妓。詩。城。中。畫。廣。眉。沈。

佳。期。觀。妓。詩。拂。黛。隨。時。廣。張。籍。倡。女。詩。輕。鬢。叢。
梳。鬪。掃。眉。所。謂。廣。與。鬪。試。問。尚。何。美。觀。之。有。張。
籍。詩。着。一。掃。字。其。狀。之。蟲。蟻。可。想。脂。粉。則。如。元。
稹。恨。妝。成。詩。傅。粉。費。重。重。施。朱。憐。冉。冉。雖。着。意。
妝。成。而。重。重。冉。冉。其。濃。塗。厚。抹。又。可。知。矣。至。於。
脣。間。施。朱。亦。始。唐。代。若。元。和。末。盛。行。不。施。脂。粉。
以。烏。膏。塗。脣。作。悲。啼。狀。白。居。易。時。世。妝。詩。烏。膏。
注。脣。脣。似。泥。者。尤。可。異。矣。綜。上。諸。則。高。髻。黃。額。
鬪。眉。濃。脂。厚。粉。黑。脣。一。首。部。耳。備。諸。異。飾。古。人。
逐。一。引。為。美。觀。設。一。旦。出。現。於。今。之。世。未。有。不。
駭。且。走。者。矣。

路潤生

路。潤。生。為。八。股。名。手。當。時。士。子。所。仰。望。如。山。斗。
者。也。一。藝。出。天。下。傳。誦。奉。為。圭。臬。客。有。述。其。軼。
事。者。謂。路。久。困。場。屋。不。得。青。一。衿。而。文。名。已。馳。

海內嘗爲人師。春風所被。無不青雲直上路。則每戰輒不利。豈真主司盲目功名有命乎。願久而久之閱卷者多。係絳帳中人物。夙所師表。宜無瑕疵而路之不售也。如故嗣致其故。則路遇一題在手。得句每好。高聲朗誦。以至完篇。非是者。文思壅滯。不能得隻字。而與接席之士。子無不仰其盛名。遂乃亦步亦趨耳。濡手追不遺一字。故一藝成。雷同者必數。數得卷者。雖欲力薦亦不可得矣。後有學使於路。已奉帖稱小門生矣。求太老師。所以終不得售之。故謠其癖。遂囑俟其受試。特闕後樓。尊經閣。處路其中。雖得意高誦。前場存心作鼠竊者。乃不得聞。至此路始入泮云。

翻譯笑柄

前有某外人著書。言我國道德文章。附圖中有

談 著

夫子杏壇圖一幀。其中人物。翎頂輝煌。腦後率垂長辮。外人方且自謂維妙維肖。而識者。早已齒冷矣。近時我國學子。競尙直譯。夫中外文法。有所不同。一編既出。固無論讀者。茫然不能會意。爲日稍久。恐譯者亦且瞠目結舌。不自知命意所在。則邯鄲學步。甯能畢肖。畫虎之譏。定所不免。憶往時更有外人直譯我國文字之笑柄。可惜鏡焉。某外人譯中文。至馳騁文壇。句不知爲形容詞中之成句也。乃按字直譯。爲寫字樓上跑馬。其可怪駭。爲如何邪。是則直譯之說。不攻自破矣。

◎思無邪盦筆記

(蒙庵)

記捕虎者語

王某鄂人也。捕虎爲業。每歲獲數虎。卽不復捕。而一歲之食用。胥取資於。是願其人枯瘠甚。骨

二二

立如柴。且吸阿芙蓉。不類孔武有力者。其異於恆人者。惟右臂略大。自云用力所致。或叩以捕虎之術。則曰。余非力足以制之。智足以擒之也。每值冬季。余襜被出發。佐以刃一緇。一往粵滇。多山之處。其地人跡希至。至則先探得虎穴。以幙張於稍遠高樹之顛而寢。食其中。初不在必得也。必偵悉虎之大小。及有無。虎子與出入之時。不知之。審甯他適不捕也。及虎之出而未歸也。急入據其穴。先以巨繩貫利刃。緊縛余右臂。而操其刃於手。刃鋒以鋼製。鋒之背各有鈎。左右稱之。蓋虎之歸穴。必以臂先作坐勢。四周擊以尾。惟恐有異物在害於彼也。故苟觸其尾。必無幸。幸虎穴有微光。得避免之。伺虎坐將入力。迎其勢。以手刃直刺其臀。虎入力至猛。故刃之入虎腹亦倍深。及虎負痛逸。直竄去。已腹碎腸。

裂矣。翌日乃踪其血漬而跡之。越山數重而死。虎在焉。往往怒目植立如故。不知者幾以為猶生也。且虎傷而奔。其力絕奮。凡合抱之木靡不摧折。故虎之外更多所獲云。某年夏。王客海上。親為人述之。惜今不知其所往矣。

記鬼友

有耶教徒兄妹二人。業西醫。賃屋懸壺於甬之某鄉。隔室而居。雖處境稍僻。而生涯尚不惡。某夕。妹寤醒。忽見一古衣冠之士人。立床前。叱之不去。亦不應。旋且自陳其為鬼。曰。若輩既佔余室。廬宜先為余等作。烝嘗否則恐不利於若輩也。信教者故持無鬼論。於是曉曉爭辨者良久。其兄聞聲入詢之。執如故。已而鬼忽去。復偕數鬼至。衣冠均如前。勢張甚。妹懼。允以三日為期。始不見。兄則期期以為不可。怒曰。鬼子敢爾。會

當械擊之以清臥榻之側。然越夕竟不復至。室之比鄰爲一地方之公立學校。居學子數十人。多少年好事者。聞此異。乃相與羣議。制鬼策。故爽約以規其異。逾期鬼果來。排闥直入。責以食言。兄不語。急遣僕走相告。衆魚貫入。鬼殊不怯。且曰。若輩將以衆蒞我耶。一轉瞬而鬼亦數十。至人鬼濟濟。室爲之滿。而鬼數且浮於人數。爲衆相顧。睇鬼猶笑曰。何如哉。若仍強項。當不汝恕。兄亦懼。乃婉與爲商。以診務粟六乞。再假以時。日當不復誤。言甫出。鬼亦遂渺。至是乃爲之如約。設祭。祭之夕。鬼復來。但闢門而入。不如前之忽滅。忽現矣。入而道謝。頓和靄。譚吐風生。至夜分始去。自是且每夕至。居然友也。偶有病之難治者。鬼授以方。輒愈。而病人將至。鬼亦能先期告之。每當靜夜。偶憶及之。則門已自闢而

入。入而坐。坐而長談。至夜深。人倦而鬼已悠然。逝。有時或數鬼同來。亦無不盡歡。問其居處。但指云。是室之下。蓋明季死難於此者。自言姓氏。具詳。惜傳者已忘之。云蒙庵曰。得友如此。人何多讓。雖然。鬼何前俯而後恭。邪誠如鬼言。生人居其上。則不安。然則鬼又曷爲而與人友也。抑是鬼故以色相示人。邪是則鬼亦好名也哉。

昔非軒隨筆

(逸民)

奇夢破姦記

徐冬生。京兆人。少孤。母周氏以針黹養其成。年十五。母舅周天保薦至外城某菜館學業。三年。技成。充該館庖人職。客因其烹調殊可口。爭就飲宴。主人甚器重也。性至孝。所得必奉母。母爲積聚五六年。逾五百金。年二十四。聘旗女范碧雲爲妻。母因寡居二十年。急欲得媳助家政。定

情後。即迎歸時。冬生職務愈繁。月僅回家三四次。閨房樂趣殊覺缺憾。碧雲不為忤。而碧雲對于姑頗能恪守婦職。斯時冬生胸臆之愉快。常抱天遂人願之樂觀耳。

徐母性嗜佛。遇朔望及佛誕日。必挈碧雲偕至東直門外之東嶽廟等處。進香。碧雲亦樂與扈從。一日。姑媳二人行至外城某橋畔。對面忽來一僧。止步和南而驚。問曰。貴府有何凶事。竊觀二位面上。何俱現喪亡災害之氣色。耶。既而微喟曰。劫數臨頭。不可免焉。碧雲鄭重詰問曰。僕家既無人病。又不為非。作惡何來災晦。喪亡之禍。耶。僧曰。信與不信任。憑貴府貧僧不過了我心願而已。然貧僧仍不嫌饒舌。敢請貴府注意。數日內。必有出人意料之慘劇平地而起。屆時方信貧僧之言。非謬耳。母聞僧言。鑿鑿不覺驚。

駭而踏百般泣求。指示僧曰。人之死生。乃是前定。天機玄妙。不可洩漏。貧僧無狀。恕原諒之。遂告辭。徐母亟掣僧衣不釋。因求解救方法。僧似有難色。繼仍婉告曰。今日二位之遇。貧僧亦前數耳。天數使然。余又何憾。二位且安。毋躁。容余仰承佛意。詳推災禍之期。至于能否解免。全視府上積德如何耳。僧復閉目凝思。兩手如演卦狀。約片時。乃曰。據二位面現之晦色。實主橫喪。家主兆且晦暗。已達印堂。朝夕間必有奇禍。實屬防不勝防。此乃前生冤孽。無可解免。但肇事之地。當在江湖道路間。倘尊府果能鄭重防範。或可冀其倖免。至是復不言。母聞無可解免語。幾至顛狂。席地號哭不已。甚至叩頭如搗蒜。僧又佯作安慰曰。老太一身忠厚。篤信佛行。故今日有此巧遇。但貧僧素恨謊人。望二位不可自

誤。務。望。飛。速。回。府。密。召。令。郎。歸。卽。當。嚴。行。監。視。
勿。任。出。門。一。步。並。自。今。日。午。刻。起。至。第。八。日。午。
刻。止。二。位。與。令。郎。晝。夜。均。不。能。睡。着。且。須。臾。不。
能。離。郎。左。右。致。窺。孽。得。乘。機。拊。身。作。祟。耳。卽。至。
萬。難。支。持。時。亦。必。勉。強。忍。耐。頻。頻。呼。喚。緣。此。七。
晝。七。夜。係。令。郎。元。神。剝。奪。之。期。作。崇。窺。孽。無。時。
不。可。索。命。二。位。萬。勿。疏。忽。爲。是。徐。母。頻。頻。點。首。
牢。記。心。頭。范。氏。則。似。信。似。疑。不。甚。驚。恐。僧。乃。口。
宣。阿。彌。陀。佛。二。聲。拂。袖。去。母。亦。急。偕。碧。雲。歸。抵。
家。後。立。召。冬。生。告。以。故。冬。生。大。斥。僧。妄。並。言。身。
體。若。是。強。壯。生。平。又。未。作。孽。何。物。妖。僧。忽。興。此。
奇。詫。之。謠。以。驚。我。母。耶。事。不。干。己。其。意。何。居。奈。
老。母。酷。信。如。斯。且。又。悲。恐。若。是。爲。人。子。者。安。得。
不。稍。慰。其。心。乎。幸。而。爲。日。無。多。家。居。十。天。本。無。
所。妨。故。亦。勉。遵。母。命。乃。遣。人。赴。館。請。假。徐。母。卽。

將。冬。生。禁。閉。房。內。嚴。行。看。守。卽。朋。儕。有。來。探。問。
者。亦。概。拒。絕。偶。一。合。目。母。必。狂。喚。其。醒。已。則。兀。
坐。不。離。一。步。卽。櫛。沐。亦。無。暇。顧。及。矣。惟。念。范。氏。
年。輕。每。晚。治。饌。畢。必。囑。睡。息。數。小。時。至。第。三。日。
冬。生。渴。睡。已。極。漸。有。怨。懟。僧。言。母。卽。倍。增。其。神。
循。循。慰。勸。曰。兒。其。念。母。年。老。兒。或。有。何。參。差。母。
命。亦。必。隨。之。再。挨。四。日。卽。可。逃。出。大。劫。矣。冬。生。
知。母。溺。迷。僧。語。未。敢。拗。逆。祇。得。隱。忍。苦。熬。而。已。
自。後。母。更。抖。擻。精。神。監。視。更。密。迨。至。第。七。日。了。
無。他。異。母。心。大。慰。是。晚。母。因。困。憊。不。支。言。語。舉。
動。似。異。常。態。冬。生。亦。如。醉。如。迷。范。氏。乃。乘。間。勸。
母。曰。凶。期。已。過。諒。無。他。虞。母。累。如。斯。曷。其。回。房。
稍。睡。冬。生。則。決。不。任。其。睡。着。耳。母。喜。大。功。已。成。
且。時。已。午。夜。暫。離。略。睡。諒。無。他。患。矣。于。是。諄。囑。
范。氏。謹。慎。看。護。切。勿。睡。着。范。氏。一。一。唯。諾。母。又。

切勸冬生曰兒再挨過半夜便可冤孽全消萬勿貪睡片時或致功虧一簣冬生亦唯唯母乃歎然而去詎意徐母年老其七晝夜不寐者純屬虛火用事故一睡卽入酣境而冬生見母去睡轉瞬亦入睡鄉奈因疲憊太甚睡卽宛如死人寅卯際碧雲狂喊徐母曰冬生遁矣母驚起祇見碧雲追出大門睡眠迷矇手足無措急趨視跌跌昏暈迨至碧雲哭嚷而回母始甦醒碧雲亂躑雙足而告曰冬生躍入市河而遁矣生死莫卜如之奈何徐母詢曰冬生究遁何所耶碧雲且哭且訴曰姑去睡後冬生神思忽清並痛詆僧言妖妄致累舉家不甯余甚厭惡云云媳不敢忤其意正喏喏間媳適如廁小遺渠遂乘間外奔拔關遁媳雖盡力狂喊一人究屬餒怯是以先喊姑起然後緊追無奈冬生舉步如

飛相距約有數丈路上闕無行人追抵市河當前諒可擋住去路不料冬生見河一躍入水而杳嗣卽不知去向媳因弱質空拳呼救無應望河痛哭終屬無益故卽奔回報告再籌挽救之策耳言已復狂哭誓不欲生屢作覓死情狀徐母反慰勸之並求隣右幫同設法打撈隣曰值此河水泛濫勢如萬馬奔騰試從何處着手衆至河干察看徒呼負負而回母知挽救無術不禁放聲大哭曰余自悔昏瞶糊塗不應貪此片刻之睡忘却僧人之言是余自殺冬生也隣衆慰勸事已至此悲亦徒然萬勿再釀他禍事愈不堪收拾母勉止哭乃擷碧雲而回尤喃喃自語曰僧言不我欺也爲日既久冬生杳無消息且屍身亦不知漂流何所母知事已絕望久亦釋去悲念

冬生失蹤後。姑媳相依度日。針黹爲勞。碧雲既無怨言。母亦殊覺寬慰。一年後。母常病。家用漸不能支。碧雲雖竭力安排。實覺時形捉肘。時有布客某甲。當碧雲過門後。常來兜售布疋。衣着所需。必向選購。歷有年矣。卽隣右亦時與交易。之故。布客出入于徐氏之門者。固習以爲活。且冬生失蹤後。范氏遇有不時需。或商貸于客。客必允。年來徐母多病。生活漸入困境。客遂乘機而說。徐母曰。余觀令媳賢孝天成。苦于力有不逮。家門七件。端賴一人。無怪難以勝任耳。况母年高多病。後患堪虞。瞻顧前途。曷勝爲母憂急焉。徐母聞此針鋒語。不覺悲從中來。號哭不已。客復告母曰。余雖小商人。生平惟以孝義爲重。如令媳之若事賢德實。巾幗中不易多覩也。余不敏。用敢不揣冒昧。擬求許與令媳結爲兄妹。

交俾余可以稍盡甘旨之奉。而免外間指摘之嫌。倘母准余所請。則自後府上一切之需。余當一力担任。緣余客地營商。尙無室家之累。日暮所獲。亦無他用。苟能身有歸宿。則他種耗費。既除。營業亦可發展。未審母意如何。徐母訥訥不能答。既曰。余本久感客意。惟茲事非老身所能作主。須憑吾媳自決。自允方可。答復耳。入晚。母將客意告碧雲。碧雲不允。不拒拈帶。凝思。母又曰。余觀布客爲人尙屬慈祥和靄。吾爲汝終身大事計。實亦未敢妄參。已意要知余家一門兩寡。依賴何人。汝尙年輕安可不謀久遠。望汝好自度之。勿以老身爲慮可耳。碧雲聆畢。似現一種扭妮愉悅之色。沈思良久。乃曰。姑老多病。媳未能設法醫藥。致累久困牀褥。媳之罪焉。今姑雖不加罪。而媳則愧無面目對冬生矣。惟客既

有殷勤之求。姑意亦無可否。早晚有便不妨。權且磋商。但求姑病早痊。晚景愉快。媳雖委曲。求全亦所應爾。苟不能如媳所願。則雖珠玉披身。亦不忍爲此。且俟探其是否真誠。然後再談。若事可耳。母曰。吾媳深謀遠慮。事事以老身爲念。使余不更倍切酸心。耶。次日。母召布客與碧雲偕至榻前。復將雙方之意互述。一過碧雲遂侃侃而言曰。冬生遁亡。僅閱一年。妾實不忍驟行改節。雖以姑氏年老未亡人之肩仔。匪輕未雨綢繆。理所當爾。但在三年期內。萬不忍提議若事。果蒙熱忱。關顧。諒不以寬假。時日耿介于懷耳。惟求矜憐。格外今後每月客能允任家用六元。病費四元。俾余姑媳二人得以苟延殘喘。則容之成全。存沒均感。一俟冬生服闋後。卽當親執箕帚。以報固所願也。客大喜。立允所請。自後

對於徐氏家用。每有逾格之供。母病亦漸痊可。迨至冬生服闋。客乃公然而爲入幕之賓矣。隣族人等對於布客入贅事。均念其維持姑媳多年。故皆能略跡原情耳。

一日冬生母舅周天保來客徐家。天保初亦商于京。後因年老回藉。今因姊氏多病。特來慰問。並探冬生致禍之由。迨抵甥家門庭。雖舊甥氏云。亡夕陽西墜時。忽覩一素不相識之彪漢。肩負鉅裹。岸然入。察其出入自由。知非外客。且與甥媳有一種蠅鱗情深。狀駭而問於姊。姊密將萬不得已之往事詳訴。纔末並極言布客侍奉維謹。供應無虧。自冬生失蹤後。賴其維持家用。已逾四年。上年冬方始。允其入贅等語。天保爲知該彪漢係是甥媳之再醮婿。手禮實無親。姪可言。故亦不與周旋。惟觀今思昔。似不免暗自

悲悼耳。母因天保不遠千里來。極應竭誠招待。于是密囑碧雲曰。舅氏遠客。應將汝之房榻讓舅居。而汝與客則與余暫住可耳。碧雲唯唯。天保亦不推讓。迨入室。忽動念。甥之忱竟至不能成寐。偶合眼。似見冬生哭訴狀。驚而醒。知是夢。再合眼。亦如之。自謂思念過切所致。不爲異。次晚。正酣睡間。忽又見冬生滿身血淋。哀哀求救。天保大駭。亟起坐。心房尤躍。躍不已。于是疑竇叢生。乃默祝曰。汝有何冤。極應詳細夢告。余必爲汝出首也。須臾復入夢。仍前狀。並導天保至火坑前。啓蓋視。斗見甥屍。亂置坑內。天保痛哭。醒心愈奇。詫乃潛起。燃燭啓坑。視果見冬生屍。入塊棄藏坑內。惟念爲日既久。屍尙未變。斯爲奇耳。視畢。仍蓋好。亦不聲揚。又祝曰。余已知爾所求矣。明日當爲爾伸雪也。惟伸訴時。爾其有靈。

隨示。朕兆俾沉窳。得以早雪耳。頃復睡。則見冬生拜謝。至再而杳。天保遂亦安枕。明晨早餐已布。客例須入市。范氏則出門購蔬。天保立謁姊。密告昨夜夢事。並導視坑。屍徐母見狀。暈于地。天保急灌醒。並囑切勿聲張。恐防兇手遠颺。母領之。嗣范氏市物歸。母卽爨與治饌。天保乃密至宛署。擊鼓鳴冤。令准之。天保並求晚上十時。賜帶仵作法警。蒞場勘驗。並掩捕嫌疑。人犯縣主准許。天保乃回午餐。傍晚布客歸。進餐已卽。偕碧雲入母房。天保亦歸寢。十時半。忽聞插門聲甚急。碧雲起而啓。瞥見燈燭輝煌。一擁而入。碧雲驚噩無狀。急喊布客。客正披衣出視。而左右已被法警看守矣。令人座。飭將前後門團圍。守圍卽偕天保詣房踏看。並在火坑內檢出屍塊。陳列堂次。詳細檢視。知爲姦殺無疑。是時碧

雲與客頓現驚怖惶恐狀。令即分別提訊。毫無端倪。乃飭徐母與天保具結。先將屍塊棺殮。明日聽後傳訊。布客與碧雲。則帶回縣署押訊。是時徐母形似癡癩。呆如木偶。竟將冬屍緊抱不捨。復將縣令攔阻。苦求伸冤。縣令知其哀痛所激。亦不與較。且以溫言安慰。並令天保善爲看護。天保唯唯。天保辦殮畢。天已黎明。即赴縣署補呈候訊。令即提同人證。詳細研訊。詎知碧雲與布客。面面相覷。默不一言。令飭刑訊。亦不供吐。默察其情。已有幾分把握。仍飭還押。復提周徐氏到案。詰訊布客之來歷。徐母即將前因後果。據實稟陳。令更瞭然。乃諭天保曰。爾其回家。詳細偵查。偶有所得。立即來案。陳又曰。爾既得夢破案。不難。再夢白冤。本縣成竹在胸。諒亦不難。翻服焉。天保唯退。是晚天保甫入睡。復夢

冬生叩訴曰。碧雲未嫁前。早與布客通姦。父母皆未知。嫁甥後。甥因事繁。以致回家日少。布客乃日藉售布爲由。夜則潛行姦宿。歷有年矣。有時甥或回家。渠必避匿坑內。因是深感不便。遂無日不謀殺我之策。所有橋畔僧人之點化。乃二人預先密佈詭計耳。其囑七晝七夜不可片刻合眼者。正欲使我母子二人磨折至疲。憊不堪。時勢必一臥而酣。即便乘間行其毒計。故至第七晚。碧雲乃勸母親去睡。一面又縱甥酣眠。彼即乘我酣睡如死之時。即拔關納令布客入。先將甥喉割斷。復用溺桶承血。然後分屍入坑。諸事畢。姦夫則假扮甥逃。淫婦則僞裝追狀。並狂喚母親起。俾徵事實。至云躍河而沉。不知去向者。乃斷絕母親之望。而令人無從追究耳。不意始終被其欺蒙。二人殊爲得計。後因陳倉暗

渡終感耳口之嫌。于是日藉金錢爲弭力。結母親之歡。後知隣衆亦有贊美。其人因有更進一步之請。而欲與碧雲締正式之交矣。母因感惠不忘。未便面與拒絕。乃與碧雲商酌。詎知爲虎謀皮。正墜奸計。碧雲尤惶惶作態。僞言約法三章。內外耳目竟被掩盡。甥雖人鬼異途。冤抑豈甘沈默。奈因託訴無人。以致久未舉發。今幸舅父來。此是甥冤得白之日也。訴畢而查天保亦醒。回憶夢言。戰慄至不能寐。于是坐待天明。遂奔縣署陳訴。縣令笑問曰。爾昨夜有所消息否。天保即將夢訴各節。娓娓述之。令不覺大笑曰。爾家竟有若是之靈鬼耶。本縣昨夜亦得同樣夢狀矣。噫。余訊姦案不下數百起。從未有若是之奇謀詭計焉。未知姦夫淫婦。尙有何術以自文其罪耶。乃立提碧雲布客至案。訊以夢訴各

節。二人仍不供認。令無奈。復用嚴形拷訊。方始一一承認。遂卽捺印。畫供當堂。宣布觀者。咸爲咋舌。並言醜案與破案皆屬希奇。巧妙實爲聞所未聞之奇案耳。令卽据供陳省。照律擬抵沉寃。乃白。

著者曰。余閱此案前因後果。皆屬奇妙詭譎。令人不易捉摸。眞能曲盡遮掩耳目之能事矣。詎知人則可欺。天譴難逃。人目雖掩。鬼訴難防。卒至多年奇案。發洩僅屬一宵。莫道冥冥無靈。日爲喪盡天良之事。余願世人讀此。當亦知所儆懼矣。

華北遊記

(續)

(復庵)

出軒再左行。至樂壽堂。堂前有銅鶴銅鹿銅瓶。各一對。翠柏二株。石質日晷一具。堂內爲太后寢處。自窗間內窺。見牀上供太后少年時畫像。

頗秀美。房內陳設大半移去。僅餘對聯及桌几等。房後爲太后梳妝所。幽暗使人不樂。慈禧窮極奢侈。而所居乃不及一富家婦。雜役爲憚。君言從前太后居此。太監睡廊下。伺候太后。而若輩又須轉而承值。太后樂壽當東。爲李蓮英寢室。及客堂相隔。祇一腰門。規模與太后寢所相彷彿。堂外面湖。有額曰水本自清。夏夜乘涼。最適沿湖而南。又見玉瀾堂。時則西山日落。湖光閃爍。作黃金色。至和風清。穆有聯云綠槐樓閣。山蟬響。青草池堂。彩燕飛。從仁壽殿後北走入。德和園。戲臺有三層。以備演羣仙祝壽之用。太后及帝南面聽戲。王公大臣賜聽戲者坐兩廂。余等徘徊良久。觀所購頤和園圖。尙有諧趣。園未到。爲時已晚。余乃提議留諧趣園。爲未盡之遊。衆贊同。出園雇車。回西直門。車行之路。爲昔

時御道。垂楊夾道。時猶隱約。見萬壽山諸宮殿也。六時歸寓。

九日上午九時。作北海之遊。得有內務部執照。可直入無阻。北海爲三海之一。尙有中海。南海相連。成葫蘆形。南海爲總統公府。余等自承光左門入。卽見一片明湖。野草蘆葦。散布其上。景象寂寥。白塔聳特。湖南似西方建築。長橋臥波。名曰白橋。兩岸牌樓朱漆。已褪。曰積翠。曰堆雲。過橋謁永福寺。登法輪殿。內供法輪菩薩。上正覺殿。去平地凡九十級。更上九十八級。至善因殿。再上有殿門。以銅製。內供怪佛。手足數十。雙頭。顛三五個。骷髏一串。掛頸上。狀至穢惡。手持不知名兵器。甚多。脚下踏鳥獸。蟲介及具翅之男女。殿外壁上嵌琉璃磚製佛像無數。此殿已占北海最高處。上望白塔。景象定明。風吹鈴

鐸其聲悠揚。南望南海九孔橋。西望景山。山上有亭。翼然想卽崇禎自縊處。由是南下。西轉入山洞。曲折百餘步。又至平地。地忽軒敞。出右角門。入晴欄。花韻復出。右角門。循曲廊。至漪瀾堂。爲帝寢所。甚寬敞。前爲碧照樓。面臨北海。水淺多草。野堯甚多。樓左爲遠帆閣。樓下有石欄。有額曰湖天浮玉。循石欄右行。穿倚晴樓。足音登然。樓外有碑曰瓊島春陰。爲燕京八景之一。左折沿北海北岸。行山邱中。茂林蔽日。時聞鳥聲。過狀元府。昔帝王宴殿試鼎甲於此。導觀者爲消防兵士。劉君極滑稽。出語解頤。同人皆笑。不可仰。過紅碧蘚亭。靜心齋。而至須彌春大牌坊。已至湖之正北方。前對白塔。左折至九龍壁。壁長六丈餘。高二丈餘。厚四五尺。蒼涼中。具有古意。壁面均以琉璃磚砌。九龍兩面相同。略有殘

損。唯其設色美麗。姿態天矯。令人愛不忍去。其顏色之次序。爲黃紫紅白藍黃藍白紫紅黃。同行西教員。以爲見所未見。贊嘆不已。旁有古柏。下分上合。高十餘丈。數百年物也。自九龍壁右。望粉牆圍繞。內卽三希堂。中貯三希堂法帖碑。版惜門扇不得入。覽出北海。爲正午十二時。十二時三十分。回至京漢車站食堂。宴部中同學。徐君及清華同學。蔡君餐後赴吉祥園觀劇。梅蘭芳等。雖爲北京著名藝員。然其登臺亦不過費錢五百文而已。十日天陰。微雨。晨起六時半。收拾行李。作唐山之行。自正陽門東車站登車。八時二十五分。車行斜風細雨。迎面而來。天氣殊寒。余穿羊裘外罩大衣。仍不覺暖。京奉車行平穩。男女分座。置物處亦寬大。十一時過天津總站。十二時一刻。

抵塘沽。右望白河。風帆汽船絡繹不絕。沿途窪處積滷成池。鄉人用以製鹽。遙望邱墳壘壘。作白色者皆鹽也。土質極鬆。乾則龜坼。車行至某站。有筐承海蟹。喊售者其形特異。鮮紅可愛。余以銅元三枚易其一。并囑葉君為繪圖。然後判之。則質莫不可嚙。適即擲棄之。夫人之外貌甚美。內行穢惡者。何以異此。下午二時另五分抵唐山下車。舊同學茅以新君出迎。唐山為工業鎮。有京奉車製造廠。唐山煤礦。水門汀廠。及新式之大發電廠。規模均宏大。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創設其間。地點最適宜。余等入內參觀。一周時已旁晚。即行晚餐。晚餐後。偕季君至唐山鎮遊覽。返校開茶話會。散會後。因校中無餘地。可容吾儕寄宿。乃歸寢車中。

十一日晨起六時半。昨晚有雨。唐山下雨。今年

為第一次。雨量稀少。蓋可相見。赴校內早餐後。隨張傅兩先生參觀京奉鐵路機廠。占地數十畝。規模闊大。管理佈置井井有條。凡車頭損壞。客車太舊。均在此裝修。并能自造車頭。費時雖久。然極牢固。參觀畢。返車。十時半開車。下午三時返天津。下車。偕周君遊覽。過公園。造幣廠。金剛橋。乃至日本租界。商業最盛。乘環城電車。至青年會下車。入內坐一小時。一切佈置。與上海相彷彿。晚餐於金剛橋附近玉順樓。憑窗外眺。電車往來。行人絡繹。電燈之光亮如白晝。幾與上海大馬路相埒。餐畢。復與吳君等遨遊街市。返車已十時矣。

雁塔遊記

(未完)

(祐卿)

長安多古蹟。其信而有徵。宏模壯觀。足以助人遊興者。應以大小雁塔為最。癸亥之春。余居鎮。

嵩軍三餐以後無所事事尋幽探勝足跡未嘗
一日休然代遠年深陵谷變遷或僅有虛名或
半存遺迹荒草萋萋斷瓦片片臨風憑吊彌深
悵惘乃於三月念二日午前八時雇車作雁塔
遊道經南門空氣污濁腥臭逼人蓋此地人民
不講衛生大道之側糞場林立逐臭之夫紛紛
雜人而過也閱半小時出南郭門見大小雁塔
高矗雲表巍然並峙小雁塔近在咫尺大雁塔
尙在遙南七八里余恐先近後遠精神蒸疲乃
驅車向大雁塔進發一路綠陰如幕鳥語成韻
無限牢愁不覺盡破輕車便道轉瞬已至大慈
恩寺於是下車由正門入至大雄殿兩塔殘碑
成林皆明清鄉試題名記也按唐進士題名雁
塔原屬偶然之舉後人沿爲盛事殊覺無謂聞
清光緒間回逆發難此寺幾成灰燼十三年經

撫挾使者葉伯英等重加脩葺右碑記在大殿
右側敘述甚詳足資參攷其文云「秦中古帝
王都其地別館離宮仙樓梵剎夥矣然世遠年
湮其可考名其迹不可尋獨近郊之南曲江之
北猶覺世隔民之教彰彰人耳目者有慈恩寺
寺爲唐高宗所建有浮圖七級曰塔卽進士題
名處若尹琳尉遲王摩詰諸畫圖泯沒已久惟
褚河南之藏聖教序文石刻完好近代鄉試亦
循前朝故事誠勝蹟也無何逆回構亂殿宇灰
燼二塔巍然猶存去歲秋省之期余偕二三僚
友出郊經此見夫故址荒涼佛室湫隘題名者
皆委棄於瓦礫榛莽中不足安神聖而崇文教
因與錢菊圃方伯用清懷清觀察會銖商謀脩
復均欣然許之委直刺張宏運董其役寺門一
楹院中增三殿翼以鐘鼓二樓西爲遊講之室

四閱月落成。金工木工陶者漆者。都用錢三千餘緡。乃方伯觀察及余之俸餘。未費民財也。余維斯寺之傳。雖由宋延清岑嘉卿二詩。實緣於歷代題名諸人。舍而不脩。曷克啓人文之秀。壯秦地之觀耶。宋元明無論已。我朝康熙中。鄂哈二公總制川陝。先後增脩。規模宏整。歷二百餘年。乃廢而復興。墜而復舉。謂非斯寺之幸歟。而亦不獨斯寺之幸也。此邦之科第蔚起。當與斯寺無終極者。是為記。大雄殿之左側。有騰衝李根源題石云。民國六年五月。余與買宗章等同登慈恩寺絕頂。積雨初晴。前望終南雲物。窈窕曲江已涸。不可復辨。因思人事代謝。興廢忽焉。而斯寺獨存。坐閱千載。感物理成虧之故。相與慨歎。低徊不去者久之。已下告住持道士誅鋤草萊。遂題於石。以誌斯遊。此雖寥寥數語。

却含無限感慨。可以想見其風雅焉。大雄殿之內。金碧輝煌。既莊且嚴。瞻仰之下。肅然起敬。殿後兩堵花木成畦。以玫瑰芍藥為最夥。時方盛開。暗香襲人。再行即佛祖後殿。葉伯英聯云。一覽古興懷。野時花明。唐苑月集賢。脩禊舊陂水。滿曲江春。許世英贈果成大禪師聯云。一君眉黃蒼天然。雪佛手拈花自在。春一小作勾留。即由東偏殿而北。轉至雁塔。蓋雁塔尚在佛殿之後也。雁塔為唐僧玄奘所建。相傳建此塔時。有飛雁墮地。瘞此塔下。因以命名。凡七級。高三百餘尺。褚遂良之藏聖教序二方。嵌於東西二壁。石刻完整。墨痕狼藉。可見拓者之衆。文字之貴矣。摩挲良久。乃由南戶而入。循梯以登。至第一級。見濟顛佛祖南嚮坐。神情灑脫。鬚眉如生。某君題聯云。一舉國若狂。那知北派南宗。方外。

更有願和尚。世人不醒且喜善男信女皈依。同拜佛菩提。一盤桓又久。默作禱語。於是攝衣循梯奮勇而登。至一級。必由塔門憑欄遙矚。但見人物愈小山峯漸低。神怡心曠。不知其勞。無何飛雁雜人野鷓。喚客嗚嗚之聲。似告余曰。已登絕頂。余亦恍然大悟。時值新晴。南望秦嶺羣峯簇秀如峨眉。眉淡掃濃淡相宜。近望曲江壅塞已久。衰柳殘堤。僅存遺痕。漢唐名勝蕩然無餘。東望驪山西望咸陽。風雲雜遝不甚可辨。北望長安市肆櫛比樓閣台署。歷歷在望。洵足豪矣。閱半小時。神疲興闌。始循原梯而下。至第一級。向濟顛佛祖三鞠躬。蓋酬其提攜保護之力也。既下。仍返佛祖後殿。由一和尚引入官廳休息。和尚出茶點供客。爲述往事。始悉和尚名濟和。年已八十有二。精神矍鑠。惟談吐少俗耳。廳中有

光緒十五年。半盲行者文愛贈敬培和尚聯云。一落花如夢。垂柳相思。雨洒東山。雲橫北渚。芳草有情。夕陽無語。雁啼南浦。人倚西樓。一願曾煇贈了純和尚聯云。一當下梅子熟矣。座外木犀香乎。一廳除花木繁盛。蜂蝶繽紛。東西兩壁有殘石數幅。皆名人所留句也。約半小時。興辭出向西南行約里許。至宋氏別墅。一宋名聯奎字菊塢。前陝西省長。時已午。後五時許。宋氏別墅有述亭。見山亭。晒迂亭。砌石爲山。引水作池。綠竹荷花。風景宜人。晒迂亭之後東壁。嵌劉文清公與夢祥居士手札十二幅。宋芝田先生題跋云。一劉文清公書源出於顏平原。而用意深邃。結體謹嚴。使轉頓挫。動中規矩。在有清一代。最爲近古。故雖短札寥寥數行。莫不具有岳時源。停之概可見。先賢用力之勤。真不可跂及。

矣。一晒迂亭之東北。曰春暉草堂。有聯云。一亦有草堂。臨杜曲。不因捷徑向終南。一堂上大書。一聯云。一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萬仞無慾則剛。一尾書此聯係先農部公遺墨。庚寅歲杪。偶從書肆購來。略付鈎摹。以永家寶。聯奎謹識等語。余即於此處小憩。略用茶點。驅車而歸。閱一時至荐福寺。相傳為隋煬帝在藩時故宅。李因篤碑記在大雄殿之東南。李為關中三李之一。風霜侵蝕字跡模糊。以是未得卒讀誠憾事也。繼由側門而入佛殿。西轉至小雁塔。工人木料相望於道。蓋荐福寺自清末而後。殿宇傾圮。不堪寓目。現經住持募化款項。從事脩葺。將來或有可觀也。小雁塔高十三級。似不及大雁塔之寬廣。而高則過之。惟碑殘瓦斷。破壞尤甚。耿直造亂時。據寺攻城。彈痕重疊。宛如新創。

可以想見戰爭之烈矣。雁塔中南北兩戶皆石門。題詩殆遍。多嘉靖遊人句也。惟梯已朽腐。未得登高一望。殊為遺憾。寺內有巨鐘。亦名神鐘。為關中八景之一。閱二小時。仍由南門四城。經書院門而東。至漢江都相董公仲舒墓。清撫陝使者畢秋帆題也。在今長安城內東南隅。古稱下馬陵。有祠十餘間。為康熙六年威寧知事黃家鼎所重建。董公後裔守之。清有祭祀。入民國廢墓高八尺許。大約不半畝。荆棘縱橫。蕭條已極。明代關中後學張光宇畫其墓。并於碑陰大書。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二語。千載之下。猶覺凜凜有正氣焉。六時半回寓。已覺精神疲憊。不能握管。至次日而後為之記云。

白嶽遊記

(粹然)

癸亥之春二月既望。余與友人偕作白嶽之遊。

蓋白嶽者。吾休之第一名勝也。余欲往遊者屢矣。今春乃得三五同志。於是而得達素願。其樂爲何如乎。是日新霽。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由南而西。出齊甯門。經千秋橋。過鳳湖街。至楊村前。一路麥苗方秀。淺草如茵。平沙無垠。鶯歌燕語。田中菜花如黃金。而怒放溪傍楊柳似綠線。之倒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春色春光。頗饒佳趣。行五里。過蓋渡橋。至蔚西國民學校。休息。該校教員李君紹澤。余之同學友焉。承招午膳。午膳畢。更向西南行。約二十里。而孤舟而當頭。而巖脚等村。瞬息間。白嶽已在目前矣。吾等乃拾級而登。見石碑一方。刊白嶽仙境四字。蓋謂登白嶽者。飄飄然如入仙境耳。行百餘步。山路崎嶇。力疲甚。於是一坐而數步。數步而一坐。經三元殿。又西六十步。至叢竹之處。友曰。此

半山也。其中有三國關羽形像。顏曰。浩氣彌綸。旁有聯云。片刻不忘大哥。三弟一生未了曹操。孫權旋至。望仙亭。旁有怪石。側立亭內。有裝金佛像。色相莊嚴。直由洞天福地而至。一天門。石崖上有天開圖畫。人間天上等字。不可盡述。石崖之下。有古人書畫。皆係石刊。友每以紙摩搨。歸作爲紀念。誠白嶽之最勝境也。旁有道德巖。三皇宮。真仙祠。廟前有石碑二分。立左右。左敲之。成鐘聲。右擊之。成鼓聲。故有鐘鼓石之謂也。衆妙門內。有羅漢洞。傳謂直達南渡。不知確否。外有一龜。向東方立。復行二天門。樹肚石。瘦水聲。鏘然自是。又南百步。至三天門。所謂江南第一名山。誠不虛傳也。由文昌殿。至太微道院。乃止。宿於此。是夜臭蟲騷擾。不得安睡。天未曙而起。漱洗畢。乃偕遊太素宮。見前有二石。獸巨若

象相望而立。內中佛像金色燦爛折向西行。由朗靈院而達玉虛關。又曰玉京山左為沿世仁威宮。右為天草真慶宮。均在石崖之前。旁刊飛雨二字。在石崖之上。又曰霞光月色。因有水自崖飛下。故曰飛雨也。左崖之上石壁峻峭。有紫霄巖。壁立千仞。等字相傳。謂上素宮是也。又西南一里見有三峯相望而立。此即所謂三姑峯。是也。旋行經怪石硯而至獨聳寨。又曰方臘寨。高聳雲霄。相傳明朱洪武嘗駐兵於此。山路崎嶇。余不敢上。僅立山下眺望而已。徜徉四矚。休之松蘿。歎之黃山藍渡之橋。窩琅之塔。隱約如在目前。仰視近地奇石聳立。千仞河中風帆上下。不可勝計。前有五峯。即五鳳樓也。余等漫遊其間。心神為之一快。誠極一時之樂也。然而世事幻變。靡有常轍。今雖樂而不知來歲何如耳。

嗚呼。人生若夢。滿目悽涼。舉世濁濁而不清。上下斤斤而圖利。吾人生長斯世。有何快樂可言哉。友曰。不然。吾儕小民。處此濁世。而仍獲享清閒之樂。吾樂其樂。是真樂焉。君何云不樂乎。余聆而笑。時已正午。乃回太微院午膳。下午乃遊東嶽廟。前有碧蓮池。風景頗佳。向東一里。即洞天福地。前為桃花澗。縱橫數百株。右為玉樞宮。佛像甚多有。祇南十五都。雙溪本鈞獻酬之聯。內有二仙人。牀中有一墳。係樂道人之遺蛻。故曰真身。內藏巖外有八卦池。左右各一。亦勝境也。後循原道而回。夕陽在山人影憧憧。為因時促。故不及領略名泉之味矣。回想此日之遊行。去自平陸。歸自深山。所歷風景。以一天門為最。勝抵太微道院。晚膳既而臥。恍惚之間。忽有一道叩余背而言曰。白嶽之遊樂乎。余驚醒。燃火。

視之不見其人但見明月娟娟隋於巖脚遂起而爲之記

西湖遊記

石首鄭獨步

評西湖者有晴湖不如雨湖之說前日斜風細雨余適躑躅西湖之濱望環湖諸峯若隱若現寶叔雷峯爭聳雲外蘇隄白隄橫臥湖中景色無涯氣象欲變蘇長公請西湖爲天下名勝者不我欺也是日爲民國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伴余遊者藍君芝濃一人午霽掉小艇遨遊湖上湖光滉漾映余眼簾薰風習習吹縹湖波宛如細鱗緩掉容與來往湖心歌吹如風粉汗爲雨送笑傳情之淫娃幾欲令人神移魂蕩以余觀之只見其爲湖山稍資點綴而已久之霞射水面煙鎖樹稍彌漫數十餘里晚景固佳而夜間湖景尤有足賞者燈光接水露影瀟衣舟載

有意之客水浮不語之山清風送漿其樂靡極李白云古人秉燭夜游宜良有以也翌晨小雨復冒雨至湖岸霧截峯腰烟籠湖面宛然西子曉妝未竟不遽許遊人獲飽眼福者然余遂發舟西南向經少許名勝抵三潭印月湖內有湖島中有島異哉天地之善於造設也少焉蕩槳北岸艤舟而山行雨過天青風日和暢路過清澗寺往觀之內有養魚方池面積約廣牛畝水清魚分五色洋洋然游泳其中令人動濠上之思復前行竹林叢茂翠影浸人衣袂耳聞泉聲潺潺不知所在行數里忽見雲林寺以爲一平常寺觀耳入焉古木夾道羣鳥無聲爲景異常寥寂再行百餘步而懸巖千仞之高峯矗立於前矣余疑徑絕將返覩一石洞挺身穿入盤桓數百步猶在山腹開山勢如龜甲覆地其中奇

石極玲瓏之致。形若飛來者。故以飛來名之。甚稱奇絕。徘徊久之。不忍遽去。風雨忽來。山容如墨。勢難淹留。雇車二借。藍君至。停舟處。棹歌而還。余喟然嘆曰。山色湖光。流覽無盡。多情風雨。又時時為吾人洗滌塵襟。真覺不負此行矣。特援筆記之。以誌鴻爪。

按右稿作者乃一童子。文尙清逸。可誦殊為難得。用特刊諸報端。亦所以獎掖後進。提倡風雅之意焉。編者誌。

本局精製珂羅版書畫

精製 蔣南沙花卉冊

南沙老人畫。隴北宋丰韻天成。寸縑零執。皆極畫活色生香之級。當時朝野士夫。視同至寶。茲本局特由吳興大收藏家陸叔同先生處。覓得冊頁一部。計十二幅。特用珂羅名版影印。與原本絲毫。不爽。

定價大洋八角

精製 陳南樓花卉冊頁

南樓老人。工花卉。為清代名畫家之一。其畫英秀超羣。無尋常閨閣脂粉氣。本冊頁係陸叔同先生家藏之本。本局製版。仿印視原畫。不爽絲毫。誠極有價值之珍品也。

定價大洋八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藝苑

苑

疆

邨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專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癤癰疽潰爛癩癧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一切血毒不清等症服此藥無不獲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六零六藥膏

下疳橫痃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藥膏搽於患處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樣盒貳角

○人中寶補藥

此藥補血生精君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男女老少服之其益非淺每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血肺癆肺萎等症服此藥極爲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甯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攜帶便利凡行旅經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本藥房自運泰西

各國原料藥材醫

用器械化學儀器

婦女化粧香品大

小鏡箱鏡頭手提

快鏡干片白金紙

香水香皂以及衛

生用品應有盡有

如蒙 各界賜顧

格外歡迎特聘西

醫博士黃冠英醫

生常住診治內外

各症另設配藥部

專配西醫方劑莫

不推誠招待定價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太和藥房 各埠分號及大藥房均有出售



詩話

海藏樓詩之研究 (續)

(大可)

詩中七絕作者雖多而工者甚少從來論者每舉李(太白)王(龍標)唐人七絕非不工也惟旗亭劃壁雙鬢發聲傳唱已多轉嫌甜熟昔沈歸愚選八家文歐公醉翁東坡喜雨皆在被屏嫌其熟也海藏七絕能以宋人之意境而參晚唐之風韻豔而不俗質而不枯荆公東坡把臂入林茲如五言例特拈數首如下疏雋

藝苑

如吳氏草堂二首云雨後秋堂足斷鴻水邊吟思入寒空風情誰似楓林好一夜寒霜照影紅水痕漸落露漁汀禿柳枝疏也自青喚起吳興張子野共看山影壓浮萍又顧子朋屬題山水小輻二首云江東顧五倦遊還占取城西水一灣卷卷清詩皆入畫底須俗筆汗溪山二士風流此阮慙年來物役未能齊欲知白下閒蹤跡只向書堂覓舊題此四詩石遺所謂蘇堪七言絕句之工者殆無逾此者也又云吳氏草堂第二首與顧子朋屬題山水小輻第二首余每誦之以爲韋蘇州之獨憐幽草蘇東坡之竹外桃花亦無以過亦足見其傾倒之忱矣幽靚如小廊云門掩餘寒綠盡生小廊靜掃稱閒行春陰庭角雲如墨襯出江梅半樹明又南京節署西園云風定平波寫綠篠却迎初日皺還搖開窻

驚散幽禽語一夜風寒欲過橋雄渾如將入都
 云倚樓看雨有今日坐憶宵來鬱熱時待與官
 家區劃了秋風鱸膾是歸期婉麗如聞胡琴有
 感云好春閒過却傷春花月江山迹易陳一念
 十年銷未得畫樓銀燭坐懷人又櫻花花下作
 云非白非朱色轉加微寒輕暖殢嬌霞春風省
 識傾城態只在樓西幾樹花感慨如攜家人往
 龍華觀桃至則已謝第三首云誰遣春陰換夕
 曛江頭暗盡燕天雲回車自覺無才思祇道來
 遲向細君（案是詩極似荆公竹鷄喚我一首
 一）又殘菊云秋來舉盞尙能空日日東籬繞菊
 叢老去詩人似殘菊經霜被酒不成紅閒雅如
 雜詩二首云露氣冷玲瓏碎金初陽到地又穿
 林南趨新筍渾無數不覺蒼苔一徑深亞字闌
 干鑿石成磚廊綠膩復寬平年年只望松身長

待聽風濤入座聲（案此二詩亦類荆公）奇
 譎如石遺示早睡早起二詩云寐叟深言夜坐
 非石遺極道曉行奇海藏夜夜樓頭坐却是晨
 鐘欲動時（海藏最近示余隱几一首云壯懷
 彩筆等無靈隱几猶憐卷帙擊幾樹櫻桃花在
 否春寒帶雨晚冥冥自謂出韓冬耶而感慨過
 之
 海論藏詩不主選體謂其陳言多新意少不足
 發人之真趣也故其集中擬故之作余付闕如
 （案彌之湘綺教人作詩皆主擬古乙盦海戲
 則又非之此詩派之所以不同也）至樂府歌
 行間亦遇之然亦名詩不明樂府歌行也如高
 松保郎詩從母羅母詩李審言室趙孺人詩皆
 歌行也茲錄高松保郎詩及趙孺人詩如下高
 松保郎云斷腕高松氏歌者良紛紛四坐且勿

喧聽代保耶言保耶家江戶事在明治前少小無所知但念知己恩潘法義方酷義父抱深冤獄急待自殺營救窮百端俱死猶不解智竭惟有身探懷出白刃霜光蝕我魂低回語左臂全歸愧難全斷者不復續今日與汝分欲下齧牙斷神鬼啼右邊誰知父母軀彼此乃相殘一揮何時落昏絕耳不聞俄間視白日豈意猶生存收我刀如風濈我血翻盆修書仍函腕馳獻辭悲酸義父幸得白殘軀越中年支體已不痛沉痛在心肝賣藥溷市人懺悔向世尊衆生有疾苦莫似我艱辛大清黎公來遣我以古文李公尤慷慨陳義高青天保耶身現在保耶名已傳會有義士知熱淚墮衣巾人生歷情劫憂患深相纏本心要不昧君子或見憐保耶骨可朽義士淚不乾此詩敘事至爲沉痛如云低回語左

臂全歸愧難全誰知父母軀彼此乃相殘俄然視白日豈意猶生存支體已不痛沉痛在心肝神情激越辭色慷慨決非時下詩人所能道其隻字也

又趙孺人詩云黔婁未爲窮因窮在其妻貧賤有難言言之傷肝脾爲子事丘嫂爲子奉阿孺子有析居叔迎養撫其兒子有未嫁妹教誨迨于歸子獨厲節操家法衆所儀子獨治詩書名聲人所師子居秦南倉一鄉誰與齊子冠興化縣一縣誰能希方子初應試宵中綴敝綿及子出適館客中寄新衣子窮而好施貸錢與子揮子貧而善病質田爲子醫命貴且問相戲言子豈啜夜冷不甘寢知言子誠癡子疾身欲代子愁顏愈嬉彼實一好婦食貧色以衰彼實一健婦持門體以羸忍涕行不願歸來子何爲妄意

晚相報迂哉。子奚追幸子。有文字自書。自傷懷。文字身後名。生前事。事乖豈若不識字。白頭伴。荆釵彼。羞不恤。緯又興。宗周哀。何如啜糟糠。何如煩炊炭。是詩海藏。自謂似韓友。覆讀之。益歎其然。

海藏諸體詩。除上所述五七古五七律五七絕外。五言排律。祇宿祇宿。顧子朋齊居一首。七言排律。未見刊入。四言祇哭護妹一首。六言祇望海一首。雜言祇夜起江樓口占一首。偶爾弄筆聊備一格。皆可存而不論也。 (未完)

畫 絮

無盡藏齋談畫

(龍渠)

語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則擇師不可不高。求

遠溯。然宋元以上。遺製寥寥。若晨星。縱有一二。尙在人間。類爲有力者。深藏祕笈。學者豈易一見。一見。猶不可得更安。望懸之座右。供我摹寫。哉。則勢不能不降格。以求其次。愚以爲明代諸家。去古尙近。趣亦高雅。最宜師法。但每臨一畫。嘗先審其來源。如臨沈石田畫。須知石田於宋元名手。博覽縱橫。罔不臨擬。董北苑。僧巨然。李營邱三家。尤得心印。中年多宗。子久。晚乃醉心。仲圭。學者先能知此。然後可摹。沈畫不然。葫蘆依樣。貌雖似。而神離也。據此爲學。則雖下至乾嘉。同光諸家。無不可臨。舍短用長。實在神會。近世珂羅板盛行。影印真蹟。不爽毫髮。昔之學者。力薄不可以求一佳本者。今可以廉直易取。多種名作。有功學者。誠非淺鮮。然祇可以供章法結景之研究。不能得筆法墨妙也。蓋畫與書。

不同書法落筆卽是一無藏躲影印不殊原榻而畫有濃淡之分渲染之妙影印雖至精美不能如原本之有跡可尋故初學似不可奉爲臨本不惟進功絕難更有板滯之弊余幼好畫嘗侍先大母程太夫人暨先妣張太宜人畫案側見獵心喜輒思效倣以年幼恐污損名迹不令畫予私取本板畫譜學之少長值辛亥之亂家藏書畫盡毀於兵燹乃購珂羅板臨之雖遠過木板畫譜但神韻難求用筆之法終難尋擬更無論渲染設色嗣後家君爲搜元明以還名迹資令臨倣於是乃得少進余對於臨前賢原本與臨珂羅板有二喻焉臨珂羅板如行荒徑不辨出入道途盲從懸揣勞若而難進功臨前賢原本如行城市通衢更有導引放心前進其行自速若再廣讀古人論畫之作則如偶過土著

指示捷徑功更速矣此皆余身歷之境敢附於此以質當代高雅

耶世甯以西人而工我國畫法舉凡山水人物鳥獸花草無不精妙絕倫其功力之深國人罕出其右用筆用墨著色傳彩無不從宋人得來間參西法陰陽向背生動欲活而又脫盡西畫習氣逸雅蒼秀骨肉停勻處處皆有筆墨可玩斯真善用西法者也余嘗與新畫家論藝術新畫家每斥習國粹畫者祇依成法不求精進往往以意爲狀不求甚似不及西畫物理精確語亦非謬雖我國畫法應以筆墨氣韻爲先不宜沾滯於一體一象但倘能於筆墨氣韻之外兼求光暗體象之妙不亦更佳不過愚意初學之人萬萬不可令具此心恐其刻畫求工致損氣韻功力未深必蹈筆弱墨滯之病死氣充幅矣

若如耶世甯之參用西法。則是捧心增豔。何爲不可。耶余嘗見耶畫嬰戲圖。面目手足皆以白粉作底。細染朱黃凸處。竟有仍露白粉者。凹凸畢顯光彩耀目。但此法宋人已有用者。近取而之。仇唐亦皆用此。非必耶世甯由西法化出。清內府藏耶畫百酸圖卷。商務印書館印有珂羅板。極精學畫馬者。竟可以之爲譜。不惟筆墨精絕。馬之形狀亦無不備。佈景樹石流水亦無處不可。師法有正書同名畫集。印有耶世甯畫虎亦精確。但就予生平所見。最爲驚心動魄者。厥爲漁邨晚泊圖。圖約八尺。絹本。老松葱鬱。陰沈有暮煙四合之象。遠山籠霧。月影迷離。松下泊大船數艘。人物極多有鳴鉦下棹者。有環坐坐尾。聚飲者。有飯罷偃臥船面。納涼者。有俯身向水中滌器者。或衣短褐或不御衣。但著短禪。凡

人物船隻受月光所照處。皆有月光纖毫。不謬用筆則似馬（遠）夏（珪）健秀可愛。岸上松陰有茅屋數椽。爲松所蔽。不受月光。而由壁牖間透出燈光。其法卽用朱墨。藤黃淡烘。一如畫月之法。而自閃爍成光。窗前地隙爲燈光所及。亦有微光一線。較船上所受月光略紅。茅屋前有老者担食物擔（如今之餛飩担）息肩叫賣。有小兒二長者約八九齡。幼者約六七齡。欲往購食。茅屋中有老嫗出傍門招手。似呼二童歸家者。情景逼真。全幅人物不下二十。無不各有呼應。神氣宛然。松石山水亦并無處不佳。用筆遂古。佈局精妙。都具宋人氣息。皴法記憶不清。但憶當時與海上各鑿藏家同觀。共認其功力之深實。不讓石谷。獨步或尙有石谷所不及者。至其寫燈月之光。工不傷雅。實推獨步。願

世之欲參用西法於國粹畫者以爲師法庶免甜熟刻畫之病述稿至此出赴友人約晤畫家謝公展謝子亦精擅國粹畫而參用西法光學者號折中派所論與拙見略同蓋畫法之創本爲象形苟有其象無不可畫畫術之進因時遞變無一定限制如史皇作圖但畫物象雖不可見而其筆墨簡率必可臆度虞作繪始會五采三代漢晉以還術已漸進宮室人物鳥獸器飾皆入畫圖大致規矩嚴緊刻畫求似尙無作雲水煙霧諸象者齊蕭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唐景龍間始畫雲於是山水雲樹之法立然亦多出入於規矩準繩之間如大小李之金碧是王右丞始重氣韻於是一變畫院積習董巨從而昌大之畫法乃備但松雪以前均尙偏重物象至元四家（黃大癡王叔明倪

雲林吳仲圭）乃專里用筆氣韻由此而後遂或有但求用筆氣勢之佳不論物象者然此不過文人遣性之作不可據爲畫法定格也舊法畫月用朱黃淡烘偏面斜陽烘朱膘山有陰陽樹有向背雲則於分層處淡烘水則於波紋激浪間細染其露白處卽光也余又嘗見清初名家（其名已忘）做宋元冊絹本其一頁畫扁舟一絹背同式亦畫一船毫釐不爽船底相連正面視之卽爲倒映水中之影足證西人畫影古人亦早有此法或恐傷損氣勢刪不用耳故今人欲參用西法光影之學名之曰新舊參合固然名之曰溯源復古亦烏不可耶故愚以爲僞執舊習斥西法爲不可用者殊非倡發藝術之道而固拘成見謂西法長於舊法必須舍彼就此者則尤爲退阻藝術精近之門蓋今日西

畫方在物象。工備漸趨。氣韻用筆之時。以較我國。當是右丞以前。程度而我。則用筆氣韻之學。早精。反求物象。以臻大成。固足增助進步。不然。是自暴棄矣。謝公展云。西人現甚注重用筆。造意。余亦嘗見日人。為李梅庵師。吳昌碩先生。畫像。淡墨點染。寥寥數筆。可知東西各國藝術之趨向。總之。參用西法。必以不損氣韻為上。若因求物象之工。而傷於雅。則毋甯不用為佳。

本局精印珂羅版畫書

影名人扇舊

吳興陸叔同氏所藏名人扇集甚夥。由本局敦請西洋名師親製珂羅版。與原本絲毫不爽。中多近代罕有之作。茲第一集第二集均已數版。內容披露於下。

王石谷山水
王蘭嶺山水
方七齋人物
改西梅仕女
顧大士人物
戴醇士山水
戴爾山山水
張爾唯山水
王時敏山水
項聖思山水
王蓬心山水
王丹山山水
楊升山山水
吳得山山水
石濤和尚山水
查二瞻山水
板橋老入竹

沈南田花
吳墨井山水
吳船山山水
張鐵生山水
奚復堂山水
李復梅仕女
翁小梅山水
湯雨生山水
謝時臣山水
錢叔實山水
金冬桂山水
鄒一桂山水
王東莊山水
宋石門山水
陳曼生山水
潘恭壽山水
黃癯瓢花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共出兩集每集一元二角

樂府

卷之七



彈詞

梨棠影彈詞

(續) (高潔)

第五回 分離

(外引) 刀斗頻傳心膽寒。危城無計保平安。

拚將一死酬恩眷。殘卒饑疲不忍看。(白)

老夫李本仁。意欲保守此廬州城池。所以鼓勵殘卒。出去應敵。雖然那些士卒。激於忠義。一個個踴躍爭先。但是人數既少。糧餉又極缺乏。怎能夠日久支持呢。可憐啊。(唱) 敵兵壓境勢如潮。藐視孤城志益驕。日日城前來辱罵。

樂府

二

滿腔鬱怒恨難消。看那些饑疲殘卒真堪憫。奔走沙場汗似澆。畏懼敵人如畏虎。未曾角逐膽先搖。這原是聲勢不同強弱異。儼如鼠子怕狸貓。但是廬州若失將何往。難免棄城再一逃。那時間安徽全省皆淪陷。更有何顏對聖朝。所以老夫是誓與此城存沒共。早視一死等鴻毛。但想吳姬年少身嬌弱。那堪異地便輕拋。僕婢相隨無過失。也應早使避荒郊。免得城破之時同受劫。累他們玉石俱焚命難逃。(白) 唉。事已至此。孤城必難保守。吳姬年少體弱。孤苦伶仃。既無父母。又鮮兄弟。老夫若不在。未死之前。早為安插一則。對不住吳姬。二則在良心上也。實過意不去。我想家裏那位夫人。性情本極賢淑。倒不如先將吳姬遣回家中。倘能徵天之幸。老夫

平安回家自然仍可團聚萬一城破身死吳姬
 在家也不致異鄉飄泊遭人欺侮還是這般辦
 法較為妥善（唱）李公主見定心頭囑咐梅
 香到內樓相請新姨身出外便將心意訴
 根由新姨聽說肝腸斷不住秋波珠淚流

哽咽一回方啓口老爺啊賤妾是決不能

輕棄高年先自謀生死相隨存沒共刀鏹
 斧鉞不須憂但求天意能憐憫徧地干戈
 一律收恢復太平求解組相攜賤妾返杭
 州偷然此願成虛話薄命何須世上留
 天上人間必相共決不願生離死別兩悠悠

（外白）啊新姨你這些言語雖然出於至性至
 情但據老夫意見還是送你回家最為妥善你
 想老夫困守此城萬一果有不幸你是一個纖
 弱女子如何想法到那時候恐怕有求死不得

的苦處況且國家戰爭我們富官吏的纔有守
 土之責女子無辜如何也使波累在內所以現
 在我的主意已定必須送你到家若能徼天之
 倖平安無事依然仍可團聚望你勿再違反我
 的意思（小旦白）既然老爺這般吩咐賤妾也
 不敢過於違拗只是賤妾去後老爺何人侍奉

（外白）這倒不妨現在事不宜遲你快些到裏

邊去收拾罷（小旦白）是（唱）新姨含淚進
 香閨收拾行裝心更悲腹內早將心決定
 生生死死總追隨現在是難違主命且分
 別身縱回杭心不同但願蒼天生惻隱

保祐他老年人平安無事返家園新姨是悲
 悲切切思前後早把衣服金珠收拾完却
 正外邊催上轎說道敵軍陣勢更包圍若
 再俄延天色晚怕難飛渡出城關新姨大

哭身朝外。腹內如同萬箭攢。牽住李公雙膝跪。衣襟衫袖盡斑斕。李公也覺如刀割。

見新姨是憔悴。花枝不忍看。無奈頻催從早去。吩咐家人們速將肩輿快些抬。家人

奉命連稱是。丫環們扶進新姨上轎簾。頃

刻如飛朝外去。只聽見轎中轎外哭聲哀。不

官新姨一行人逃往武林去。書中且表老年

邁。李公是眼見新姨去已遠。身軀坐定像

癡呆。縱橫老淚頻揮灑。默默無言口不開。

半晌方纔呼李俊。(外白)李俊那裏。(未白)

下人在這裏。(外唱)快些將家人僕婦盡呼來。

(未白)是是。(唱)家人僕婦齊呼到。叩見

年高跪地埃。(雜白)老爺呼喚小人們有何吩咐。

(外白)你們合署男女僕婦都已到齊麼。(雜白)

除了陪送新姨去的幾個外其餘留下

的都到齊了。(外白)現在外邊風聲十分緊急。城破即在目前。(雜白)阿喲喲。這便如何是好。

(外白)你們隨我多年。未有好處。那裏好使你們一同受害。還是趕緊逃出此城。我現在每人

給你們五十兩銀子。快些逃生去罷。(雜白)是多謝老爺恩典。(外白)李有你去拿銀子出來。

分給他們。(未白)是。(外白)你也拿了五十兩

一同作速逃生。(未白)下人還是侍奉老爺的

好。(外白)不可如此。你須知道。(唱)老夫是身

受皇恩。官職崇。愧難保國建奇功。幾番失

地難恢復。溺職辜恩罪萬重。一死尙難消

罪戾。並不是沽名釣譽效愚忠。你是依人

過活多勞苦。何必輕投羅網中。作速逃生

休自誤。不須記掛我主人翁。(未白)既然老

爺這般吩咐。下人也只得遵命逃生了。(外白)

這樣纔是快些去取銀出來。(末白)是(唱)李俊忙去取花銀。捧到廳前桌上陳。每股勻分五十兩。李公便命一齊付與衆家人。此時男女齊感激。主子洪恩海樣深。同跪塵埃齊叩首。一齊拜謝主人恩。剛待起身朝外走。忽然來一老年人。口內連呼真可歎。爲什麼忘恩負義各逃生。平時豢養都拋却。早難道一點全無主僕情。欲知此是誰人語。下回詳解自分明。

曲談

梅花清夢盧崑曲雜譚

(半狂)

紅樓夢傳奇。所見奇夥。而有譜者甚少。且所譜

者亦不甚合口。余嘗歌「掃紅」乞梅」二折。「掃紅」且飾黛玉。先上唱「步蟾宮」散板一折。表白數句。不繁不沓。簡潔老當。寥寥數語。卽說「春光漸老。花事將殘。聞得沁芳橋邊。桃花半爲紅雨。閑下無事。前去收拾一番。」隨命紫鵲看好鸚哥。獨去葬花。蓋佳人惜花亦雅。不願人之共知。悄然獨行。此折注重葬花。自不應如京劇本之多添頭尾也。徐走園場。唱三眼板。「宜春會」穿幽徑。度曲橋。指芳叢。行來漸遠。一此三句。表明在花園徐步景象。及望見落花。加一夾白。「果然花都謝了。」接唱「幾時不到可憐綠暗紅稀了。」此句點明傷春惜花之意。接白「且喜無人在此。」明黛玉之葬花。固不欲人知。緊接唱「悄園林。沒個人來。誰與我傷春同調。」至此。蓋憶及寶玉矣。小生內嗽。且

知寶玉至乃轉過山坡看寶玉舉止寥寥數句較京劇之大段三眼悶沉沉半向不明本旨者又爲何如中間生旦所談均葬花事無一句不涉及落花切住本題不蔓不支較之京劇中忽加入寶黛反目寶玉一要變大大烏龜替妹妹駝石碑一等可笑句子相去蓋不可道里計矣編京劇本者其曷不參此不較典雅乎

「乞梅」爲寶玉至櫺翠庵乞取紅梅一節寶玉先上爲寶玉之正戲行路時「二郎神」一段曼聲低度腔亦流利與妙玉對場借花爲題暗逗情趣如妙玉向寶玉云「這花在我庵中何等清潔恁便輕易與你」接唱「瑤台豔品恰稱我雲堂幽韻你休錯認鎖春懷莫再來尋問」妙玉借花爲喻自况孤豔不愿與檻外人糾纏答語堅絕設在紅氍毹上能曲曲傳出曲文

精意實有可觀之處寶玉接白「好在小生還未俗到十分料不被名花見笑也」此時且忽一笑則若干年來之冷蒲團工夫一旦打破矣此一笑了之難非楮墨所能盡述笑而乾枯全劇已失本相笑而輕佻不合妙玉性情如曰冷笑則妙玉有拂然之意決不允送此梅此劇將無終局此蓋妙玉心動不期而露其真性至此雖極欲自掩飾不動塵心而不能矣構曲本者於此忽加一笑實係神來之筆演唱之者不善體貼卽辜負作者之妙筆小生曲「黃鶯兒」一支聲調極員句則平平末句「敢求恩可笑我衝風冒雪來做探花人」實爲全劇之大玷「探花人」三字決非寶玉口吻直似市井無賴「敢求恩」三字滿見情急卑劣形狀絕妙白描曲本既不蹈雜與亂砌之病亦無直率粗劣之疵

忽現此句不特失劇中人身分且礙全曲價值

不少惜哉惜哉余奏此曲至此輒不願朗唱而

宮譜偏打高音工尺是亦一病登台奏此必現

輕佻之象蓋不體貼劇情既為串演大病設欲

體貼曲意會合音調非將神瑛做像「挑簾」

「裁衣」之西門慶「借榮」前誘」之張文

遠不可設能改去此句此曲之妙不可言喻後

如妙玉向寶玉云「你將此花回去切不可說

到我庵中折取的」特作此句而全曲之命意

大白妙玉之假道學直揭無隱更參以「尾聲

」小生所唱末句「不信這櫺翠庵中出落得

取色新」如此結局「乞梅」一場固有隱情

如鑄鼎象奸令妙玉無所遁形欲幸免後之入

魔其可得乎此曲之妙迴非「琴挑」之信筆

直寫可及所不迨「琴挑」者新譜工尺亦猶

常耳

崑曲中之巾生多帶必正巾穿素褶子「掃紅

」乞梅」之小生則帶紫金冠（實祇一多子

頭加排鬚）穿排鬚與甲此為紅樓夢上假定

寶玉之服裝戲班中因從之故串演紅樓戲之

小生最健臺風「掃紅」中寶玉加猩猩氈斗

篷笠兒服裝更為特別漂亮

京劇之小生多為旦角配角每有黛玉之行頭

晶鏡閃耀煊爛奪目而寶玉寒素簡陋貧酸可

厭者反寶為主實屬可哂崑戲中巾生與旦角

同場常為對面戲不分主配小生之出風頭較

且角為甚如此劇之寶玉固服裝美麗遠勝姑

子妙玉也更有「蝴蝶夢」中「防師祭奠」之

楚國子孫服裝可同寶玉（不過應穿靴子以

狀旅况寶玉則應穿鞋子）行路時頗有身段

亦爲小生戲中之極有台風者。京劇小生舍一雉尾官衣一可美裝飾外竟無一占台風者。牡丹亭「拾畫」叫畫「爲巾生之獨脚戲。須做得如醉如癡。唱得酣暢淋漓。溜軟身段。至多今之串演者。以其獨脚難討好。多不愿串此。惟喜唱之者甚多。譜調之美無倫。與此爲巾生曲中之上上等者。惟曲文之離奇大難。索解拾畫之曲文。尙可叫畫則愈出愈奇。實有不能成句語者。極像滿州人之做漢文。誠怪不可言也。南曲喜亂堆字眼（折揚一慢點懸青目）一段祇形容眼淚二字）北曲則句子多奇特。均其不能盛興之端也。「叫畫」中有柳夢梅和韻一首曰：「丹青妙處却天然。不是天仙卽地仙。欲傍蟾宮人近遠。恰如春在柳梅邊。」句之俚惡。打油唱春亦如是耳。下二句則並意思未通所

表文章鉅公高才乃竟如是（硬拷中有唱句稱柳爲文章鉅公）

曾見舊時報紙有某問少卿語曰：（崑曲的失敗全在咬字過火。往往一個字念出幾個音來。弄的聽的人莫明其妙。二黃戲沒有崑曲重濁。可以使聽者容易明瞭。這也是戲曲的一種進步。少卿必欲提倡字頭字腋字尾。是不是要教唱二黃的人回到崑曲的老路上去）此數語之奇怪不可名狀。少卿未之答。殆亦以其見解太陋不屑置答耳。夫崑曲之咬字講究。正是崑曲之優點。崑曲之失敗在不能通俗。戲曲有二種。一種是專注民衆事業。着眼在針砭社會。於是務便聽者容易明瞭。此寫實派問題。派之新劇是也。一種爲研究專門藝術。表揚固有美化。則各國各有歌劇於音節表態重加研究。是專

供有識。增級之研究。者我國固有國粹。戲曲之最富文學意味。美學精神者。自推崑曲音韻之學。以我國為最。講究外人之注意。東亞文化者。莫不欽羨吾國音韻學之精。而嘆為不可及。皮黃之不能見重於人。亦即在既不能盡人可解。亦不能入之雅道。云崑曲陳義過高。不能通俗。可也。必如某所云。云則中國人去不識中國字之時。機殆不遠矣。噫。嘻。少卿欲提高皮黃價值。故亦欲以研究崑曲之道。施之皮黃。正其有獨到處。某乃嘖嘖亦徒見其識見之陋。學養之拙耳。

粟盧俞公為百代唱崑曲「三醉」拆書「八陽」定情「賜盒」拾畫「亭會」秋江「仙園」哭嫁「辭朝」書館「佳期」等十三片。雖無平時自由奏唱時之精采。入機聽之靡令。

神往。咬字重。實轉腔。婉妙。氣神蘊而不促。結響沈而不浮。陰陽清濁。口訣唱訣。靡不妙造。自然試細玩其停頓起伏。抗墜疾徐之處。自知葉派正宗。尚在人間也。保存社所試於其度曲一隅之後者。蓋總粟盧之長。無一遺語矣。文郎振飛唱做精妙。嗓音清脆。克紹箕裘。真令予也。

吾友黃若玄有梨園小集一編。均已故崑劇老伶工之小傳。據自者宿。傳以妙筆。為崑曲掌故之傑構。曾摘數則。登前年時報。頗博時譽。會當介紹於讀者。蓋不特紀伶人行略。且多論及崑曲處。研究此道。必共以先親為快也。姚民哀亦博於崑曲掌故。曾化名半塘。在濟羣所編新聲。上刊載五好樓雜評。談崑曲掌故。興味醞醇。實勝他作萬萬也。

劇話

黃葉舞秋風館劇話

(馬鞍山樵)

伶人登場時。佐以鑼鼓絲竹等器。黎園術語呼之爲場面。場面共分文武兩場。文場如胡琴月琴三絃笛子之類是也。武場如大鑼小鑼錢鈸銅鼓等是也。兩場共七八人。由司鼓板者率之。凡拉一過門。吹一腔。打一錘。咸以司鼓板者爲轉移。故司鼓板者必戲劇淵博。經驗宏富。方克勝任。否則場子顛倒。板錘亂下。致前後台失措。秩序紊亂。凡習場面。先以小鑼入手。繼習大鑼。再習司鼓。若大小鑼未曾精熟。貿然先習司鼓。其難必如登天。打小鑼全仗手腕。手腕不活。

其音啞而難聽。練習之法。每晨用手作打小鑼式。空打數分鐘之久。月餘後始用小鑼練習。提小鑼之法。雙手灣作正角形。用左手食指。或中指。或無名指之指尖。提小鑼背面之邊。與胸平齊。作懷中抱月式。先練帽子頭。一吐吐吐吐吐。林吐。此爲帽子頭。小鑼之聲。老生上引所用。一繼續習滾頭。二吐吐吐吐吐吐。至手腕活潑。快慢合節時。然後隨衆練習開場之緊急。風走馬。九錘半。沖頭等。開場練完。方學打戲。文戲尙屬簡單。武戲則甚繁難。須時刻注意。司鼓者之下。扞方保無錯。否則必臨時錯亂。小鑼爲响器之光導。開場諸牌子。尙無甚繁難。除老生花旦之帽子頭。(花旦之帽子較老生稍花)及滾頭外。以跳加官爲最難。蓋跳加官時。只用小鑼。小錢鈸二器。應之。其音以小鑼爲主。凡加

官之一舉一動小鑼須一一應合若練習不熟或經驗不深加官與小鑼必不能同一進退雖為無關之事頗不雅觀小鑼練習既竣乃習大鑼彼時各種鑼譜業已精熟只須教者從旁指導其功效較未習小鑼者事半功倍練習小鑼之法用板鼓一面旁釘二釘繫繩提之每晨練習既久手腕自能耐重則提銅鑼時輕若無物大鑼為武場中之最响器敲之者必須工夫精深故場面中之敲大鑼者皆為專家担任也鑊鈸為鑼鼓之板其工在揉搓練習亦甚容易若緊急風走馬九錘半等錘可與小鑼同一尺寸若四繫頭滾頭則稍有不同也舞台中場面以司鼓者為主腦大鑼次之小鑼與鑊鈸均為司鼓者子弟分任之鄉班則不然（即俗謂草台班）司鼓者必精通各種錘牌熟習場子兼代

指揮檢場角兒之出簾咸聽其指導若有冒場之事後台營事必責司小鑼者不盡職指揮雖司鼓板者有不明晰處亦必向其求教故鄉班之司小鑼人皆司鼓板之年老乏力者担任非若京班之輕視小鑼也

伶人唱詞咸以胡琴佐之其調門分上字乙字正工六字扒字五調如其音較扒字高而不足六字者名之曰扒半調餘照此上推至上字為止定調之法以笛聲為準繩笛之四字為二簧扒字調乙字一半為二簧扒半調乙字全放為六字調上字為正工調尺字為乙字調工字為上字調如唱者嗓為正工調定調之法則用笛之上字與胡琴之裏弦合字音相合兩音如一則為正工調矣西皮定調之法與二簧同惟較二簧高一字其扒字調則用笛之乙字與胡琴

之。裏。絃。合。字。音。相。合。餘。則。照。此。上。推。至。凡。字。爲。止。故。能。唱。二。簧。正。工。調。者。西。皮。必。能。唱。乙。字。調。上。胡。琴。之。噪。以。扒。字。爲。反。格。登。台。之。調。門。必。須。西。皮。能。唱。六。字。二。簧。能。唱。六。半。否。則。噪。音。低。微。必。難。普。及。全。園。使。聽。者。索。然。無。興。蓋。唱。爲。戲。劇。之。主。念。做。身。段。爲。附。屬。之。配。搭。合。此。則。爲。全。齣。若。主。腦。不。佳。自。必。大。失。其。精。彩。也。」

梨園子弟。咸於幼時入科班。坐科習戲。晨起練習腰腿。及各種武工。日中教授戲詞。理曲調。噪均爲每日必做之功課。夜間入園練習。自晨至晚。無一時閒暇。對於求學。更無暇顧。及此伶人。所以不學無術。故所編排之劇本。常有詞句不通。言語矛盾之處。雖有一二識者。爲之校正。咸以師傅傳流。不敢擅自更易。如捉放曹公堂場。陳宮之定場詩。原詞爲「頭戴烏紗奉孝先。思

想開國萬民歡。家嚴有語呼兄弟。德配汪洋水底天。」此四句詞義頗覺費解。相傳至今。雖名角亦不知將其更正。友人高伯岩在京走票時。曾將此四句修改爲「頭戴烏紗風教先。爲官清正萬民歡。家家有語呼循史。清若汪洋水底天。」每句就其轍脚更易數字。覺較舊詞甚有精彩矣。」

某書局數年前。曾編輯戲考一書。發行出版以來。風行一時。內外行無不爭相購備。以資參考。就余所知。自第一冊至十二冊。其中各戲詞本。爲老伶工張德福所抄給。唱詞念白。悉照老詞。與舞台所演大同小異。第十二冊出版後。張德福因教授事忙。無暇顧及。該書局遂覓他人担任。惟張德福担任時之第四冊。所載逍遙津一劇。逼宮場排字。人將思想起上之迴龍腔。三注

字誤排為快三眼三字曹孟德句下又漏排元板二注字致成倒版出簾後即唱快三眼識者常用以譏之余意此必為校對者之一時疏忽而非張德福之錯誤也猶憶昔年孫菊仙唱逍遙津迴龍腔後即唱快三眼放聲者因詞句太多全段唱快三眼非喉高氣足恐難對付故將前五句改唱元板至牙根咬碎段始轉快三眼近日演者均採用此種唱法而不知全段可快三眼到底設於曹孟德句上加快三眼三字必有人譏其不懂戲也

論戲劇之統系

(慕雲)

無論何事皆當有統系戲劇雖小道亦非有統系不可今南北之論劇者固多如江鱸試問能不存私見不輕藝重色不以捧角毀角為目的不受友朋或伶人之情託運動而專以公正之

評語施之伶人或就劇論劇而含有研究及改良之性質者果幾人也余為是論明知必獲罪於諸大評劇家然為一班愛讀劇評之戲迷同志計是又不得不發此議論也余亦戲迷而愛讀劇評者旋滬無聊恆於書市中購得某某雜誌某某劇刊又某某三日一出之戲報大概凡涉於論劇之書報等印刷品余必購讀之以求增進吾之劇學統就所載而論其中真能補益於余者固多而他如一班一知半解之評劇家說的那些外行話叫我讀了頭痛者亦復不少如某報某君曾言瓊林宴有劈排叉也又某君言捉放曹有反西皮也又某君言原板係在二簧西皮外另具一種腔調也凡此種種不可枚舉余每讀竟必覺大為費解且終不敢斷其是耶非耶設余以此論為正確也則無論考之內

行何人。皆曰此係外行話。實無稽之談也。如果以其言爲誤也。則此種種卓論。又均係出之諸大評劇家者。小子何人。又焉敢尊內行。而藐視名家也。所幸者。諸名家一經達者指謬。尙能承認其誤。使余得知所從。是亦受賜多多。若不然者。則余一輩子。也不認得太行山矣。今後甚願諸大評劇家。能在那些談劇的報紙或雜誌上。多講些劇理。登點老詞。使我們這些愛讀劇評的戲迷朋友。多得一。點戲劇智識。那麼我們的耗費的錢。才不算白化了。呢。余因鑒於此。故特不揣冒昧。敢與戲迷同志。一研究戲劇中各角之統系焉。（先就生角論之）

百年之內。生角可分爲四代。茲特依次列爲統係表焉。

第一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程長庚	張二奎	王九齡	余三勝
-----	-----	-----	-----

1 2 3 4

汪桂芬	孫菊仙	王玉芳	譚鑫培
-----	-----	-----	-----

1 2 3 4

王鳳卿	郭仲衡	王雨田	賈洪林	羅小寶	貴俊卿	余叔岩	王又宸	譚筱培
-----	-----	-----	-----	-----	-----	-----	-----	-----

1 2 3 4

馬連良	譚富英	○	○	○	○
-----	-----	---	---	---	---

1 2 3 4

就上表觀之。繼程者爲汪。繼張者爲孫。繼王者爲王。繼余者爲譚。第一代四人。固各有傳其衣

鉢者然試問各繼嗣人之腔調。作工容能與其
所宗者一般不二乎。余曰。此必不可能之事也。
卽如叫天。雖爲余派嫡嗣。然其唱作。非能完全
類余者。譚氏集大成而自創一家。此爲研究劇
學者人所共曉。今余謂彼繼嗣三勝者。概言其
腔調中。大半脫胎於三勝也。昔年之桑園寄子。
嘆兄弟一段。二簧慢板。皆唱八句。蓋非如此不
足。走四門也。迨譚氏出演。遂將此段刪成四句。
且將板之尺寸。改快。故行路時。只兩個轉身。而
填台已至。殊覺失之太簡。又坐宮一劇。昔年三
勝唱楊延輝坐宮院一段。西皮慢板。詞內共有
十餘個我好比。今譚氏只簡唱幾個。故其腔調
亦當然因之稍有變化。他如汪，孫，王，三
人亦未必全肖程，張，王，也。

第三代中。繼孫，王者。今竟無人。王玉芳昔年

名不甚彰。故知者寥寥。當時遂亦無人師之。至
菊仙一派。所以亦不傳者。蓋因彼平日有三種
特性也。一、不照像。二、不唱戲片。三、不傳
徒。彼又系票友出身。其登台之時間甚少。彼之
腔調。既不能常聆於舞台之上。復不得摩仿於
話匣之間。是故繼彼者。竟無人焉。或言時慧寶
雙鬪亭二人。皆爲孫派者。此則謬矣。蓋雙與孫
同爲同時之奎派。老生惟彼以得名。甚晚。且一
生未走時。故人只知有孫而不知有關亭也。時
慧寶唱戲時。搖頭擺尾。如瘋似癲。自稱風雅鬚
生。如有謂彼爲孫派者。彼尙不治意。吾恐彼卽
想稱孫派。惟恐識者尙以其資格未逮也。彼唱
時。每喜狂叫。日後嗓子一倒。就要成啞。然則彼
所謂風雅者。豈『瘋啞』之謂歟。

今就第二代諸人而論。其嫡嗣較多。勢力較大。

且彼之腔調。尤爲社會所歡迎者。莫若譚氏。今日之號稱譚派者固多。然考其資格最老而學譚的有似處者。亦僅賈（洪林）王（雨田）二人。惜今均早亡。故吾深爲譚派惜也。戲片中有王之瓊林宴及寄子兩段。其味甚濃較之。又宸等實高出十倍。吾友丁慕琴君。新近搜得王之馬鞍山，入義園御碑亭諸片。曾招余往聽戲詞。余傾聆之下。倍極嘆賞。其涵厚老練之味。實餘子不得望其項背者。三片中之詞句較今者殊而且長。丁君對此數片。異常寶貴。非識者不得飽耳福也。其餘譚派諸子。作工較好者。當推俊卿。唱工當推筱寶。二人學譚確得真味。惜一限於嗓子不能發其所欲。一因煙癮太深不能多賣氣力。未免令觀者每抱遺憾焉。如能將此二人之唱。作合而爲一。吾恐今日之叔岩必不能

踞傲如是也。今人每以叔岩爲譚派之惟一人才。殊不知叔岩乃三勝之孫。其學多一。本家傳。惟間雜以譚調耳。且彼卽有某句果系學譚者。而彼又以天賦不足。恆將譚調變剛爲柔。故唱時多走低腔。以致只有哀音而無蒼勁。老到之味矣。余嘗謂其捉放，武家坡，空城計，等凡偏重唱工之戲。則遜於小寶。（此指小寶過足煙癮後之唱工而言）蓋其嗓音低細。中氣不足。因不能及小寶之圓潤流利也。至其他諸劇。則小寶當退避三舍焉。至叔岩之作工。足當得穩，練二字。但三國志之魯肅。盜宗卷之張倉。賣馬之叔寶。實又不逮俊卿。蓋賣馬之要劍。俊卿曾親得老譚指教。故其套數迥異餘子。筱培，又宸，雖一爲譚子。一爲譚婿。然究其唱作。則均不高明。不過兩塊招牌。尙足以號召觀客。

耳。

第四代中只譚馬二人。且又係同違一派者。至其餘之三派。則均已絕嗣。嗚呼悲夫。余今將連良、富英，列於第四代中。吾恐不惟此二人見之不快。即素日捧之者。亦必尋隙相責也。某君曾云。富英之戲。多係老譚親授。又某君云。連良之某戲。亦曾親聆譚教。照此說來。則二人當與羅，貴諸人並列也。然考二子之年齡。馬則念四。譚則十八。以較俊卿等。其年齡幾差一半。且老譚之歿。距今已近七年。而彼時之連良，富英。不過十數齡之頑童而已。吾料老譚必不願與孩子們打攪也。今余將二子列於第四代者。可見亦非信口雌黃也。環顧海上之唱生者。雖多。然每考其派別。不惟吾等不知其究。為何派。恐彼等亦不自知其所從。吾但名之為海派。

髮生也可。

以上專論生角之統系。餘者當續詳之。

詞評

三笑姻緣之攷證

(飯牛翁)

世傳三笑姻緣彈詞一種。七言唱片。間附說白。詳述明朝吳郡唐伯虎盜娶無錫華氏婢秋香故事。風流豔蹟。幾至戶誦家絃。婦女尤為樂道。書中描寫才子佳人。歷歷如繪。用意遺詞。亦頗清麗。絲芊惟寫華文華武兄弟癡騷。鄙陋。雖屬穿插太熾。過火相傳。著者為當時落拓王孫。與華洪山有戚誼。求謀不遂。且遭擲揄。以是懷恨。而借題發揮。竊取唐寅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一。

語鋪張揚厲。畫角描眉。演成此書。卽今之坊刻本也。卷中連帶人物。如祝枝山。文徵明。華洪山。輩皆實有其人。非子虛烏有先生。惟杭州周文賓。混號周美人。乃憑空捏造。誤以宋詞家周美成。作周美人。張冠李戴。貽笑大方。所謂唐祝文。周四解元。更屬信口胡謔。漫無根據。考王荃姑蘇志。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宏治十一年南京解元。工書畫。畫師沈石田。書學吳原博。性瀟灑。絕俗。尙氣節。重廉隅。守身如玉。生平無二色。家住城北桃花。陽築桃花庵。延攬四方名士。喜結交。而處境拮据。賞詠句云。閒來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又句云。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觀此則全與脚本不同。當時大江南北。諸名士莫不企羨伯虎。凡遊金昌亭下者。以一見伯虎爲榮。後應宸濠之聘。尊爲上客。見

其多逆意。遂佯狂謾罵。避禍歸姑蘇。晚歲耽禪。悅自號六如居士。嘗詠桃花歌。以寓志。歌曰。桃花。陽裏桃花庵。桃花庵裏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花開十萬八千年。其不羈自喜如此。長洲祝允明字枝山。生有枝指。故詩文自署駢指生。以優貢官京兆。性傲放。目無餘子。長伯虎七歲爲車笠至交。彈詞以唐寅爲六指。亦失檢。點文徵明初名璧。繼名徵仲。字徵明。以字行。從相城沈高士周遊。與伯虎爲同學兄弟。畫青綠山水。筆筆工細。精小楷。官翰林院待詔。時人譽爲吳郡三賢。而身爲解元者。祇唐寅一人而已。無錫華察字洪山。及冠高第。能文章。執政無化。有和嶠錢癖。子孫多顯達。可見今之唱本云。云大半含沙射影之談。某名士下筆時。欲吐其牢騷。幽怨。故於華氏。昆季。任意嘲笑。或謂秋香婢。昆陵

吉道人事非唐寅也
樂 廣



畫書版羅珂印精局本

精影 翁壽如山水冊頁

翁壽如先生名陵晚號磊石山樵深得程
正揆萬壽祺書法三昧而先生尤臻其極
境實為清初名畫之一所繪山水神逸疏
淡似有纖塵不染之態今此冊為先生藏
平得意之作近為吳興陸叔同先生珍藏
本局為開揚國粹起見特商准叔同先生
允予版權用特不惜巨資影造珂羅名版
與原本絲毫爽不配鑲鏡架懸掛書
齋實為幽雅無匹 定價大洋一元

精影 沈石天山水冊頁

沈石天先生名夢顛號明倩初為諸生時
已有秀骨天成之譽文章書畫斐然于時
論六法源流頗得宋元旨指時下名流咸
為嘆服又得石田老人筆法先生于書畫
文辭真行隸篆并皆佳妙惟性好奇故涉
筆每多奇趣是則常人所不能學也此冊
為吳興陸叔同先生世傳之寶向不輕予
示人本局特以宣揚國粹之說而先生張
慨允焉用特精製珂羅名版用上潔紙張
印行于世既資觀摹範本又獲飾鏡美觀
誠神品也 定價大洋一元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豐邑

藥

陶齋



集畫人名術美版出新最局本

（影精）古畫大觀第一集

內容皆極名貴之作共計六十四大幅略舉如下
 花卉有唐伯虎王烟客文徵明馬香江彭玉麟等之作
 山水有倪雲林趙善長沈石田仇十洲吳梅村查
 二項易庵與墨井王蓮心王麓臺王石谷卡潤甫方
 環山方蘭坻等之作
 三項恩實有周忽鼎銘周散氏盤
 銘及朱翁森尤西堂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
 錦李復堂張得天等之作以上諸人皆明清兩代大名
 鼎鼎之畫家大家得其一種已足珍賞矧集數十子之
 傑作於一冊中乎本冊均照原影印成一大厚冊
 用最上之蠟光紙極佳之外國墨影林毫無差範銅製版

定價一元六角

（影精）古畫大觀第二集

內容選擇精與第一集可稱難得首冠以珂羅
 版畫其昌補雪圖真蹟尤為希世之寶其他略舉如
 人之作花山并石濟和向徐文長費曉樓蔣恆軒陸
 天游方勵坻王康洲諸人之作
 三項墨實有清高宗劉
 石庵李醉癡八大山人諸人之作均與原畫無毫厘之
 殊洵屬藝林珍品本局為保存國粹起見當三集四集
 源源出版也

定價一元六角

（影精）古畫大觀第三集

內容較前兩集尤為精美洵為現今畫冊中不可多得
 之寶其最著如六舟古銅同器種及唐人王懷存宋人
 繪商山四皓趙子固仇十洲唐伯虎文徵明侯懋功黃
 鶴山樵又有清高宗御題畫冊允稱藝林之寶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戲曲指南 歌場妙影 出版

銅版精印現代男女名伶著名鼓及曲大家小影六十
 餘幀男伶如梅蘭芳程硯秋等坤大伶如王克琴金少
 梅等大鼓如黑姑娘劉翠仙晚香玉等精美異常且可
 藉觀名家「扮相」「姿勢」「臉譜」一足為藝友及藝
 術家參攷

定價大洋一元



豔藻詩

小蕩窩腔錄

(佛影)

亡室周京字淑羣。宜興人。髫年穎慧。頗解吟咏。民國初元。其次兄鴻賓任南京某團團長。遂與妹翊同讀於甯城模範忠齋院。其翌年。張軍南下。甯城失守。戎馬倉皇中。改裝作日女。出走得脫。暨復肄業蘇州女子蠶業學校。庚申秋。以肺病卒。年甫十八。遺詩秋懷七絕云。西風一枕聽蕭蕭。愁絕鄉關客夢遙。最是今宵明月下。天涯何處不無聊。曉起云。起來曉霧淡於煙。一角西

施鏡外天愛看陽山。山色好妝台。移出畫欄前。落花剗地曉風尖。萬縷垂楊似繡簾。一種風光誰識得。自調螺子寫吳纖。又呈某師云。雙角山頭舊夢空。華年簫底去忽忽。瑤清嘗遍傷心味。來作人間女畫工。置身曾約到。從壺粉本天然好。畫圖拚買吳綾。三十丈跳珠聲裏住西湖。(原註師約余於暑假時同往西湖避暑并從之學寫生畫) 憐我嘔心女長吉。春江十日賴關垂。他時帳額留題處。定寫癡兒感舊詩。(原註余病肺來滬就醫寓師家十日師有自畫帳眉囑余俛佛郎題句) 藥爐半月未曾閑。病裏春光半已殘。寄語同堂諸姊妹。者番辛苦救紅蠶。(原註余離蠶校來此養病已半月矣遙想校中姊妹蠶事正忙也) 餘作當多暇當錄存之。淑羣之死。余爲徵集哀輓詩文。啓曰。

鳳臺縹渺弄玉之瑤席初溫。蟾窟滄涼結璘之錦。軒遽返香天小。刼開殘一現之花。仙樹恆春。爛盡長離之葉。蘭心蕙質。曾鬼妬之難逃。膩理靡顏。固鳩媒之莫避。此亦今古同揆。人天一例者也。惟是宛宛彼姝。落落此世。青梅歲月絕少。甜嬉黃卷。光陰更多。磨蝸偷閑。染翰莫禁。稚妹之啼。刻意趨庭。罕獲阿翁之暇。幸而堂前簪筆已解。顏容座上攤書也。知傾耳是以茵憑甫接。已而篋茂昭然矣。當民國之肇元。恰十齡之初度。維時兩兄英武。方見鉞乎江東。一室拚擋。遂卜隣於白下。厥有鬻宮名標忠裔。雙雛嬰。覩會爲入。慕之賓小朵玲瓏。亦作登壇之將。無而何孝陵風雨。變起倉黃。大陸龍蛇。鸞開南北。已城危而似卵。將民爛其爲魚。於是洗南國之胭脂。效東隣之結束。娜婀過魏狄之隊。背上生芒。笑

談出虎豹之關。眼中有鐵蓋以筭前。嬌女已成。刼後餘生氣足。豪也。遇亦酷矣。則有關稱。濟墅校曰霞。桑謨觴室啓。種植傳。汜勝之書。羣玉峯低。教育聚吳儂之秀。繫其有聞。投所夙好。一肩行李。再爲出谷之鶯。雙袖飄蓬。欣作逢羣之雁。於是夕陽巷陌。常有素手以同攜。而春雨簾櫳。略少愁腸之自掬矣。若夫鈿盒齊開。錦機共織。飼圓嬌之新種。冰筋一雙。擘鮫海之新絲。金釘二等。則又會心別具。胼手不辭。是以師長。慨嘉其勤劬。同學盡欽其婉婉焉。先是憲融以鯁生之非才。獲鮑兄之青眼。紅爐傾蓋。意氣如潮。彩鷄銜盃。鬚眉欲舞。猥以弱齡好弄。小技堪驚。鯉尾未燒。鷹隼不賤。巴人之唱。方遍於旗亭。越客之吟。亦籠之僧舍。遂乃松柏成盟。絲蘿允附。生愧彩鸞之增。硯盒荒荒。不嫌碧鶴之妻。香囊叩

叩夫以待闕之鴛鴦作隔籠之鸚鵡。秦嘉集裏
自多寄婦之書。漱玉詞中盡是懷人之什。梧之
梧風館小魂。荷欲銷梨雲帳。新夢長可鞠。况乃
者番跋涉。幾度寒暄。珠能記事痕。留西子湖邊
草號合歡。跡印生公石。畔香肩小並六街之油
碧會馳媚。鬢微羞七夕之霞。觴曾勸固乃望之
如仙。修來疑佛。方擬俟畢業之期。舉結禱之禮。
鯨天比翼。共研滄海之奇書。鷄旦同巢。一變家
庭之舊例。苟或不能。則煙波一舸。當泛宅於南
沙。梅柳千株。或買山於陽羨。可以學陶令之耦
耕。可以效梁鴻之偕隱。而孰料病能見其肺。肝
禍乃起於眉睫。李長吉嘔心狼藉。蕙質何堪。薛
靈芸唾淚。淋漓蕤顏。難駐重以蹉跎。歲月憔悴。
風霜雜劑。誤投時邪。襲逆求醫。瀉瀆反來。催命
之符。采藥西州。不見長生之草。周季貢問神何

補荷奉倩。熨體徒勞。幾日飛龍。祇愁藥店。數聲
別鵝。遂上琴絲。夕陽花影。難留倩女之魂。夜雨
靈床。空搵安仁之淚。迄今華鬢。市上絮語。誰通
阿耨池頭。蘭因莫證。於是拾故劍於空箱。集遺
翰於塵几。附以百鍼。賈夢之言。一寸薰香之象。
將欲加以甄綜。付之割鑄。播於藝林。傳諸文囿。
焉則異日者。玉臺有續。此其一鱗。彤史誰修。當
留片席。偷荷學中師友。族外親朋。或以硯席情
深。或以人琴悲切。遂乃感我惜花之緒。觸彼詠
絮之才。籠錫宏辭。遙頒鉅製。則靈香紀述。無別
章裁。瘞玉銘旌。不拘文格。而九原滯魄。匪不增
榮。五濁孱軀。尤爲銜感者也。妄抹蕪箋。敬爲糝
導。敢爲情生於文。無非歌以當哭。臨辭怒搗不
勝。悞慳奚似。

時其同學許蟾仙輓以詩云。少時薤落呈干劫。

金玉真全未嫁身志業區區等閑了。識塵轉轉
未來因重泉珠霧迷無質濁世此香向故人汜
勝有書誰續者琴絃哀痛不堪陳蟾仙女士卽
松紅朱鴛離君夫人此詩亦鴛離代作也

淑羣既死靈校爲開追悼會某女士囑代製輓
詞余爲填南曲一套(商調金絡索)魂從客
裏銷淚向春前槁風雨蘭閨撥起愁資料嘆紅
顏沒下稍似落花飄便哭碎天心也不肯饒從
來是反生香冷無人燒去聲續命湯乾沒藥熬
難丟掉星星影事嵌心凹對着那燭暈兒搖檀
字兒消要填一曲招魂藥(前腔)你爲人志
氣高下筆才華妙生小聰明况是如花貌芸窗
憶訂交絮叨叨每話盡長更和短宵道師生禮
數且休拘了便姊妹稱呼原有甚遙還癡禱青
雲有日換珠翹載丹青一隻書如補簾繡一個

詩巢同踐那神仙約(前腔)怎拔開戀愛篙
放下須彌棹大規完時草草姻緣了朱顏頃刻
彫忍輕拋有多少惺惺淚似潮第一是玉台憔悴
癡溫嬌尙有個絳帳悽涼瘦玉簫空悲嘯人
生萬事有收稍一任你烈轟轟幾個英豪豔亭
亭幾個嬌嬈誰跳出這天圈套(前腔)離魂
何處招遺蛻從今查收拾胭脂替畫個婢娟照
心香默地燒向夜台邀願你夢裏常來瞧一遭
更他生須打就歡娛藥切莫似今世再投來離
恨巢可知道我茫茫身世兩飄搖好年華忒也
蕭條好河山忒也昏聩爭似你長眠樂

愁紅小錄

(逸梅)

金雪兒有無題四之一云半似憐儂半愛儂眉
稍眼尾意重重愁無着迹顏尤好別不多時話
轉濃多怪夜來頻入夢那堪病後乍相逢同眸

一笑成何事。才被。人知。又斂容。

文友鄭北野有春閨詞云。珍珠簾幕暗生塵。惟
有流鶯解惜春。坐對白桃花一樹。風流髣髴畫
眉人。輕寒料峭雨霏微。燕子歸來客未歸。鎮日
綠窗理針線。寒衣纔寄。又春衣輕清可誦。

長汀嚴介壽有豔體詩。小引云。偶覽王次回疑
雨集。喜其長於言情。輒倣爲之。寫來綠慘紅愁。
悉屬鏡花水月。殆如玉谿生所謂雖有涉於篇
什。實不接於風流云爾。翠點眉梢漆點瞳。粉腮
嬌襯女兒紅。明珠顫耀芙蓉露。繡帶飄香楊柳
風。一面深憐初見後。兩心暗逗不言中。重來認
取銷魂處。如雪銀梨映綺櫺。天遣芳園邂逅逢。
靈犀一點特情鍾。縱緣我作憐卿想。自是女爲
悅己容。上界三千青鳥使。曲闌十二彩雲封。粉
牆如帶高無幾。似隔蓬萊路。萬重眼中人是意。

中人敢信相憐有夙因。故故新妝歆寶釧。盈盈
淺笑綻香脣。事逢好處須防妬。情到深時轉不
親。鸚鵡前頭定情日。無言暗贈綺羅巾。一寸相
思一寸絲。絲絲縛定苦相思。花間密約星娥證。
鏡下閒愁月姊知。不見含愁偏有意。相逢欲語
轉無辭。拈他春筍纖纖手。低問儂來可怨遲。春
色二分豈蔻梢。綺窗小詠玉釵敲。鶯鶯無意遷
新谷。燕燕多情覓舊巢。看到綠楊休便折。拈來
紅豆莫輕拋。等閑觸目魂銷盡。百首無題午夜
鈔。樂昌鏡破復何論。黃鶴焚琴氣暗吞。憶昔春
游尋紫陌。祇今秋雨臥文園。曉風楊柳羈人淚。
夕照桃花倩女魂。極目前程行不得。天涯誰識
舊王孫。煎愁煮夢可憐宵。一片心旌着意搖。憶
別魂銷桃葉渡。相思淚化藕花潮。不堪舊事隨
流水。那有閒情付玉簫。遙識閨中餐睡損。年年

消瘦小蠻。腰漫道蒼茫宇宙。寬誰知排遣別離。
 難。青衫紅淚。留痕滿。淡月孤燈。弔影單。作客飄
 零。空自歎。逢人言笑。強爲歡。最憐翠袖東風裏。
 天半含愁。倚玉闌。密字簪花。出繡簾。平安慰報
 展眉尖。待看秋盡。千愁絕。誰道春來百病添。願
 我猶能狂解脫。痛卿直是死猜嫌。百無聊賴唯
 長哭。天上人間兩散鵝。綺恨羅愁一例芟。蓋棺
 論定別酸鹹。生前忍辱甘分謗。死後轉悲得避
 讒。深歎旁人纒首肯。劇憐逝者尙心銜。我來憑
 弔情何已。淒絕空樓燕語喃。清麗惻豔讀之魂
 銷。

豔 文

代志勳賀同學趙君馥華結

婚辭

(映池)

伏以詩述淑女。王道不外人情。禮定婚儀。家國
 造端。夫婦值佳節。叶黃鍾之管。繡閣風清。宜姻
 緣。證采石之盟。鏡臺月滿。加以望衡對宇。梓里
 毗連。女貌郎才。葭葦締結。是三生注。定事應教
 繡幃。牽絲合一。對有情人。無事赤繩繫足。蓋足
 羨矣。不其盛歟。恭維馥華趙君。天水名宗。平原
 世胄。衍詩書之德澤。稱孝友之門庭。品學兼修。
 大有可畏。後生之望。春秋鼎盛。已屆宜家。弱冠
 之年。而某女士者。名門淑質。當代英雄。端莊雅
 流。麗之容貞。靜備幽嫻之德。居連北郭。每躬親
 蔬圃。家風鄰近東山。共親炙蔗林。(董文恭公
 字)相業。迺者金夫玉女。配合無偏。繡轡蘭輿。
 親迎。有日蓮花。郎貌更添紅袖之香。柳絮。閨才
 來伴青燈之讀。昔劉樊。卽今梁孟。百年好合。聲

基。一。夕。綢。繆。舊。瓜。葛。繫。新。弦。羅。元。白。芳。鄰。變。作。
 朱。陳。夙。好。盡。天。合。天。緣。之。美。綠。楊。併。作。一。家。春。
 信。佳。兒。佳。婦。之。緣。繡。綾。牽。逾。千。里。巧。是。何。怪。人。
 龍。快。乘。妬。煞。旁。觀。有。不。關。屏。雀。爲。媒。成。其。佳。偶。
 者。矣。烈。漢。南。末。裔。江。左。庸。材。關。廿。年。同。硯。之。情。
 丹。鉛。與。共。有。四。世。通。家。之。誼。斯。夕。過。從。愧。乏。鴻。
 詞。馨。祝。瑟。琴。好。合。情。殷。駢。賀。督。呈。筐。篋。儀。文。際。
 此。九。華。暖。夢。之。時。恰。當。一。味。涼。生。之。候。佳。期。在。
 卽。不。數。七。襄。百。兩。之。盈。良。夜。初。長。無。愁。一。刻。千。
 金。之。逝。先。神。仙。眷。屬。銀。河。渡。天。上。雙。星。奪。樺。燭。
 光。輝。金。屋。炫。人。間。二。妙。標。梅。迨。吉。美。滿。以。償。天。
 桃。及。時。團。圓。共。慶。看。此。日。鴛。儔。偶。列。璧。合。珠。聯。
 卜。他。年。麟。趾。長。綿。蘭。芬。桂。馥。

本局精印珂羅版書畫

胡律園人物冊頁

胡律園先生爲有清康熙間之名畫家花
 卉翎毛皆有奇趣而于人物則尤爲神妙
 其運筆姿勢均踴躍欲活當時名公鉅卿
 爭相寶貴茲本局覺得先生法繪流民圖
 人物真蹟冊頁十二幅形形色色維妙維
 肖當今說尚新學置舊學人物于不問除
 倪墨耕先生而外實無專繪人物大家本
 局爲保存國粹提倡國學起見特爲精製
 珂羅名版以公同好定價大洋八角

王鹿公人物冊頁

王原豐先生名樹穀浙江仁和人鹿公其
 別署也生平善繪人物窮形極相栩栩如
 生筆法出羣而尤具清穩之致是册乃海
 內賞鑒家吳興陸氏所藏共十幅本局特
 商懇付印以供同好世之嗜繪者幸勿失
 此奇珍精裝一册 定價大洋八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本社徵文簡章

本月刊門類寬宏各種文字皆所歡迎文言白話悉聽擅長

投稿務必繕寫清楚倘過潦草難於辨認者本社不能負責每篇字數若干亦請註明稿末惟短篇至多以三千字爲限逾限不錄

投寄之稿揭登與否原稿恕不奉還惟長篇譯本而附下寄回費者不在此例譯本請將原文附下

投寄之稿一經揭登其著作權即歸本社所得若一稿兩投或經人舉發者當即取銷酬金並將原函宣布之

所登稿件本社得增刪其字句倘投稿人不願增刪者得預先聲明

稿潤由本社秉公酌定一經登出即照下列定章寄奉惟酬報之額不能預定如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可於稿末聲明

稿末請署作者姓名住址圖章俾便通信其揭載時欲用何種名號悉聽尊定

投寄之稿俟揭登後酌贈三種簿酬如下(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

酬金計分四等(甲)每千字四元(乙)每千字三元(丙)每千字二元(丁)每千字一元書券同例

稿件請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小說新報社收到後先行函復以昭鄭重

小說新報社編輯部啓

此日

集

天台山麓

本局最新出版武俠小說

武俠異聞

本書專紀古今劍俠軼事凡二十餘萬言廟堂正史所不載者一一詳列而於清廟正名朝所論雅正劍俠者尤詳撰者新學名家李定夷等二十餘人筆墨峭潔情節新奇生龍活虎躍躍紙上讀之真可揭眉吐氣劍挺身即不然取為茶餘酒後之妙品印裝奇事知所未知亦有百讀不厭之妙品印裝二册上卷封而係豫讓刺趙圖下卷封面係荆軻入秦圖尤見本局提倡武悉心經營之意上下二册定價一元

塵海英雄傳

本書專記武俠以提倡尚武為宗旨撰述者皆海內名家毗陵李定夷先生為總纂如徐錫麟秋瑾蔡將軍尹將軍甘鳳池梁興甫海島大王章莽和尚劉淑英翠雲娘柳影憐等之軼事每令人一拔劍而起登高長嘯可為國民之警鐘亦可為國民之模範本局為尊重名著起見裝製極佳上卷封面係張良擊賊圖下卷封面係田橫伏劍圖此皆極有名之英雄故事也上下二册定價一元

方外奇談

世間怪力亂神奇才異能之軼聞往往得之方外自明清之交及晚近數十年以來故老流傳江湖稱道者可驚可怖非獨資為談助亦藉以存野史如西域番僧苦行頭陀優婆塞女冠子術士劍俠賣解之流偶露頭角奇妙絕人此篇武俠異聞塵海英雄傳而作廣徵名家撰著片鱗隻爪具有神威洵筆記中別開生面之奇書也精裝二册定價一元

女中豪傑

本局自發行武俠書刊以來每出一種無不為社會所歡迎如(武俠異聞)(塵海英雄傳)(方外奇談)等書不及數月均已再版三版銷傳之速殊出意外惟是所載俠事蹟類屬奇男子者為多茲特廣搜名著精編是書專載奇俠婦女以見巾幗豪傑原不讓鬚眉英雄紅線隱娘之流當世固不乏其人抑且崇尚貞潔尊重節義尤為力矯近今女界道德墜落之弊洵足有益世道之書編輯者為吳興包醒獨先生且為益世道之書編輯者為吳興包醒獨先生矣洋裝二册定價一元



諧
藪

諧
文

狗屎香說

雲女士

七月晦日俗傳爲地藏王菩薩誕辰是夕家家
供梅檀蠟燭於地小兒女亦燃琥珀燈遊行街
市拾取香棒香棒者何九四香燃燒所餘也相
傳元末張士誠據蘇時輕徭薄賦惠及吳民洎
明太祖滅張大增江南賦稅於是民思張氏德
而不敢言因於地藏生日附祀張焉此猶三月
十九爲明莊烈帝煤山殉國之日滿清入關後
漢人思故主而有所顧忌僞稱是日爲太陽生

日同一例也所謂九四士誠小字耳而以訛傳
誤謬爲狗屎謂燃之可與小兒女結來世緣本
謂語也奈初則妄談嗣竟成爲讖語矣請詳言
之自結此緣於是一班名門後裔香閣嬌娃遂
一變而爲狗男女矣自結此緣於是一班過江
名士愛國少年遂一變而爲權門走狗或狗頭
軍師矣自結此緣於是一班無聊策士無恥議
員遂悍然無所顧忌因金錢而作狗骨之爭奸
民意而爲狗屁之放矣而且狗苟蠅營者有其
人狗肺狼心者有其人作國狗之瘦獵狗之噬
者亦有其人狗屎香乎狗屎香乎其若悶香
之迷人而不爲返生香使迷而不返者翩然魂
返乎書未竟時適犬子立在予旁笑曰娘真癡
矣若輩固具孟子所謂犬之性者也母責之兒
恐若輩非惟不能自省或且反唇相稽猶謂

母狗嘴不出象牙矣予笑叱之乃不敢語時正
三鼓街頭狗吠影吠聲時也

諧 歌

曹家將新樂府

賊 菌

曹家衆將官派別分歧陸離光怪攀龍附鳳
志願相同皆文吹武打各獻奇能他時位尊
多金冀受上賞勢燄熏天聲名掃地各有特
別之譚名瓦崗寨差堪媿美誰上離奇之插
號梁山泊可許同工我歌當哭易莊而諧各
爲之製新樂府一章

智囊

智囊智囊挽弓挽強用劍用長足智多謀爲虎
作俚連籌帷幄效張良可惜所事之主非劉邦

天下易亂而難治小人有智召滅亡

王哨書

王哨書王哨書晏眠晏起樂吾慮短笛無腔吹
信口烟霞滋味竟何如八百羅漢來候起居但
得智囊傳一語亂麻斬斷不徐徐

曲辯子

曲辯子曲辯子護屈求伸心未死民脂民膏刮
無窮預備奉獻富舐痔巍巍泰山滾滾浙水捲
土重來何日忘之

姨太太

姨太太姨太太嫁得丈夫是無賴國務院中藏
印信希榮爭寵生風籟姨太太姨太太張家有
女真毒害

王大砲

王大砲王大砲統領步軍威同虎豹砲子不打

外國人不向熱河督將校嚇走黎菩薩轟轟放
竹爆奪得首功紅紛綠鬧

潘金蓮

潘金蓮潘金蓮西門害人望眼欲穿只愁武二
力量大搥住頭髮飽老拳有時男子裝大少何
翩翩（潘金蓮又名大少爺）鳥之雌雄誰能
辨青春風物為誰妍

臭蟲

臭蟲臭蟲飛飛薨薨財前位置固可喜只怕同
盟大罷工軍費火急走將來氣沖沖籌備大典
費搜羅力已窮可憐小民脂膏竭吸髓飲血不
放鬆腿不離銀行門哀求碧眼紫鬚翁

洋買辦

洋買辦洋買辦臉上楊梅曾打扮六國飯店好
主顧牌九撲克大賭慣莫將中交兩行葬送政

續

續

潮中股東血本須願盼

大架子

大架子大架子臨時攝政高位置擡逐弓長不
許歸領袖羣英真可喜大架子大架子從此更
要擺架子

九頭鳥

九頭鳥九頭鳥只怕二郎狗子咬怪鳥飛鳴本
不祥陰霾難望日星皎民國張家無良臣焉能
獨與英雄表

小人標本

小人標本小人標本得此名詞當自反商務書
館製不出北京出產奇得很小人最勢利來往
皆衰衰利盡交疏真是光棍

速成科偉人

速成科偉人速成科偉人偉人也有速成科名

三

目新鮮真無倫霸王地下應含笑我之子孫異常人

二爐子

二爐子二爐子鐵匠被呼動唇齒驅車疾走到臨城入山為質踐言否菩薩有電發未能權掌交通利如此

大煙鬼

大煙鬼大煙鬼與鬼相差能有幾一燈如豆夢三更叩金先生瘦如葦毒計思量吐白煙一榻橫陳揮塵尾

賽諸葛

賽諸葛賽諸葛披八卦衣孔明復活臨城諸葛匪軍師兩方相對名誰奪孝先大腹久著名想是乃祖付衣鉢嗚呼噫嘻賽諸葛諸葛聞之大呵喝這個打鼓手居然敢稱賽諸葛

大頭軍師

大頭軍師大頭軍師如天大口賣弄乘時法律解決任何事一手包辦我為之萬事不如錢在手多多益善可操持

兩頭蛇

兩頭蛇兩頭蛇蛇口由來有毒牙明道後人有雅號梁山泊上可為家舞文弄法蛇心毒乞丐須防拖尾巴

馮教徒

馮教徒馮教徒模範軍人非故吾演出逼宮欺獻帝華歆裝飾有工夫嗚呼天上有耶蘇十誠不守非教徒

斜眼總理

斜眼總理斜眼總理眼斜心必不正斯人何能復起參戰借款糊塗賬火燒宗卷滅故紙欲探

千木意如何被擯不許入門裏斜眼慣會流假
淚何不號哭一自矢

神機軍師

神機軍師神機軍師翩翩貴介弟置兄湯鏹謝
恩施腰包弗掏強派有司釣魚不肯費香餌思
得阿兄大家私嗚呼神機軍師神機妙算乃如
此人比之曹不與曹植我知其爲司馬昭與司
馬師

諧談

飛行月界之理想談

穎川秋水

昔唐明皇與葉法善同遊月宮入廣寒清虛之
府聆霓裳羽衣之曲載之稗史傳徧人寰遂稱

爲古今之奇事然明皇實神遊耳非真躡足雲
梯置身月窟果與月裏嫦娥兩相會晤也洎二
十世紀科學發明於是理想所結擬成事實爰
有願駕飛艇上登月府者然而空氣界外既難
破空而游以脫界外更難脫穎而出徒成笑柄
未及旅行也惟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日復一
日年復一年莽莽地球既一體成爲電氣世界
航空事業一日千里古人所用風馳電掣之形
容詞竟一變而成實事因是先破空氣界居然
飛行絕跡再破以脫界亦復來往自如而月界
近矣復聚環球電氣名家數百人竭盡腦力朝
夕研求於是以電引電而月中包含之電流以
出電流一出無何而草木萌動又無何而飛潛
孳生至三十世紀而團團明月居然無異地球
蓋二十世紀以前天文學家用絕精之望遠鏡

登高窺測。曾定為毫無生物者。蓋彼時造化之機。織未動。故月球之窒塞難開。如是云云。原無足怪。至此則靈氣所鍾。天機變達。而萬物備焉。或疑地球之成。曾歷億萬斯年。方有今日。月球何若是之速。殊不知彼蒼魂力亦愈用而愈神。宜乎地球之成。必經極長之歲月。而月球無俟乎此也。惟月球人類雖聰明者衆。而淳厚可風。良以混沌初開。天真未墜耳。

諧 曲

勸世新道情

高 潔

人欲橫流。涉世難紛紛。擾擾總無端。閒來且把道情唱。聊作晨鐘暮鼓看。在下碌碌風塵。關心世道。茫茫歲月。當日時艱。痛國事之益。

非念世風之日下。爰成道情數則。略抒胸臆。且來敲起鼓板。唱與諸君解悶。

鼓鑿鑿。唱開場。請靜聽。莫聲揚。繁華富貴都如夢。人生朝露難千古。世事浮雲不久長。爭權奪利皆虛幻。倒不如共捐妄念。還應該各盡天良。頂熱中。是最高。太性急。更弄糟。妄圖非分難成事。縱然下屬能推戴。未必羣彥肯効勞。巧取豪奪誰能恕。趕快些。拋棄大欲。還可以不拔一毛。彼吳剛。最時髦。恃戰勝。志益驕。打平天下成迷夢。戰士沙場常殺。人民溝壑。日曝喉急。流勇退時宜。早自該。應保全。實力切不可妄殺。同胞出角馬。善將兵。模範軍。負盛名。逼宮一役。人人怒。養成資。望原非易。墮落聲名。使看輕欲圖晚。蓋須趁早。只要他。牢守戒命。便可以。不涉黨爭。紅鬍兒。據遼隔。戰難敗。兵尙強。報仇。

雪恨心猶熱從前戰績都知曉此後措施未必
 良自尋煩惱君休誤只要能老巢守定何必使
 百姓遭殃顧影憐交際花逞雄辯擅詞華那
 知改節偏容易趨承權貴功名熱違反輿情主
 見差陷身污濁須自拔切莫再留戀富貴更何
 必沉溺驕奢舍北方論西南血戰久苦難言
 不明禦外先圖內一黨政爭難解決頻年兵禍
 仍牽連同根何必相煎逼請先自屏除私見當
 能夠消釋猜嫌閩粵中川湘間動兵戈滿烽
 煙引狼入室甘投北鄉邦蹂躪應知悔父老流
 離更可憐憑依外力終非計快自謀講信睦
 休再要禍結兵連論社會更堪悲道德亡禮
 教衰腹非口是心難測驕奢淫逸成風尙機詐
 陰謀發大財一時僥倖焉能久早留神稍留餘
 地休任意不顧將來世間事富與貧人欲甚

更難平道情高唱驚迷夢但求勸世還箴俗不
 辭瘡口與曉音百中喚得一人醒便不管語言
 無味還可算文字有靈

諧詞

曹老三歎十聲

(雪園)

第一歎來歎黃陂黃陂做事真希奇既然情願
 京來出爲啥印信還要帶出去(讀若氣)
 第二歎來歎議員議員最是沒心肝好處受仔
 嚙其數依然不把我正眼看
 第三歎來歎吳兒暗中反對真心酸既爲父子
 應通氣爲啥爺做總統弗喜歡
 第四歎來歎人民人民攻擊太無情謀奪總統
 非我始爲啥單單反對我姓曹人

第五歎來歎中山。架子搭足弗應該。拒絕搗手。真羞媿叫我曹三。弄得大坍臺。

第六歎來歎親家。親家勿做做冤家。偏和浙粵通聲氣。叫我提心弔膽亂如麻。

第七歎來歎合肥。暗中謀畫用心機。長辛一役非關我。為啥怨毒依然滿肚皮。

第八歎來歎永祥。東南雄據自稱強。議員海上來開會。弄得我大選布置醜飛揚。

第九歎來歎自身。糊塗做事勿該應。被人笑罵倒還罷。却可憐饅頭到口勿易吞。

第十歎來歎屬僚。屬僚作事也蹊蹺。攬掇我曹三。竿來上他們依舊自逍遙。

本局精製珂羅版書畫

邊壽民蘆雁冊頁

邊壽民先生以工蘆鴈名所繪蘆鴈每隻有每隻之姿勢每幅有每幅之佈景無一雙不栩栩欲活無一幅不津津有味誠妙構也本冊頁亦陸叔同先生所藏為極有價值之品製版印刷均極精緻

定價大洋五角

蔣恆軒花卉冊頁

蔣文恪公恆軒為南沙之子由傳臚仕至大學士歷前清雍乾兩朝以繪事名海內深得家傳尤工花卉每有進呈純皇帝輒稱賞不置有師承家法之賜題人皆以為南沙有子也本局近覓得恆軒花卉大屏條十二幅此冊絕非坊間印行之贗品可同日而語且係用珂羅版精製與原畫不殊絲毫為尊重名畫起見每紙僅印一面紙張極大紙料尤精合之則成一畫冊分之可鑲以鏡架懸諸書齋客室中殊美觀也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禪

坦

朱丙一篆



特 別 優 待 之 通 告

古 畫 大 觀 第 四 集 出 版 告 白

本局發行之古畫大觀第一二三集古色古香又精又美早蒙

海內賞鑒家丹青家一律歡迎銷數已達數版茲本局又覓得希世珍品數十件亟製珂羅名版編爲『古畫大觀第四集』以公同好本集內容仍分四種(一)法書

有東坡老人方孝孺海瑞等(二)山水 有倪雲林王石谷王廉州龔半千羅寬戴明說

沈南蘋顧鶴慶方士庶方方壺張夕庵方瓊山吳漁山王小某等(三)人物

有新羅山人沈石田沈內蘋趙雍蕭晨王錫嘯黃小松朱影等(四)花卉 有王摩詰懔

南田鄭板橋等諸名家希世傑作洵藝林之祕寶國家之精髓也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一

元六角特價七折實售一元一角二分外埠郵費每冊一角二分半再本局爲宣揚國粹

起見特將『古畫大觀全集』計四巨冊定一優待辦法如下

凡各界合購古畫大觀一二三四集全部者一律『折收對折』實收大洋『叁元二角』郵費共收二角惟以『五百部』爲額逾額概售『七折』本外埠均以九月十五日截止良好機會幸勿錯過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雜 譯

◎歐美貴婦妝飾譚

(原文大陸報小說刊)

(良 玉)

女僕越梯於其女主人塗脂抹粉掠鬢更衣畢即以手中所持光茫四射之明珠一長串三繞女主之頸並以小鑰匙將小銀鎖閉上鎖乃連於珠項者且裝置極穩藏於珠子盤繞處女主人賴是得以晚上出遊不致爲匪徒攫奪實緣所佩之珠子已爲小鎖鎖住於頸間耳惟是項用鎖裝飾品盛行以來一日千里由巴黎而至倫敦由倫敦而至紐約舉國若狂競起效尤究以懼兇徒之利刃光棍之拳足與夫混跡跳舞場之扒弄所使然也由是一般具鎖鈕式飾品之婦女即挾以抵抗紐約及各地之大胆匪徒對於裝飾一端仍窮極奢華豪侈之風未嘗稍殺威不願安藏是種奢華無用之物於家中而必欲全數佩帶於身上以示闊綽甚至恃以無恐對匪徒宛有挑釁之勢似謂之曰「善哉爾盜賊之徒汝苟不畏法紀儘堪使爾鬼域技倆今而後我暗已準備

爾將奈何我耶」一方面尤日相鉤心鬥角發明裝飾品上之種種關鍵有懇銀匠作一內藏之銀鍊用以結住項圈者或懇其作一特色手鐲具絞鏈彈簧若手鐲者或懇其於鞋面珠子扣帶上製一雙結關鍵者每於辦就後即怡然自得大有樂極狂呼曰「汝鼠輩惡棍曷弗出與吾輩戲」考英美法三國婦人於飾品上設以關鍵之由來亦非無因實緣以下數大劫案有以使若輩驚心蕩魂致有此別開生面之飾品發明也。

最著名之司科爾拷甫案實爲創作是項新飾品之導火線有埃愛蘭司科爾拷甫夫人者爲大富翁許辯司科爾拷甫之妻一日赴法倫克排萊脫卡門之紐約娛樂場佩有價值五十萬元之眞珠金鋼鑽紫水晶等是日場中到者極衆場內有飲酒所有撲克室夫人瀏覽一過旋以厭煩二客爲一支票而爭擾遂不耐鬯遊一人獨自返家詎料甫至樓下有暴徒三人自牆隅躍出攔住去路塞住其口令弗則聲並搏其四肢攫奪珍貴之飾品以遁入後被劫之物雖設法追獲少許然兇徒杳無蹤跡尙未弋獲是案所失之司科爾拷甫珠寶實爲失物中價值之最鉅者紐球萊之薩拉老勃生夫人乃另一貴婦而被盜者實足悚人聽聞有日夫人款五客於家留以午餐忽聞門鈴大振夫人親應之初見一人尙敬之以禮繼見一蒙面人手持藍色鋼製手槍含糊喝曰「速以閃閃者顯我否則洞汝胸矣」此時無一敢援者夫人祇得將所有寶石并明珠一串遞於兇徒此乃夫人於事後報告警署之言也

紐約卡落脫懇辦兒煤夫人者。前爲舞台上之美人兒。一日其室中突來暴徒四人。劫去珠寶。價值八十萬元。同時巴黎亦出一劫案。被盜者爲朋強明夫人。伊爲畢咨堡著名曉族之貴婦。當其遇盜也。有一冒充跳舞之奸徒。於一林蔭公路酒肆中。將其用癡痺藥酒灌醉。當即人事不省。奸徒盡劫所有珠寶後。復將其臥於室之一隅。而以桌遮蔽之。

另有一珠寶大劫案。失主爲威廉衣拷萊夫人。乃紐約與畢咨堡間擁資萬萬以上大富翁之妻。其夫前爲卡鐸爾鋼鐵廠廠長。現爲煤油鋼鐵礦務工程造汽車與其他利益深厚諸公司之總董。據其報告於蘇閣德爺特云。當伊方由巴黎之拷萊別墅。抵倫敦而下榻於敦倫旅館後。所有價值五萬元之珠子。竟不翼而飛。但未知被竊抑遺失。於是英法警廳即派偵探四處審查。舉凡汽車火車旅社中。偵察殆盡。並至押鋪富店內搜盡。遇形跡可疑者。必加以抄查。如是者歷數星期。仍未得珠還合浦。不謂數日後。拷萊夫人之汽車夫。名稱塔乎荷鹽兒者。係一法國少年。手持珠子少許。告其女主人曰。彼得之於汽車坐等中。蓋其女主人由家中至車站。汽車由其駕駛。未數日。彼又出珠子若干。顯於主人。由是羣相起疑。將其逮至官署。以嫌疑犯目之詰問之。得悉與黨人通於是判以三等有期徒刑。待獲全贓證後續審。

自拷萊夫人之劫案繼起發生後。遂使一般社會上貴婦。受莫大虛驚。甚且謠啄紛紛。咸謂現有蒙面匪黨約二十人。俱甘犧牲性命而攫奪珠寶。常出沒於歐美之間。其巢窩在恩的華潑。乃百

寶薈萃之所。蓋是處所有飾品。因太覺珍奇。致于禁例。故販珠寶者。恆謂恩的華濃之珠品。實市上罕觀之珍品也。於是聞者色變。而尤以所謂「社會之花」者。愈覺吃驚。時相計議曰。吾儕今將如何以耀炫於社會乎。抑效鉗姆司夫人之故智。將飾品日夜鎖於銀行地庫中。耶。蓋康浪惠而之。鉗姆司夫人自俄國卡茶林所得價值一百五十萬之珠寶。以後時恐被劫。驚憂幾病。繼乃存於菲萊特爾菲爾銀行之地庫中。計自到手以來。生平所御僅一次而已。

某曰。蹙額不安之貴婦。與盡心替妻設策之男子。正於巴黎西露酒肆中。討論對付匪徒之方法。忽來一美國少婦。首飾奢華。特甚所佩者。爲一翡翠與金鋼鑽相鉗之項圈。衆於目擊後。皆大詫。或詢之曰。「汝弗畏暴徒之攫奪乎。要知今日戴一僅值數千之項圈。已極危險。矧汝所佩者。十百倍於茲耶。然爾獨不稍畏何也。」

美婦微哂。並指其領圈邊一狀似火蛇式之別針。而示衆曰。「汝曹其見已乎。余於項圈一端。接有白金合鋼所製之軟鍊。一根直達於此火蛇之口。在汝曹視之。似鍊已終於斯。實則未也。我愛余寶告汝。此鍊乃經過余之胸襟。幾緊攀余之全身。汝曹究知此鍊繫扣於何處乎。實扣住余腿上之吊襪帶也。如匪徒而欲攫取我項圈。如非將余擁抱以去。否則終不能濟事耳。」

如上述之藏練發見後。聲浪喧傳於英美法三國。信息傳遞之速。有如洩揚醜事之快。於是倫敦紐約巴黎三處有所謂機關裝飾品者。發明一時。推爲抗禦匪徒攫奪之唯一妙品。究其製造之

法不外乎鎖鈎二項而已。

除藏鍊用以繫住項圈外有彈簧鎖鑰帶於二上臂絕異尋常之桶箍鑰以手套入者是種手鐲乃緊扣飢肉之上而用彈簧鎖關住者其製法與手鐲相仿

鎖匙項圈乃另一革新裝飾品如項圈之珠串極長而能圍繞項間三四圈者則於珠子盤旋濃密之處暗裝一小銀鎖以匙鎖之外貌望去不知其藏有小鎖然匪徒欲攫奪時固不能動其分毫也。

貴婦佩心口飾品本用針隨意別於外衫上今則不然於心口飾品上另裝一小螺絲旋並於胸襟外衫上挖一小洞如鈕孔狀作凹形將螺絲旋穿入孔中而復與項圈上別一小螺絲相聯接如是則既絲毫不損美觀而實得莫大之裨益

有一社會交際明星謂其友人曰「余謹防余之金鋼石冠冕或被匪徒攫去故於髮間藏一絲帶帶上裝有極銳利之反鈎（鈎尖向外）一枚裝置極妥其裝卸之祕法祇余及余之女僕二人知之故不致為鈎刺痛苟匪徒而欲奪我帽必致未得到手而先負痛喊狂矣」

若以上所述刻意防劫之人究屬極富貴數人而已夫貴族婦女欲保其珍寶不致被劫也遂亦不惜於身上加以鎖鍊鈎帶之屬如囚犯然譯者不禁歎曰歐美婦女之用心於裝飾可謂極盡劃策之能事然其一種酷嗜奢華之現象於斯亦可見一斑矣我國婦女事事不及西人而裝飾

一端刻意模仿。推其所極。亦必至於如囚犯然而始已也。

●德皇之偵探政治

(非非)

歐戰未開以前。各國無不勵精圖治。設備至周。大有瞬息能知天下事之概。人事進步于斯。德矣。按西歷一千九百年後。據英元帥勞罷脫之調查云。德人之僑寓英國者。不論士商官吏。泰半爲其國之偵探。上自政府。下至勞工。無不有若干人。斯足其間。以覘動作情形者。且聞偵探人才。非盡屬其國人。又非盡屬軍事。如民情風俗。經濟狀況。外交計畫。政府動作。以及建築製造物產。盈虛。又如山海形勢。締約結盟等。皆在調查之列。偶有所得。卽以電告政府。政府卽據以編制成書。德皇國政之餘。則必手持所編秘史。悉心瀏覽。故德皇在未開戰前。對於世界消息。宛如明珠在握。洞悉無遺。故戰端一起。德皇似有決勝千里之意耳。然布置若是之周密。則其所費亦屬不貲矣。聞其派駐巴爾幹半島。有某國首相。年受德國俸。贈六百萬磅。類是者非止一人。則年耗贈金。其數亦可知矣。但以上僅屬于德皇自轄之機關耳。其如各部。亦有各部派駐之機關。此外尤有信使往還。僕僕不絕。其餐館旅舍。固有所轄者。指定而供給之。而實際費用。亦各有所轄者。担任之。若是之類。德國一年中所耗之祕密費。其數豈可限量哉。其德皇自轄之電機。設置于皇之內宮。每日皇必親按電機一次。分致各國之電。且無算按電時。必將接電人悉遺出外。此中祕密。並其首相。亦不得聞。而皇尤以爲未足。恆易服出宮。偵探其他電傳。故柏林人士。每稱德皇爲偵探。

部長良以其專恃偵探爲政策耳噫如德皇之宵旰憂勤爲國圖強若是者亦云至矣盡矣何意戰端一開結果適得其反當知王天下者非可以詭譎行爲所能得焉吾國朝野諸鉅公觀乎此亦可以醒悟其眞理矣

◎普魯士隱民之雋抗

(非非)

普魯士皇弗特烈第二之行宮在郊外泊珠渡皇以其風景天然花木時茂故皇恆喜居此以資休息政躬者宮畔有隱民某業水磨磨聲響而巨晝夜不停黎明尤甚殊擾皇之安甯皇心厭之一日皇召磨主來前面告白汝知朕與汝決不能毗隣以居乎且其中須有一人必徙讓汝亦知之乎磨主領首對曰然皇曰諒汝無力購朕宮也磨主慨然曰陛下需奚若耶皇大異立謂之曰愚哉汝也汝有何力能購朕宮汝磨值幾何磨主亦對曰臣磨乃無價寶陛下何力能購之耶皇仍索之不已磨主亦拒之不已後乃曰臣實告陛下臣磨決不能爲陛下故而遷讓也緣此處水埠近交通便由臣父受于臣祖臣受于臣父他日則臣子受之臣臣雲仍受之臣之子若孫世世綿傳生生不息故無遷讓之代價也即或不然臣既生于斯亦必埋骨于斯豈能因陛下之一言而遽棄臣之世世生活之地耶皇勃然作色曰汝須知貴人無煩言皇命不能違乎汝苟違朕命朕沒汝磨則汝將若何磨主頓然曰陛下言然但君皇因高貴尤不若臣民之主權也况陛下抑知柏靈尙有大理院在乎皇聞之恍然悟不復強且嘉其有氣節問姓氏笑不答欲與之爲友

又力辭曰皇貴人也臣何敢攀貴乎皇急道歉遂與握手而別德人至今尤傳為美談焉

●威爾遜之小友

(非 非)

美總統威爾遜當就職後之一星期正政務倥傯忽得一小函函面書(總統威爾遜君樣公立幼稚院院生阿脫而登寄)總統徧思不識其人拆函視之則為一童子所發者函曰余愛慕總統久憶自懷中聞父老言即耳總統盛名渴欲一瞻顏色而未悉尊府之住址耿之于懷者閱三年矣今幸君已為我國總統矣總統乃一國之公僕人人得而瞻之奈余年甚幼尙無趨面機緣故特奉申專函藉達微忱幸總統允余所請賜予延見余刻為華盛頓省公立第十八幼稚園之三年生也威爾遜讀函畢不覺欣然喜遂握管親自裁答曰承不棄欲把晤甚喜今訂于木曜日之上午七時余當專候台駕也此復阿脫而登君鑒函面則署威爾遜立延見待之若成人與之于玩具之箱殊珍視焉至期由幼童之母整衣而携之入白宮威爾遜立延見待之若成人與之握手並賜果品玩物多種幼童謝而受盡交于母幼童曰余視總統如家長請吻余額而愛之總統如言吻其額總統並問曰小友年幾何耶童踉蹌答曰余生于一千九百〇四年之八月迄今已逾九十六月矣總統奇其行謂其母曰姆耶穎甚將來必成大器望善護之母唯唯幼童乃喜躍握別出遂與其母回院云

●紫葡萄館文虎

(行 素)

放生。回也。一瓢。面頰底事繁夥多。道不同。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螳螂臂有利刃故以善戰聞。為鄭厲公立而奔衛者何人。兵發朝歌。媼出。夫妻遺貌。南嶽。十分為錢。擋華容道。窗門。南山當戶轉分明。管道昇於歌曲一門本非精熟。

精
熟

左傳一句
左傳一句
韓文一句(雙係鈴)
左傳一句
左傳一句
左傳一句(雙句)
左傳一句
京劇一
京劇一
京劇一
詩篇目三
詞目一
上海路名一
晉文一句(燕尾)
詩篇目三
志目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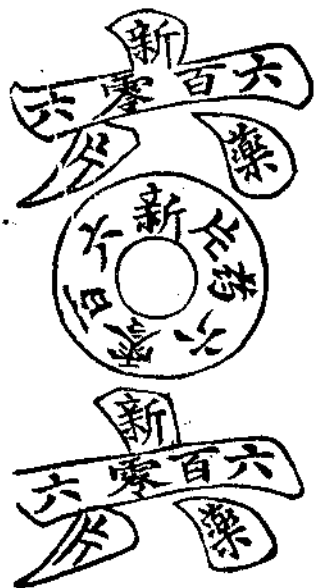
縱弗能死
歸而飲至
何其相須之殷
其辭順
禮以順天
能圖不過
其亡也忽焉
伐子都
女君子
天齋廟
衡門 東山 出其東門
一寸金
杜美路
向之所欣
衡門 還 日月
樂仲 姬生

名醫發明

療治梅毒的第一靈藥

毒輕一瓶包可全愈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上海愛多亞路七〇八號

總發行 伯庸大藥房

分發行 各埠各大藥房

伯庸醫院特設

世界最新發明電氣治病器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美國人工太陽燈

院址上海愛多亞路

大世西對面

電話中央一六二四